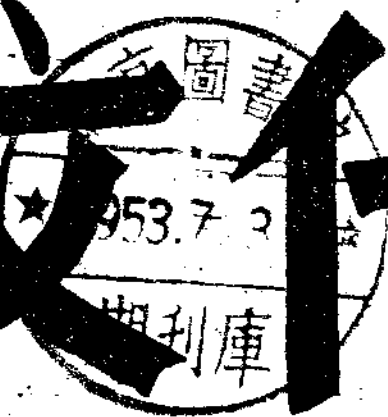


# 抗文代今



## 輯特八一九念紀

若英等

青年小說

奴隸的辱印

(詩)

烽

沒有祖國的孩子

(劇本)

伯合作

戲論魯迅茅盾

郭沫若

還答魯迅先生

徐懋庸

3

行發店書代今

# 全國圖書雜誌出版社·學校團體鑒

## ◀今代書店是各圖書館的選配編目者▶

各圖書館在選配圖書及定期刊物時，因出版處的不同，要零星分別匯款向各處購辦，非常麻煩，尤其是對於一般規模較小的圖書館，缺乏分類編目的人才，使圖書館管理上愈覺不便。這些困難現在可以請讓今代書局為各圖書館服務吧。各圖書館祇要把配書單和書款寄給今代書店一處，就可將所要的各種圖書雜誌代為搜羅寄來，而且還有優待的辦法。若是需要今代書店代為分類，請將原來採用的分類法（如杜威十進法，王雲五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卡特氏分類法等）註明可以在寄書時將類別分就。

## ◀今代書店是各雜誌社出版社的推銷人▶

學術團體創辦雜誌刊物，因平日對於出版業的隔膜，結果往往格式排得不好，印刷也模糊惡劣，待到發行出去時，賬款又不易收到，訂閱寄遞瑣屑麻煩，往往會影響到雜誌的生命。現在請讓今代書店為各雜誌社出版社及團體服務吧。本書店與著名大印刷所訂有長期契約，可以利用精良機器及熟練技術，使出版物按期出版，並可代為設計。至於發行網線遍及全國，由今代書店代理發行各種書籍及雜誌，不僅銷數較有把握，且書款亦有保障，使各雜誌社出版社及團體無後顧之憂。

## ◀今代書店是各學校的忠實庶務員▶

各學校配購各種教科書參考書及大批文具每感覺繁瑣煩雜。有時為了印刷校刊，紀念冊，畢業名錄，又覺各事生疏，無論金錢時間均有損失，而且還得不到良好的效果。現在請讓今代書店為各學校服務部吧。今代書店創辦主旨在於發展新文化出版事業及為一般讀書界服務，凡事見委無不竭誠代辦，取費之低廉為他處所不及。

## ◀今代書店是各地同業的駐滬莊客▶

上海不但是全國工商業的中心，而且也是全國文化的中心，國內文化界的代表刊物以及新出圖書，都以上海為發源，內地書店同業例須每年派遣專人來滬，採辦新出版書報雜誌，消耗無數旅費及住棧費。道遠的以及海外各地，事實上也就無法派人。現在請讓今代書店各同業服務吧。因為今代書店是國內唯一的書店，素抱為文化而犧牲之精神，蒙滬上各書店及其他出版關，有經常往來，對於各種出物的銷售狀況其為了然，所以代各同業配辦各種新出雜誌書報，價格折扣，較自己配購更為低廉。在今代書店祇要有為文化而服務的機會，足已自慰，而在各同業亦可免派人駐滬的耗費了。

今代書店謹啓

店址：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電話：九五九六四

# 現代文藝

第一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 今代文苑

第一卷  
第三期

目次

## 九一八紀念特輯

紀念九一八

張若英(一)

把筆尖鎗桿一齊朝向那方

林娜(二)

一點希望

任鈞(三五)

不要忘掉了九一八

彭毓燭(六)

第五九一八週年

蒲風(七九)

我的希望

懋庸(二〇)

紀念與反省

梅雨(二〇)

我們應該怎樣去紀念九一八

侯楓(二)

牆壁

胡蘇 (六四·六一)

還答魯迅先生

徐懋庸 (六三·六九)

赤鬚柳

番草 (六三九·六四二)

古城七月

路易士 (六四三)

塞北偉大的母親

征軍 (六四四·六四六)

偉大的工作

高爾基作  
林譯 (五七·五九)

憶先驅詩人石川啄木

秋田雨雀作  
魏晉譯 (六〇·六三)

石川啄木詩選

陳琳譯 (六四·六六)

新女性的氣質

小林喜多二作  
楊騷譯 (六七·六一)

編者的話

圖：

1. 飢餓
2. 戰爭的結果
3. 石川啄木像
4. 石川啄木手蹟

# 田漢散文集

全書十五萬言

平裝七角

精裝九角

田漢先生的戲曲，向來是我們所愛讀的，向來是他們所佩服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田先生除了寫作戲曲以外，他的全部散文，收為一集出版。現在田先生為應讀者要求，將他的散文重為編訂，共收文字，十五萬言，分為四輯，合印一冊。此種讀過田先生戲曲集者不可不讀他的散文；曾經讀過他的散文者，更應購置此散文全集一冊。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 本書目錄

### 第一輯

秘密戀愛與公開戀愛

朔風

白梅之園的內外

九

### 第二輯

Day Dream

女與蛇

雜子

雲兩個少年時代

到民間去

杏姑娘

咖啡店，汽車，電影戲

千利格里博士的私室

凡·高亞的世紀

鬼多表現派

“Stand Alone”

海城文學電影

海城文學之一例

「森林之人」與「羅賓漢」

### 第四輯

站在日出前的中國

突破了死線以後

回到自己的園地

對着眼前的風雲

力的生率

創作經驗

### 第三輯

談反正前後

談湖南牛

「怒吼能中國」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 未完的懺悔錄

葉靈鳳著

精裝·五角

作者葉靈鳳先生者本書的序中說過：「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陳艷珠，我寫的是一個沾染了都市浮華氣息，但是在內心還潛伏着一點善良的現代女性。許多朋友都說，寫這樣典型的人物，我該是擅長的，——我們從這本書中可以證明作者確實擅長這樣的長處。全書有九十餘章，用新五號字排印，精裝一厚冊，式樣美觀，愛好文藝的讀者應該置備一冊。」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奴隸的辱印 (詩)

沒有祖國的孩子 (劇本)

徐 夏  
伯 縉 (三·六三)

九一八紀念特輯

戲論魯迅茅盾聯

郭沫若 (五·六)

病

戴平萬 (五三〇·五五〇)

高教授與其門徒

屈 軼 (五三·六〇三)

投軍

洪爲濟 (五二·五五八)

春朝

# 太平天國文獻叢刊

太平天國。自洪楊諸人崛起東南。以抗滿清。雖志業未究。遽爾敗亡。而其在歷史上之轟轟烈烈。足以留一重大紀念。願當時公私記載。處於專制淫威之下。既不敢公然表彰。而曲筆阿諛之徒。又妄肆詆侮。以媚時君。近年以來。雖有考求其遺事之人。而當時故老。今已無存。一代文獻。又多亡佚。故難有若何貢獻問世。茲爲保存史料文獻。特向各方搜求。幸得藏者贊助。遂有此叢刊之輯。共得文獻凡一千種奇。以類相歸。合爲十集。舉凡太平天國官制，詔書，供狀，稟呈，詩歌，文章以及清代諸臣奏章報告私人記述均經收入。所有不易經見之文獻尤爲注重。例如最近逸經半月刊載簡又文先生譯回于王洪仁玕供狀。而本叢刊則錄供狀原辭。舉此一斑。以明本叢刊價值云爾。全書現已編就。日內即將發售預約。欲保藏近代史料者各宜訂備一部。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白曹

餓飢





齊依魯珂

果結的爭戰

# 九一八紀念特輯

紀念九一八

張若英

在今年九一八紀念的前夜，太平洋會議裏又熱烈的討論了中日問題。不過「熱烈」儘管是「熱烈」，「侵略」總還是「侵略」。帝國主義的本來面目，無論怎樣，總沒有方法掩蔽起來。所以，這一討論的結果，仍不免於是：××無厭的侵吞中國，是不應該的，因為每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都要從中國取得一些利益，決不能讓××獨佔。得到擁護的中國抗議，結果是如此！

其次，是成都事件，這當然是中國民衆給與××帝國主義和漢奸國賊們的一個大的威嚇，告訴他們，中國民衆是堅決的要反抗帝國主義到底的。××帝國主義，在這一回事實發生後，一面是表示了在中國民衆面前的顫抖，一面却又抓住這一機會向中國提出嚴厲的八項要求。交涉的結果，現在雖還不可知，但中國民衆決不會因××帝國主義再進一步的侵略，而停止廣大的抗×運動，這是可以斷言的！

察綏的問題，現在也愈益緊急。據最近消息，張北匪軍李守信、王英、蘇美龍等部，連日又向綏西河套及甯夏活動，圖大舉進擾。這自然說明了××帝國主義企圖在九一八第五個年頭，更進一部的佔領綏察。同時，了解於當前北方軍事情形的人，也可以看到××帝國主義此舉的國際意義，是怎樣的嚴重。「南進政策」確定後，繼之以綏察軍事行動，這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生死存亡，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從這當前的事實上，已經不容許再有任何疑問。要自救，祇有堅決的反抗××帝國主義，以民族自衛戰來答覆××帝國主義的侵略。廣大的中國民衆，必須堅強的聯合起來，鞏固自己的救亡陣線，纔能使中國脫離危難的時代！

「答覆這一個仇恨！」在「九一八」第五年的今日，我們要如此的盟誓。現在已經到了「以眼還眼，以牙爲牙」的時候，火山馬上就要爆發，我們還等待什麼呢？以我們自己的血，來收復我們的失地，洗滌我們的恥辱，這是我們中國民衆每一個人都應當負起的責任。全國的作家們，自然應該英勇地參加這一回戰爭，因爲橫在我們面前的，除掉做亡國奴，祇有這樣的一條生路！

把筆桿交槐桿——新朝向印方  
林娜

五年前的今天，我們興奮地爲自由的祖國，爲自由底滿洲平原爲，千百萬自由的同胞呼號着，爭鬥着。

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却只能淪住了盤泡的熱淚，動筆來替這用血跡染就的日子寫紀念。

我們流着溫熱的淚珠，我們用發顫的手掌來寫紀念文章，我們鄭重地說沒有忘記「九一八」，我們揚着粗大的拳頭嘶叫：「收復失地！」到現在已經是——第五次了！

在這五年中，我們冠冕堂皇的話也儘說夠了，我們嘶啞的喊聲，也儘喊夠了；然而，我們祖國的命運，我們全民族的命運呢？沒有絲毫的減輕，沒有片刻的安甯，不只有加深，只有更可怕的陷入一個新的嚴重的階段。只要我們不是瞎子，不是聾子，我們會聽見敵人地砲聲，鋼刀的轟鳴聲，在我們底耳鼓里，噙震着——從華北內蒙綏東以至華南吹揚着過來。

可是，我們能夠悲傷和絕望嗎？！我們不能夠，就是爲着這個日子，我們需要流出更多的血液，把筆尖和槍桿一齊朝往那方，敵人駐屯着的那方，爲着九千萬的同胞，也是爲着幾千萬里的領土！

——九一八——

任劭

與其說是感想，毋寧說是希望。

是的，自從我們的「芳鄰」在那可詛咒的一晚，在我們的國土的東北角上，發出了第一顆侵略的砲彈以來，飛快地，又已經度過了整整五個年頭了！

在這五個年頭中間，又陸續地發生了些什麼新的事實呢？——且讓我們回過頭去看一看吧：失去的土地，在整個東三省之外，還要再加上熱河，還要再加上……：

敵人的「戰術」更加來得巧妙：實行「以華制華」，利用無數大大小小的漢奸，在中國本部形成「獨主國」或「親善區域」……：

敵人的手段更加來得毒辣：除開加緊照常厲行他們的「殺人不見血」的經濟侵略之外，還實行公然走私企圖一舉而斬斷中國民族經濟的命脈；除開加緊照常厲行軍事政治……各項侵略之外，最近還特別注重文化侵略，高唱什麼「文化提攜」，派遣什麼「文化使節」，打算先行在精神方面征服中國民族……：

一句話，就是：五年來，侵略者是日益來得積極，急進，大胆，無恥；而我們整個中國民族的命運也就日益瀕危於死亡線上！

所以，時至今日，我們來談感想，真是千頭萬緒，無從談起；還是讓我來表示一點個人的希望吧。

那麼，「此時此地」我將作何希望呢？——

首先第一，我希望這五週年紀念，會變成五萬，五十萬，五百萬，五千萬，乃至五萬萬口的大警鐘。這些警鐘，將在全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裏響起；它們將使得已經醒覺，而在跟敵人搏鬥着的同胞們，更加認識敵

人的真面目，認識自己的巨大的力量，而更有把握，更有自信地展開戰鬥的步武；它們將使得還在半睡眠狀態當中，或是完全沒有醒覺過來的同胞們，完全醒覺過來，或是開始揉揉眼睛，開始張望着自己的周遭……

其次，我還希望這五週年紀念，會變成一根明顯的紅線，一條分水嶺。

這紅線，這分水嶺，將出現在一般的救國運動中。在這以前，大體上說來，一般的救國運動，可以說是各自為戰的，甚至於互相排擠的；雖然到了最近，大家已經有了相當的自覺，提出了聯合戰場的口號；但，到底還沒有收到多大的效果。因此，在這以後，這聯合戰線的主張，應該馬上由提倡的階段而入於實踐的階段；應該馬上使每一個漢奸以外的愛國民衆，都不分黨派，階層……一齊集中在救亡的旗幟下面，為祖國的獨立自由而戰！

這紅線，這分水嶺，也將出現在文藝界裏。在這以前，雖然已經有許多的文藝家已經參加了救亡運動；但，直到現在，對救亡運動表示無關心的作家們，還是不在少數。而在同樣站在救亡旗幟下面的一般作家們，也時常不免因為對於某些特種問題抱着不同的意見，而發生種種的誤會和隔膜，分散了陣營中的力量。因此，在這以後，作家們不但應該在救亡的總目標下面，一個人不遺漏地來一個總動員；而且，還應該使一些較小的見解上的分歧，在更大的目標下面，統一起來，讓所有的作家的筆鋒，都能夠真正地一齊集中

在民族解放這一英雄的事業上面！

對，這就是我個人在「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當中所抱的希望。  
讓這希望不致於始終是個「希望」吧！

不要心悔了，九一八

董毓桐

自從「九一八」到現在，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我們雖時時在怒吼，在吶喊，然而，敵人的刀槍，仍舊對準着我們的咽喉和胸口，一步逼進一步地。

雖然，東北失陷已經五年，東北民衆有的在號哭，有的在奮鬥，在沒有變為完全殖民地的中國的其餘領土上，民衆自然很憤怒，很切齒，在興快要臨頭的亡國奴生活抗爭和搏鬥。可是，那一班沒有心肝的人們，爲了他們的地位，爲了他們的鉅萬財產，爲了他們的千萬銀行存款，他們會自欺欺人，以「長期忍耐」「秘密準備」「切切自喜。那曉得敵人并不會等到你」「長期準備」就緒後，才會拿起大砲飛機來屠殺全中國的民衆，燒燬全中國的領土的。

「九一八」是××帝國主義的砲火開始在東北轟炸，屠殺中國的同胞的一個沉痛的紀念日。可是，繼續着這個紀念而來的，像那末悲痛的紀念的日子，今後更使我們不能勝數呢！假若我們還不覺醒以圖



## 自救的話。

在整個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的場面裏，中國民衆所要求走的出路是更加尖銳化了。尤其是從「九一八」到現在這五個年頭以來，中國民衆是一天比一天更廣汎的陷入屈辱和窮乏的深淵裏，同時也就是被迫到不能不起來反抗的境地。敵人使中國殖民地化的行動，愈加在目前進展起來了，從各國的勢力範圍，圈進入到一國的獨佔，從間接的政治經濟支配到直接的干涉的掠奪（如走私）這一切，都是使得中國民衆應該覺醒的主因。中國民衆當爲着自己的生路來選擇戰線。

不斷的在調整，不斷的在親善；然而，在事實上，敵人所有的飛機，天天在我們的領土飛翔，荷槍實彈，聲勢兇兇的架起坦克車的敵人的兵隊，不是常常在我國的領土示威麼？這還有什麼說的呢？某駐華總領事說得好：「不戰則和，」換句話說，我們不戰嗎？就乖乖的做亡國奴算了罷。因此，我們紀念「九一八」不要忘記「九一八」所告誡我們的是：目前我們的任務「戰呢？和？」

第五「九一八」年

荷風

瞬間便是第五「九一八」週年了！

誰不百感交集？又誰不捶胸大慟？然而，紀念「九一八」光是百感交集，捶胸大慟，這又有什麼用？怕

的正是百感交集裏沒有織上了堅強的憤恨，而鵝胸大痛中，又害怕大家鵝不出胸頭的火，那胸火又比不了那殺敵致勝的唯一利器——礮彈。

第五一九·一八〇年你寫些什麼呢？——我沒有其他的好寫，這裏，就權且留下一首詩罷！

×

×

×

青年九·一八類蹙着眉尖，

兩隻力的臂膀冲天飛揚，

口裏吐出了白沫，說：

你，你們有閒的寶貝！

××貨有得用，

講不清的是親善的條例：

怪不得你們會老是拿着皮鞭子

趕着我，

整天的硬要逼我

生囚在歷史的博物院裏！



哼……

我九·一八是年青漢子：

有氣，有力；

伸起兩隻手，就敢偷天換日，

一舉腳便敢叫鬼子們，

都向大海滾落。

——你不信？

（你們這些閒神閒鬼！）

我舉起兩個拳頭給你們看，

看看九·一八可是好欺負的？

哼！……

接着，兩隻鐵拳上溢出了汗，

鐵拳的奏唱中，密密地

交織着真理的光澤！

我的希望

楚希

提起「九一八」我現在沒有別的感情，只希望廣大的抗日統一戰線，趕快能夠組織起來，而且一定要戰鬪。倘若不「戰」，那就無需乎什麼「統一」的「線」。

文藝工作者的戰鬪，至少應該表現在文藝工作上。所以，就是做四六文的作者，他若贊成抗「統一」戰線，「那也應該在他的四六文創作中表現抗「X」的意義。倘若僅有贊成抗「X」的標幟的表示，而工作上，是絕對地「自由」，那就是不戰。所以，我主張文藝家的統一戰線中，是應該有「國防文學」這樣一個創作口號的。

紀念九一八

楚希

一個悲壯的紀念日的到來，只有心死的人才會對它冷淡的。

雖然，在這樣的時日裏，幾乎每一天都有發生另一個新的「九一八」的可能。五年來，我們在所謂忍辱負重的對策之下，已經過了無數新的恥辱的日子，敵人們從不放鬆每一個微小的機會，藉以實現他們完全殖民地在中国的企圖。最近發生的成都事件便是一個明證。

現在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祭文又到來了，中國的文化人在這一天，至少也應當檢閱他們一年來的工

作一個重大而悲壯的紀念日的到來，正是我們一個反省的機會，考慮應如何從新開步。

這一年來，我們的工作似乎稍為開展了，抗敵統一戰線已得到大多數文化人的同情與擁護，而逐漸具有雛形了。但工作的不夠是十分顯明的，我們說得太多，作得太少。像我們的組織一樣，這個在敵人看來是異常活躍的新生集團，其實工作是不夠緊張的。這些當「九一八」五週年紀念祭到來的，現在我們不應深自警惕麼？

天快亮了，這是正我們工作的時候，起來吧，中國的文化人！

侯楓


侯楓

時間拖着長長的尾巴過去，我們的芳隣強佔吾國土地，東北之一角的沉痛的紀念日——九一八又告五週年了！在這五年間，我們所受的壓迫與侵略，已到了極端，而我們的屈辱，忍受，也已到了忍無可忍了。這是鐵的事實。

那末，我們應該怎樣去紀念這個由我們的芳隣所賜予的「九一八」呢？

「氣憤憤胸」嗎？「消極自殺」嗎？這都是不濟於事的。

現在是個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以牙還牙」的時代，所以，我們應該急起直追地團結所有「尚未心死」的同胞，再進一步的聯合全世界的人民陣線，站在同一的立場上，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舒群

哈爾濱被「友軍」的炮火佔有了。我們軍隊就在一天的夜里送出了境外；所留下來的，也祇有一些潛伏在許多團體里的秘密份子——其中有一個為軍隊負着募捐責任叫田雨，是我的好友。他一方面擔心着「友軍」搜查，一方面相信我；就住在我的住所了。我又為了他的工作，他的安全，搬了一次家——從馬家溝搬到道裏來。他很滿意這新的住所，因為幾乎是一所孤另的樓房，四邊很少有着鄰家，雖然在樓房內，除開我們的房間，也有一些陌生的人家同住。

此後，他很安心他的工作：在家除開幾小時睡眠之外，完全在外面奔跑——好像任何的一種恐怖，都威脅不着他。

但是有一天他驚慌地跑回來了，我看見了他從所未有的神情，淚大着眼睛，嘴角下垂着：「你真糊塗！」

這是爲了什麼呢？他爲了什麼這樣暴怒着我，暴怒着他的一個好友呢？所以我問他：「爲什麼？」

他向我的鼻尖伸出一隻手指來，仍是說：「你真糊塗！」

「爲什麼？我要你說明白！」

於是，他說了：「偵緝隊的後門，正對着我們！」

我想偵緝隊的後門，也不是戰線上的砲口——我說：「那又怕什麼？」

「我想偵緝隊員也都住在附近。」

「不管怎樣，偵緝隊員也都是中國人啊！」

「哼，你還說什麼中國人呢！」

「你相信我的話吧！」

他不肯相信我的話；可是，我也不同意他的話。從此，我們就常常吵嘴；不過，在我們的友情上，却沒有一絲的傷害。並且，在他每次離開我的時候，我常常囑咐他注意些自己的工作，在還清了拖欠的房錢的一天，我要爲他再搬一次家。

過了幾天，我看他恢復了常態，我的心便安然了，不願再多有一次搬家的麻煩。

可是不久他又厭煩了樓上一家住戶的歌聲。在我却沒有留意。當他指給我聽的時候，也沒有聽出是

什麼歌子，而且有許多句子唱的很模糊；可以聽清楚的，祇有其中的兩句：

.....  
我是好男兒，

我要馬革裹屍歸！  
.....

雖然是英勇的句子，但是那種悲涼的調子，在人聽來，會想到唱歌者是流淚了。

天黑着，月亮從雲層裏爬行着，有時明亮起來，有時又黑暗下去。院內的積雪，已經高起了一尺多。我剛走出門去，就有一陣雪打在我的臉上，化成了水滴流下來。我注視一下樓上的窗子，歌唱者正在地下徘徊着，從他的側影上，可以辨出他嘴唇怎樣的動作，怎樣搖着拳頭。天氣太冷，我立刻又走進房來。在床上，我靜聽着他的歌唱，同時，我在想着他的嘴，他的拳頭，我要從記憶中搜索出來他究竟是誰——因為我知道那住戶祇有兩個人，都是胖胖的青年，祇是一個比另一個高些。不過，我終於失望地睡去了。

在早晨，我到廁所去，恰好有人在裏邊唱着：

我是好男兒，

我要馬革裹屍歸！



我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一直在門前等了十幾分鐘。結果我看見了他是那兩人中高些的。他向我垂下頭說了一聲：「對不起！」

從這句話上，便引起了我們以後見面常常打招呼。

他第一次到我的屋里來，已經是十幾天以後。他約我同田雨去吃酒。

「討厭的東西！」

他走後，田雨在罵着他；我不同意他這樣看待一個人——卑視，無情……我彷彿是教訓着他：

「你不可隨便罵人！」

他從床上跳起來，

「怎麼的？」

「不怎麼的，不可以隨便罵人！」

「我要罵，我就罵！」

「他有什麼值得你罵的呢？」

「你沒聽見他唱的歌嗎？」

「我認爲是好歌。」

「是的，好歌；可是他那哭喪的調子，給誰聽見，誰不感傷啊！也許祇有你高興聽。」  
我笑着扯着他的手說：「少說話吧，吃酒去。」

「我不去啦！」

「你不去，你不應當答應他。你說話當放屁啦嗎？」

他看我氣憤了，便順從了我。

我走進門的時候，在很小的房間里，已經放了很大的一張方桌。桌上蒙好了白色的桌布；沒有任何吃酒之類的用具。我知道我們早來了些；可是又不好再走開去。我隨便坐在一隻椅上，田雨仍在牆角邊站着，我要他坐下來，他說到吃酒的時候再來；然後便一個人走了。我呆坐着，祇等着酒來，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並且請我吃酒的人的姓名，都不知道。於是問了那個歌唱者：

「貴姓？」

「黃平。」

另外的那個人自動說出了自己的姓名，叫張德發。然後，從衣袋里掏出一張名片，給了我。

我們三人沉默着，都彷彿每個人有着自己不可說明的心思。我忍受不了這般的寂寞，想惹起他們的談話來；於是，我向屋內的四處望了望說：

「這屋子住兩個人有些狹小。」

黃平隨着嘆息了一聲。

我問：

「你常憂鬱嗎？」

「你怎麼知道？」

「我常聽你的歌子麼！」

張德發抽動了一下鼻尖，加重着話聲：

「你還沒看見他常哭呢。」

最後我們談到了生活的問題。我說我剛剛離開了學校，將來要在外埠做一個小學教員。我問他們：

「你們做什麼職業呢？」

他們默默地低垂着頭，而且黃平又長長地嘆息一聲，對我說：

「這年頭，有職業，也不舒心像我——」

他的話中斷了；我繼續着追問他：

「你是什麼職業？」

「一點小事情。」

飯店的菜與酒送來了。我喚來了田雨。我們四人自動圍起了桌子，每個人檢着自己所喜歡的菜吃；讓與客氣，沒有存留在我們之間，無形中，我們彷彿是幾年前的舊友一樣。

高粱酒兩斤，黃平喝盡了一斤還多。我也很愛吃酒，也有着大的酒量。不過，像他那樣凶飲的姿態，我有些胆怯；雖然他已經醉了。

.....

我是好男兒，

我要馬革裹屍歸！

.....

在祖國的戰場，

我要做一次光榮的抗戰。

.....

張德發的手指貼住了他的嘴唇，讓他的歌聲吞入喉嚨裏。並且警告他：

「你唱吧，不定是哪天你要唱出禍來。」

「這種職業我苦惱麼！」

「那你就去開你的職業。」

「我吃什麼？」

「那你不唱吧；而且要忠於自己的職業。」

「——要忠於自己的職業？」

「是的。」

黃平又飲盡了一杯酒，眼角浸滿了紅色的絲紋。突然把拳頭丟在桌子上，打掉了他的一隻筷子；他盡量地伸開了頸頸，半閉着眼睛，注視着張德發：

「要忠於自己的職業，現在就是忠於我們的敵人！」

他們兩人的主張，漸漸地衝突起來。我同田雨找到了一刻的機會，離開了他們。已經是夜深了。田雨很快地睡了；我還在興奮着，依着窗邊在望天色。

突然有人叫起來喊着：

「自殺啦，自殺啦！」

所有的房間全開始了騷動：門扇觸着牆壁的響音，孩子的哭聲，雜亂的喊叫……在夜深格外使人感

到可怕。我衝出去，樓里的人，幾乎全數都衝出門外了。

立刻我就知道了自殺者是黃平，從樓窗里跳下來擊開了一片雪面，在露天的院內躺下了。我摸摸他的鼻尖，還有一些氣息；我同張德發便叫來了救急車，送他進了醫院。

一星期以後，我去看他的時候，頭頂裹着一圈藥布，正在準備出院。

「你好的怎麼這樣快呢？」我問

「原來也沒有受多大的傷；祇是受了驚，暈過去了。現在還有些頭痛。」

「你再養幾天吧。」

「那有錢養病啊！」

我勸慰他不當有自殺的念頭，又惹起他的煩惱來——在咒罵着自己的生活。於是我又說了一次：

「你再多養幾天吧。錢的問題，我可以幫你解決。」

他微哭着，向我搖着頭；我問：

「不相信我嗎？」

「不是的；我們兩人同你們兩人，雖然認識不久；可是我相信我們還都是青年。」

「那麼你聽從我的話吧。」

「我祇有感激你，因為我不能再多掛號。」

「——掛號你在軍界服務嗎？」

「不是的，我是偵緝隊員。」

我彷彿感受了什麼意外的刺激，心跳起來；不過我還免強着自己，做出自然的神情：

「張德發呢？」

「也是的。」

我故意地問：

「你們每天做些什麼？」

「我們兩人都是檢查旅客，不過他在車站，我在碼頭。——總之，這不是人幹的事就得啦。」我心平靜些，離去了他。

但是田雨聽說的時候，却抖索起來，臉色慘白了，似乎他將遭臨多大的苦難。他決定要再去找一次房子，準備搬家。我顧及他的安全，同意了他的話。不過我們的房租已經拖欠兩個月了，並且搬家還須要一部份的用款。我終於也沒有了一些好的辦法，——雖然他在說這幾天的工作被破壞得很厲害，工作人員天天有被捕的消息。最後決定把田雨的捐款暫借一下，然後再按數補還。

當天就租好了房子，地址是南崗。

在我們整理東西的時候，黃平跑來了。他第一句話說的是：

「你們快跑，快跑！」

我看他那樣驚慌的神氣，一定發生了不平常的事情。我問他，他祇說：

「快跑快跑！」

我逼問他，他才簡單地說了一句：

「在偵緝隊有人告發了你們的事情。」

我還裝做着：

「什麼事情？」

「不要再問吧，就是你不知道，田雨也一定明白。」

他怕我們累了他，他很快地就走了。我向他的背影自語着：

「——我們還都是青年。」

這時候田雨決定逃往外埠去。我很安全地藏在友人家里，然而田雨在車站上被人認出了被捕了。認他的人同捕他的人都是張德發。



# 奴隸的厚印

四維  
峰

我在東北生長，  
我的家，  
在瀋陽。

但，我不愛萬泉河，  
我不愛北陵，東陵，

長白山的夕陽。

我不愛金鑾殿，

誰懂得：

我不愛又高又寬的城牆，

樸實是封建的糟糠。

我愛渾河之畔，

固封着堡壘，

密結山丁的丘崗，

沉默地

在那里

保守着

我嚼着山丁，

在犁下，

像一頭羊羔，

在鋤下，

向東，向山水的分綫，

在鐮刀下，

佇望着夢一樣的

種着，也割着高粱。

瀋陽是古老的舊城，  
從東島運來野蠻的文明。  
遺老眼中的陪都，  
倭奴手裏的盛京。

童年的心，  
孩子的玩具場；

我的故鄉，

讓粗布裹緊了！

呆直的眼睛，

是腦的象徵，

是樸實，

是永續的樸實，

封鎖了新的幻想。

我家在東北，

我在瀋陽生長。

在東北，

有一個將軍，

將軍是大盜的子孫，

知其名，

而未見其人，

但是，他把守我的家門。

童年的心，

像朵美麗的浮雲，

牠跨過大海，

牠跨過高山，

牠跨過原野，

牠跨過田園，

牠是虛幻一片，

和人生距離好遠。

我生長在瀋陽，

瀋陽不是我理想的保姆，

瀋陽沒有我的幸福，

瀋陽有高梁，

塞住我的頭腦，

瀋陽有高梁，

填滿我的胃腸。

於是，我厭惡牠了，

我要離開這古老的舊城，

到遠方，探險去，

——探險我的家。

我悄悄地

離開這古老的舊城，

別了！

我後園的枯井，

——這枯井

是我愛犬的孤塚。

別了！

我枯井旁的矮櫻，

——在櫻下

我做過童年的幻夢。

別了！

刀牌煙，（一）

別了！

仁丹鬍，（二）

別了！

黃琉璃瓦的金鑾殿，

別了！

大盜的子孫，

我帶着一粒山丁，

我留戀着長白山的夕陽，

我沒有帶走一粒黃金。

然而，被人們拋棄了，

也沒有人愛揀！

我通過四百萬方里的荒原，

我像一顆無名的流星，

在夜空里微微一閃，

墜落到興安嶺。

不是興安嶺之巔，

是嶺南，

黑龍江畔，

齊齊哈爾——是荒涼的城垣。

找不出一點黑斑，

像一粒蚌珠似的，

我帶走了珍貴的童年，

這兒是一遍荒漠，  
美麗的花兒，  
不開一朵。

這里有大盜的朋友們，  
霸佔了唯一的肥沃。

這裏有更樸實的心，  
但是，也有超人的強悍，  
因為他們不馴，

踢開了文明，  
文明就叫他們「野蠻。」

文明是大盜的律條，  
在街頭常貼着：

叛反者  
軍法從事，  
格殺勿論的佈告，

這裏沒有音樂，  
每天可以聽得  
殺人的喇叭，(三)

這裏有颯風，  
有大雪，  
有黃沙遮天，

沒有清風明月。

我曾幻想：  
中國最偉大的  
——是黑龍江，

那名字，  
神話般地迷惑着我，  
牠彷彿是：  
一張纏綿的情網。

但，我的幻想，  
回敬給我無邊的失望，  
這里：

既沒有墮落心靈的美麗，

——密結山丁的丘崗，

長白山的夕陽，

然而，也沒有精神上的肥料，

——一點點榮養。

荒漠上，

飢渴的駱駝，

不能繼續跋涉，

然而，我的慾望未竭，

——往何處去呢？

到天涯？

到地角？

恐吾童年消逝，

難覓幸福的毫毛！

我向天涯問：

「何處是我的家？」

——沒有回答。

我向地角問：

「何處是我的家？」

——沒有回答。

我踏着無邊的漠野，

從哪里拾得

破磚碎瓦？

在春天，

帶着我最後的童年，

到了爲我迷戀過的

松花江畔……

在那里：

沒有大盜的子孫，

在那里：

市場上滿貼着

「謹防小結！」

在那里：

滲混着國際的人羣。

在那里：

有高等文明，

聽不着殺人的喇叭；

在悅耳的音樂里，

能夠看見，

精神的，

肉體的絞刑！

我將我最後的童年，

削成一個楔子，

向這塊土地里安插……

我們童年被埋殍了，

埋殍在這塊土地里，

終於換來一個

——空虛的家。

我受盡

精神與肉體的絞刑，

血星上，

跳躍着光明；

然而，它是時隱時現，

讓我捉摸不清。

最初，我常向

失去的童年哀輓，

無瑕的蚌珠啊，

滿處結着傷斑！

以後，我雖然，

追懷逝去的童年，

童年的夢，

我不再迷戀。

輝煌的臘燭，

不是永遠燃着的火焰。

從那時起，

我感謝

文明的洗禮了，

牠是我密切的朋友，

和我同居一道，

我不懼

精神與肉體的絞刑！

我不懼

大盜的律條！

有一天，

我必然將牠們驅逐！

那一年，

九月十八日的夜星，

從故鄉

傳來驚人的消息：

故鄉的大盜無恙；

故鄉的人民，

遭了東洋文明的洗禮！

故鄉的土地，

故鄉的生命，

故鄉的財產……

故鄉的姑娘，

被文明強姦！

故鄉的天空，

被布的太陽遮滿！

故鄉的大盜無恙，

他在長城里邊喊着：

「我的部下不准抵抗！」

於是，軍閥政客……

捲起細軟，家私

逃跑的時候，

還做一次特別的洗劫。

積三千萬民血而成的兵工廠，

那里有大砲，

有坦克車，

有飛機，

有槍，

然而，他們把那些

富可敵國的武器，

無價出讓，

積三千萬民血餵養百萬大軍，

原來是用他們捍衛家邦，

但當強敵壓境，

却命令他們不准抵抗。

我們要故鄉，

我們要失去的土地，

我們要民族自存，

我們不做殖民地的奴隸！

我們沒有坦克車，

我們沒有飛機，大砲，

我們沒有槍械子彈，

我們有活的

血肉，骨

混成的身軀。

我們一個目標，

我們一條心腸，

我們的旗幟，

到處飛揚，

招展着一個巨響：

起來！

殖民地的奴隸們，

不抗戰，

即死亡！

晒不乾的屍身，

填塞了荒蕪的田園，

無賜的囚徒，

堆滿了所有的牢監。



拋下寡婦，

拋下孩子，

拋下無依的老人，

拋下自己的土地，

拋下自己的生命，

這是××帝國主義，

九月十八日那天，

賜與我們的禮物。

長白山的夕陽，

掩蓋着狼煙，

四百萬方里大平原，

烽火燃起了……

一年，二年，三年，

我們的土地，

在敵人的砲火下，

氾濫……

我們的人民，

在敵人的鐵蹄下，

踏踐……

在故鄉，

我後園的枯井，

讓土浪填滿。

在故鄉，

我枯井旁的矮樓，

讓魔手拆斷。

剩了我，

剩了我帶着憤怒

被禁錮牢監！

這是一座，

要爆發的火山。

這里禁錮着的，

全是堅硬的石塊，

旺盛的火焰。

這里：

有毀滅，

有摧殘，

有生的侵蝕，

有死的腐爛。

有殘酷的毒刑，

不僅是鞭笞……

我數不盡，

身上的傷痕！

一點點的斑駁，

那都是

殖民地奴隸的辱印！

那辱印呵，

是我一生的大敵，

我們不共存！

我從生掙扎到死，

要做一個

嚴守祕密的英雄，

雖然我又從死刑里，

僥倖復生，

但我終是負着恥辱逃亡，

殖民地奴隸的辱印，

我一生難忘！

別了！

生長我的東北，

別了！

我的故鄉，

別了！

我的父老，兄弟，姐妹！

(一) 即強盜牌香煙。

(二) 即日本仁丹包上的小照。這兩種商品的廣告，在遼甯城內到處皆是。當童年時，特別討厭這兩樣東西。並且看着牠們有點駭怕似的。

(三) 俗謂「出大差吹號」。這號聲，在黑龍江省城日有所聞。



沒有祖國的孩子

人物：

果里 牧童十七歲高麗人

葉蘭 東鉄中學女生十七歲

高祖蔭 十九歲

吳曉天 十六歲

王桂生 十八歲

張包 廿一歲

老鐘 廿歲

丁武 廿歲以上均東鉄中學學生

李洪 果里的哥哥農夫卅歲

老王 學校守門者五十餘歲

徐鶴  
夏伯  
會作

## 第一幕

時間：

「九一八」次年的春天

地點：

中東鐵路東綫某站近郊

佈景：

東鐵中學附近，綠色的原野，鋪上一層玫瑰色的晚霞，天邊的遠山在夕陽反照下，只起伏着一條暗影。山前的農家升起縹緲炊烟，兩行白楊夾着一條小河，斜貫舞台向山前流去。河邊叢生着蘆葦，舞台較深處有一架木橋，是這一地假通過這條小河的要道。左上方有一株大榆樹，枝葉非常茂盛，樹幹矮得連小孩子都可以攀登上去。樹上掛着一個飯籃，和一件破舊的類似學生制服的上衣，樹下躺着一塊可以坐坐的石頭。

幕啓時，葉蘭——女學生裝束，顯出天真活潑的態度，沿着小河，一面摘野花，一邊哼着幽雅的歌曲。

「葉蘭葉蘭」

葉蘭台起頭來望望。急速的躲在那蘆葦後面。高祖蔭邊叫着「葉蘭」上，剛走近葉蘭躬身的地方，葉蘭笑着向右方跑下，高祖蔭：葉蘭，不要跑，我有話跟你說。葉蘭……（追下，在幕後有笑語聲。）

後方有歌聲由遠及近：

河邊草。

青又青，

青又青，

太陽落山一片紅。

長流水，

聲嗚咽，

從朝放牛到晚，

無衣無食到處受飢寒！

何時日，還家鄉，

恨不得：

牛羣當戰士，

長鞭變刀槍。

號角吹起進行曲，

驅逐敵人，

收回故鄉，

牧童本不流落在地方。

果里從後方唱着上場。被太陽裝飾過的面孔，黑得像鉄一樣——戴草帽，赤脚，破藍布短衣，背着一個牛角製成的號角，那是他指揮牛羣發號施令的傢伙。左手拿着一束野花，右手提着鞭子，他一面唱着走到樹下，把手裏的野花放在樹杈上，然後爬上樹去，拿起號角嘟嘟……的吹起來。幕後有牛叫聲，他好像檢閱台上的指揮官一樣，捺着鞭子，嘴裏高聲叫着每個牛的名字：「山黃，走過來，花健，小花牛，黑子……」他穿起掛在樹上的外衣，將一束野花放進飯籃裏預備跳下來。

「果里果里」高祖蔭葉蘭在幕後叫。

果里轉身望見他們，想招呼但又住嘴，結果仍背過身去，慢慢地從樹上下來。

高祖蔭：（上場）果里太陽快下山了，怎麼還沒有回去？（走近）你好幾天不到我們那兒來了！

葉蘭：前天吳曉天罵了他，所以他不肯再從我們那條路走。（對果里）果里你很久沒有帶花給我們了，你這些花是不是預備送給我們的？（果里已下樹）

果里：（搖頭）不是的。

葉蘭：那麼我的花送給你好不好？（果里搖頭）

高祖蔭：果里不要像跟我們生氣似的，明天還是從我們那邊走吧，你看那河沿上的小路都是泥水，把牛蹄子都弄髒了，主人不罵你嗎？

葉蘭：他們說你不好，不要理他好了，我們都歡喜聽你唱歌，歡喜你帶花給我們。

果里：我不配從你們那邊走！（他背過臉去）

高祖蔭：你不要那樣說，我們並沒有罵你，說你不好呵！

葉蘭：他們欺負你，你就不理他們好了，不要和我們生氣呵！

高祖蔭：噢！我想起來啦，你不是說過你要念書嗎？如果你能來和我們一塊兒念書，別人就不會再欺負你了。上次借給你的那本書看完了嗎？

果里：（點頭）前天就看完啦！

高祖蔭：那末爲什麼不送來呢？我又有許多新的書，明天你來拿好不好？

這時幕後突然發出牛羣騷動的聲音，接着一羣孩子的吵笑聲，果里回頭站到一塊石頭上面喊着：「不要！牛害怕，把牛都嚇跑了！」果里跳下：「我告訴蘇先生去！」裝出要走的樣子。吳曉天、王桂生、老鐘、丁武四人上，雖然個個都相當大，但是一種學生時代的天真玩皮態度，仍舊是有的。他們嘻笑着，玩皮地從後方上場。

吳曉天：你不要告訴蘇先生去嗎？怎麼還站在這兒！（用手推果里）

王桂生：蘇先生吓！（做鬼臉）

果里氣忿地，但又怯懦地走開去，吳曉天等看着他走去，嘲笑地：「哈哈，他去找他的牛先生去了！」

葉蘭：你們爲什麼要這樣欺負人呢，前天好好地要罵人家，今天又去打那些牛……

高祖蔭：真的，吳曉天你不該那樣罵他的，一個可憐的孩子。

吳曉天：（倔強地）爲什麼不該罵他沒有用的傢伙，只配做奴隸，卑鄙的亡國奴。（葉蘭不願聽，走到河邊採花去。）

高祖蔭：你不要這樣說，人家有家不能回去，流落在這兒，給人家放牛來養活自己，你能說人家是奴隸嗎？如果你也沒有辦法呀！

吳曉天：哼！要是我，就不會拿着號角天天站在牛隊裏吹，我要把它當做軍號（將手裏帶來的一本書捲成圓筒，站到石頭上「嗚」的叫了一聲）我會領着五百個義勇軍，把那些小鬼兵打跑，把高麗獨立起來！他（指果里）只會給人家放牛，帶着一羣牛在河邊上走就夠神氣的傢伙，有什麼用，還不是奴隸嗎？

王桂生：我也這樣想，如果我是高麗人的話，我一定不在這兒給人家放牛，高麗不是有許多大山嗎，那個山林不能躲藏起來，我只要一口寶劍，就把那些小鬼殺光了！哼，看我的——（說着想一躍攀到樹上，結果因體弱無力，摔倒地上。衆大笑）

高祖蔭：我看你還是到廬山呀，北戴河呀，去養養身體吧，別做你青龍寶劍的夢啦。

（果里上）果里你還沒有走嗎？

（果里低頭不響，用眼睛示意忘在樹上的籃子，他預備攀到樹上去。）

王桂生：噢！他的寶貝籃子沒有帶去，（用他手裏的木棍，將籃子搗下，籃裏的花都倒在地下。）這些花做什麼用呵！（說着大家一齊動手搶花，但高祖蔭未動手。）

吳曉天：你這些花帶給誰呢！你的牛也要帶花嗎？還是送給我們吧。（他們得意的拿着花走吧，我們到那邊看捉魚去。）  
四人全下。吳曉天邊走着，將手裏的花扯得一枝枝丟到天上，跳着唱着，臨去時學着蘇先生講書的神氣：「高麗在



世界上已經沒有這個國家。」當果里的花給他們搶去的時候，果里拾起飯籃要擲過去，但被高祖蔭拉住，葉蘭適從河邊探了一束野花回來，看見這種情形，遂將自己的花放進果里籃子裏，果里恨恨地望着吳曉天等，把葉蘭的花丟在地下，他似乎有無限憤恨要發洩出來，可是在吳曉天等跑走之後，他終於倒在石頭上嗚咽的哭起來，葉蘭拾起被丟在地下的野花走過去安慰着果里。

葉蘭 果里理他們幹嗎呢！這些花送給你帶回去，不是一樣的嗎，

高祖蔭 吳曉天一向都是玩皮慣了的，而且他是小孩子不懂得什麼，你看我們不是還玩得挺好的麼；以後不要理他們就是了。——你不是說明天要來拿書嗎？那不用了，我給你送來好不好；同時和你哥哥說讓他叫你念書，不要再放牛了。

葉蘭 對了，你從前不是上過小學，念過中國書嗎？現在你到我們學校來念書不是剛好嗎？

果里 慢慢地拾起頭來冷笑着念書，哼！念書要是我能够念書，也不至於弄到現在這般田地！從前有書不能念，被人家趕出來，現在——現在一個放牛的孩子也想念書（稍停）現在就是我能念書，又有什麼用呢（他從地下坐到石頭上，用衣袖把眼淚拭去）哥哥種田的收成都不够養活自己，我還要拿點工錢去養活媽媽，念書……

葉蘭 媽媽？你的媽媽在那兒，我們從來沒有聽說你還有媽媽啊！

果里 媽媽現在還在老家裏住，我放牛所賺的工錢都寄給他，可是已經有五年不見面了（他從口袋裏取出一件東西，兩手握着故意不讓他們看見）你們猜這是什麼？

高祖蔭 我已經看見了，是一面小鏡子，是你媽媽送給你的，是不是？

果里：是鏡子（出示一面小圓鏡，鏡面上貼着從大相片上剪下的兩個人頭。）但是這鏡子看不見自己，這裏面有爸爸，有媽媽。

葉蘭：（接過那面小鏡子）噢！你媽媽這樣老，爲什麼爸爸還那末年輕呢？（高同看）

果里：這是從兩張照片上剪下來的，爸爸死的時候還很年輕呢。（他帶點感傷的低下頭去）

高祖蔭：可惜爸爸死得太早了，不然也許你現在還讀書呢！你爸爸是怎樣死的？

果里：爸爸死得太慘了！（他兩眼充滿了憤恨，牙齒咬得緊緊地，很久才放出一口輕鬆的氣息。）

葉蘭：（同時站起來）怎麼樣你的爸爸？

高祖蔭

果里：（果里接過照片，看着）爸爸也是讀書人，看，這不是還留着很好看的頭髮嗎？但是爸爸的胆子却很大，那年他領

着一萬多工人和農民到總督府門前去示威，後來和日本兵衝突起來，當時他們就把總督府包圍起來，一營衛兵也給繳械了，（他由憤怒轉到興奮了。）

高祖蔭：後來怎麼樣呢？

果里：但是那有什麼用呢？兇狠的日本兵把大批的軍隊都開來了，那一萬多人給他們用機關槍打死了很多，都衝散了，

爸爸也被捉了去，三個月媽媽天天去看，一次都沒有看見，後來在櫻花節的那天，聽說從前捉去的人有幾個被釋放了，媽媽抱着我去看爸爸……

葉蘭：（急切地要知道結果）你爸爸被釋放了沒有？

果里：（他似乎有無限的感傷，走到樹旁）……

高祖蔭：這次你媽媽可看到他了！

果里：（聲音低微）看見了，在監獄門口，媽差不多都不認識他了，爸爸只穿了一條褲子，肩上搭着一塊手巾，瘦得肋骨一條條的，那上面有血，有烙印，被囚在囚車裏，誰知那一次就是和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果里哭了。他們兩也同情流下淚來。）——爸爸的身體雖然瘦得不像樣子，但是他的精神，他的兩隻眼睛，仍舊像從前那樣神氣。他對媽說：「你好好的看養着孩子，不要忘記了他們的爸爸。今天他是怎樣的被……」爸爸才說到這兒，一個兇狠的東洋兵走過來就是一巴掌，爸爸的嘴給打得出血——就在那天爸爸給他們槍殺了！（果里憤恨得幾乎要拿拳頭在樹上敲打）

高祖蔭：這些你怎麼還記得呢！

果里：那時我還只有一歲，可是在五年以前，這是媽媽幾乎天天要講的故事。

葉蘭：你媽媽現在還在高監嗎？

高祖蔭：你同你哥哥是怎樣出來的呢？

果里：那時候我們被逼得簡直沒有法子生活下去，媽媽說，你們不要再過豬的生活，你們找個自由的地方去罷！——五年前，媽媽住到姨母家裏去。我們逃到這兒來的時候我才十二歲，哥哥幫人種田，我只好給人家放牛來賺飯吃。（後面有牛叫聲。夕陽已慢慢地沉下去，果里才記起他的牛羣。（我要去看看那些牛，天太晚了，牠們會自己跑回去的。）果里轉身要走）

李洪：果里！

高祖蔭：果里你哥哥來了。

李洪：（自右首上場，斗笠底下遮着一付黑油油的面孔，左手提着一細青苗，右肩上一把籬刀，他是一個強壯的中年農夫。）果里該趕牛回家了，等一會讓牛自己跑回去，主人又要罵你了。（向高葉走近）高先生，葉小姐，你們出來玩兒啦，好幾天不見你們到田裏來逛了。

葉蘭：我們天天都看見你哪，站在我們樓上，總是看你早晨過去，傍晚回來。

高祖蔭：李大哥，今年的莊稼很好，又該忙了。

李洪：咳！種田人除了忙還有什麼呢！忙來忙去還不是替人家忙嗎？自己還是吃了早飯缺了晚飯。果里，把這細麥苗帶回去，又够那頭驢子吃一晚了。（果里接過麥苗蹲在旁邊去分成二細，大概是預備給牛背着回去。李洪放下鎌刀，腰裏取出烟管吸烟。）可是，高先生你們聽說我們這兒又要住兵嗎？

高祖蔭：住兵？那兒有兵住，我們這兒的兵去年不是統統開到關裏去了嗎？那兒會有兵來住呢！

李洪：不是的，說開來的不是中國兵啊！

葉蘭：李大哥，你聽誰說的，我看不會的吧。

李洪：（嚴重地）有很多人在那兒講哪，說不定就是清早晚上的事情，從瀋陽開過來的。聽說原來住在溝子集的那些鬼子兵，前幾天還到處抓人挖戰壕哪！

高祖蔭：我們到沒有聽說，也許這是謠言？

李洪：要是謠言就好了。其實誰能說得定呢，人家還不是高興什麼時候開來就什麼時候開來嗎！

果里適把麥苗細好，背起要，吳曉天等從後方嘻笑着走來。

吳曉天：果里，果里（他學着葉蘭的聲音，從後方走過那座小橋。）還給你的花，拿去插在你的牛頭上罷。（說着把一束花扔過來，誰知正打在葉蘭頭上。）

葉蘭：噯呀，討厭東西，幹嗎要打我呀，我又沒有得罪你。

吳曉天等不理，四人齊聲，並擺出架子，邁着方步：「高麗在世界上已經沒有……高祖蔭氣忿欲前，適張包跑上。」

張包：吳曉天老高，你們還在這兒吵哪，我們都快滾蛋了，學校出了事情啦，你們還不快回去！

高祖蔭：什麼事，張包？

吳曉天：（走上，其他三人亦隨上）怎麼樣，張包你說什麼？

張包：蘇先生說我們學校要住軍隊了，就要開到的，這兒沒有兵營，非住學校不可，他們今天來通知學校，要我們都滾蛋。

葉蘭：住什麼兵呀？

張包：什麼兵！你想想看，還能是我們自己的軍隊，要是，也不會佔據我們學校了。（大家面面相覷。）快回去吧！（提囉了

大家）

高祖蔭：好，我們趕快回去。（大家急向後方下）李大哥，果里再見。

李洪：再見（望着他們跑去）媽的，又該沒有好日子過了，我們走到那兒，他們會跟到那兒。

果里：（走近李洪）哥哥，要是那些鬼兵來了，我們怎麼辦呢？

李洪：（他銳利的眼光含着無限的忿怒，他將鑷刀舉起，堅決的。）怎麼……

## 第二幕

時間：

數日後

地點：

學生宿舍

佈景：

一間大屋子裏面用板壁分隔成的小房間。這板壁距離着天花板還有四五尺空間。從正面看過去板壁後面有一架鐵梯，鐵梯的頂端，通到天花板的一個天窗，可以到房頂。室內後壁的左邊有一門，門外是過道。右壁是大房子的山牆，上面開着一扇大窗，可以看到那條小河，和果里放牛的地方。三張床分鋪在靠牆的三面，每個人的床頭上都有一張寫字台和一張檯子。牆上胡亂地掛些照片，架網球拍，和功課表之類的東西。室內非常凌亂，桌上和床上都堆滿了書籍，衣服和行李。

幕啓時，王桂生坐在正面的一張床上，兩手揉着腮，在發愁。老鍾正在左邊一張桌子上寫信。高祖隆從床底下拉出一只皮箱，蹲在地，下理東西，稍停。

老鍾：（忽然停筆，立起，焦急地走）這怎麼能來得及呢？（走，他們不理）就算是寄快信，也要到後天才能到，等到錢來的時候，至少也要一星期呀！

高祖蔭只顧埋東西，沒閒情去理會，王桂生還是呆呆地在那兒發愁，老鍾見沒人答話，仍坐下寫信，可是拿起筆來寫了一會又停下來）

老鍾：不行，我不能寫信，信寄出去也不行啊！

高祖蔭：那末你打電報好了。

老鍾：電報打不通呵，我們那裏沒有電報局。（走過去）老高我還是同你商量商量，你的路費不是有的多嗎，就借給我一部份，回到家裏馬上就寄還你。——

高祖蔭：（立起）噢，老鍾對不起，本來我有得多，不過現在是我們兩個人的路費……我已經答應借給葉蘭了。（他繼續摺衣服放在箱子裏去，老鍾焦急地走着）王桂生，你怎麼辦呢？留在這兒也不是辦法呀。

王桂生：咳！家被人家佔去了，現在留在這兒馬上又要被驅逐出去，我有什麼辦法呢！

丁武：（走近，沒有神氣的）誰有辦法？前天我家裏還給我來信，說是放暑假最好不要回去，瀋陽實在鬧得不像樣子，就是本城里的學生，稍爲看着不順眼，不是拿反動的名義，就是說你勾結義勇軍，隨便可以治死……總之，只要有智識的青年，他就想法子弄死你，免留後患，要是在外面念書的學生回去了，那更不用說了……我還不是和你一樣。（暫時沉默）

老鍾：他媽的，咱們大伙兒都不回去就好了，反正這是逃避不了的災禍，想過安閑的太平日子，我看是絕望了。

高祖蔭：（他仍舊忙着收拾東西）老鍾幹麼要這樣發火呢！能够回去，還是回去的好，當然囉，實在沒有法子回去的，只好——另想辦法。

丁武：（走近）老高今天就走嗎？（好像有點羨慕似的。）

高祖蔭：是的，今天不走也許就來不及走了，聽說長春的火車已經不通了，我的家就靠那兒不遠。

丁武：你和葉蘭一道走嗎？

高祖蔭：是的，我們住得很近，我答應把她送回家去。

老鍾：老丁、王桂生，我看事情已經急在眼前了，既然不能回家，也不能這樣待着沒有辦法呵！

王桂生：那麼你怎末辦呢？聽說日本兵開來是要住這個學校的，我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丁武：我想這樣，反正這學校的房子他們也住不完，我們去跟蘇先生說，就留一部份給我們留校的學生住好了。

老鍾：這簡直是廢話，就是蘇先生答應了，那些鬼東西不答應怎麼辦呢？即使可以讓你住在這兒，你想我們有好日子過

麼？

高祖蔭：我看你們能走還是走的好，住在這兒總不是好辦法，（他去收拾桌上雜亂的書籍，一把裁紙刀無意地被推下

地來，適跌在老鍾的腳邊，他檢起，走向他自己的寫字台旁，以刀背敲着台子。）

老鍾：走走！走走！也不見得就是頂安全的辦法吧！（噹啷地把刀丟在桌上。）

高祖蔭：那末不走難道就是頂安全的辦法？

王桂生：（不耐煩地）我想這是不着爭論的，要走的就走，不走的只好另外想辦法。

高祖蔭將書籍整好，爬到床上去取掛在牆上的照片架。）

丁武：老鍾你爲什麼不能走呢？你的家不是靠那一邊的吗？有什麼要緊呢？



老鍾：沒有錢也是一樣的走不成啊。

丁武：（回頭走近王。）沒有錢倒是可以想辦法的事情，可是最苦的就是我們了，有錢都不能回去，（王桂生坐在床邊上，長吁了一口氣，把頭藏在手裏這時門外有急速的上樓聲音，接着葉蘭手裏拿着一封電報上。）

葉蘭：表哥！表哥！

高祖蔭：（從床上跳下，手裏拿着從牆上取下的東西，）葉蘭什麼事？什麼事？

葉蘭：剛剛我家裏打來電報，要我們留在學校裏，暫時不要回去，恐怕我們那裏也要發生事情了……

高祖蔭：拿來我看，（他搶過電報，拆看，半嚮說不出話來，其餘的人都注視着他們。）

葉蘭：那末我們怎末辦呢？不是說今天要統統搬出學校嗎？

丁武：是的，聽說他們的軍隊今天就要開到的。

葉蘭：那末我們逃走吧，不能回家，這兒又留不住，我們總得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呵！

老鍾：（諷刺地）不走難道就是頂安全的辦法嗎？

高祖蔭：（氣忿地走近鍾）安全不安全干你什麼事？我走不走這是我的自由，你能干涉我嗎？

老鍾：哈哈，你的自由？好像是你自己想回去就能回去似的，不錯！在這間屋子裏還有你的自由，可是你爲什麼不自由的

回家呢？

高祖蔭：這是我的自由。

老鍾：我並沒有干涉你的自由呵，可是你的自由你已經不能自由作主了。

高祖蔭：混旦！你是亡國奴嗎！

丁武：（走上去）好了，好了，不用鬧翻了臉，我們現在和好都來不及呢。

王桂生：還是大家諒解一點吧，哎，我們現在雖然還沒有執行亡國奴的任務，可是跟亡國奴有什麼兩樣呢？

葉蘭：（本來早就想說話了，但沒有機會插嘴，現在走上去。）表哥！還是打算我們的吧，鬮嘴有什麼用呢？總得自己想辦

法：（大方地）鈞先生，你也不要生氣。

老鍾：蜜司葉，哪的話，（有些窘。）這不過是鬧着玩的。（張包，吳曉天。）

張包：噢！你們都預備走了嗎？（見葉）葉蘭，預備回家嗎？

葉蘭：本來預備走的，剛才接到家裏的電報，說是家裏也鬧得一塌糊塗，要我們暫時不要回去，正沒有辦法呢？張先生，你

的家很近爲什麼也不回去呢？

張包：我本來就不打算回去，雖然我的家現在還沒有什麼變動，那也不過是苟安一時罷了。

王桂生：他用不着打算的，難得這末近，說走就可以走。

吳曉天：你們都不走我也不走。一個人回到家裏有什麼好玩呢？

張包：小王，丁武，你們怎麼打算呢？瀋陽是不能回去的呀。

王桂生：有什麼打算？準備做亡國奴好了。

丁武：又說「亡國奴」了，剛剛說亡國奴幾乎打起架來。

吳曉天：（聽說打架頗感興趣似的。）打架，誰和誰打架？

丁武：老鍾和高兩個人爭自由呢。

張包：（爭自由）這是很新鮮的字眼，（煽動地）的確，我們現在要爭自由了，可是——

吳曉天：（稚氣地）到那去爭呢？

張包：用不着到哪去爭，在眼前我們的自由已經完全喪失了，我們好好的學校被逼着解散，我們自己的家鄉不能讓我們自由地回去，再過些時候，也許連我們的生命都要放在別人的手裏掌管着……

老鐘：張包你不回去，打算怎麼辦呢？

丁武：我們都打算不走了。

張包：只要大家聚在一齊，我們就有辦法了，——你們真的可以不走嗎？（他注視葉蘭和高祖蔭；葉高也猶疑地對看一下，這時窗外有吵鬧聲：「你放我進去，放我進去，我有要緊的事情找他們……」——果里在向看門的老王要求着。但他不允許：「這兒是學校，不是放牛的地方，你不能進去，滾，滾，滾！臭高，高，高！高祖蔭很快地爬上窗口去看。）

高祖蔭：果里什麼事！

聲：高先生，他不讓我進來，我有事情要和你說。

高祖蔭：老王帶他進來好了，是我有事情找他的。

葉蘭：誰呀，果里嗎？（高由窗口轉回來）

張包：果里他不是前天給日本兵抓去挖戰壕去了嗎？

王桂生：我說這幾天怎麼看不見這個受氣包在這兒放牛呢。

吳曉天：這個不要臉的東西，亡國奴專門給人家做奴隸，（門外有腳步聲）不讓他進來。（他走去攔着門，老王帶果里上。）

高祖蔭：吳曉天不要再和他爲難了！

吳曉天：他爲什麼可以跑到我們宿舍裏來了呢？我不讓他進來。（岔開手脚立在門口。）

張包：吳曉天不要這末神氣了，再過幾天，這所房子連你也不能進來了。他既然有事情就讓他進來。（吳曉天走開，向果里做個鬼臉，老王送果里上。他衣服破爛不堪，染上許多污泥，面黃瘦。）

高祖蔭：果里，你這幾天到那兒去了？怎麼弄成這個樣子？（老王一個神經質的老頭子，他不滿意他們和這種亡國奴的孩子來往，他想說什麼，但又咽回去，徒徒做了兩個手勢，不耐煩地走出去了。）

果里：（眼睛已經沒有以前那樣靈活，顯出過度疲勞的呆板，氣喘地。）我要一把刀！借給我一把刀……

高祖蔭：你爲什麼要一把刀？

果里：不要管，你借給我一把刀就是了。

葉蘭：你不是給他們抓去挖戰壕去了嗎？怎麼會跑回來的呢？（王桂生仍坐在後面低頭不響，吳曉天老鏢都立在一旁表示並不要聽的樣子。）

張包：挖戰壕怎麼會跑出來的呢？他們待你怎麼樣？

果里：他們……他們簡直不把我們當做人，（自己無力地坐下。）一天要做二十四個鐘頭的工作，他們想起來了就把

吃剩下的東西扔給你一點，沒有力氣做工還要吃鞭子，隨便可以打死一兩個人，他們一點都不顧惜……

高祖蔭：你究竟借刀子做什麼用呢？

果里：我不能再受這種罪了，但是我不願意就這樣逃掉，也許我自己根本就不能逃脫，可是……

高祖蔭：你要做什麼？

果里：（立起。）我要殺死幾個，然後再逃。

張包：果里，你真能這樣幹嗎？

果里：爲什麼不能這樣幹？多少年我只記得殺死我爸爸的仇恨，現在又輪到我身上來了，我逃來逃去，逃不脫他們的壓迫，到現在難道我還希望去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嗎？

老鐘：（他本來站在左邊桌旁，玩弄着桌上的裁紙刀，現在他突然走過來。）果里，勇敢的孩子，我們一向都看錯你了，你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弱者，無能的人，你……

果里：刀……（他搶過老鐘手中的裁紙刀，興奮地。）就是這把刀，哈哈！我可以給被殺死的同伴們報仇了！（極速地把刀藏在懷里，轉身衝出。）

張包：（急追至門口。）果里，我們祝你勝利，在今天晚上以前你可以逃出來的話，我們將在這兒等候着你！

這時老王提着一面旗子走過門口，對着他們看一看，然後，預備到屋頂上去換旗子。

老鐘：老王還是幹什麼？

老王在梯上停腳，他似乎有很多要說的話，可是他的嘴戰抖着，說不出一個字來，終於他還是把一面太陽旗展開來，

做了一個手勢，爬上屋頂去，台上海人全都對着觀衆，注視着鐵梯上的天窗，都像木偶似的呆住了。一會，另一面旗子從天窗內跌下來，掛在鐵梯上，老錢急忙奔過去把旗子拾來，大家聚攏來，拉開這面中蘇國旗合併的旗子，在每個人的眼睛裏，臉上都可以看出萬分的憤怒將要爆發了。老王從鐵梯上走下來，慢慢地將旗子收去，對他們同情的看了一眼走開了。

張包：把旗子留下來！（他迅速地走過去搶回來。在大家極度興奮聚攏來的時候幕急落。）

## 第二幕

時間：

一月以後

地點：

與第一景同

佈景：

一切都是第一幕所見的景物，但是因為是深夜，在朦朧的月光底下，都模糊的辨認不清。風相當大，時時吹動河邊草木呼呼作響。會使蹲在樹下的三個人影驚悸得不安。

幕啓時：高神蔭和張包各持一根長槍，葉蘭拿着兩個用洋鐵罐製成的手榴彈，蹲在大樹底下，不時立起來四面張望。有時，突然來的風聲，青蛙跳到水里或是一種野貓的叫聲，都會使他們很迅速而機警地躲到草叢里去。他們焦急地，不安地在等待着什麼。現在他們已

程完全是鄉下人的裝束。

高祖蔭：（急燥地四面探望一下，再望望天空，）半夜已經過了，他們爲什麼還不來呢？

張包：大概就要來了，他們要走很多的路程呢！

高祖蔭：那也該到了，不要在路上碰鬼到，被他們殺去了吧！

張包：他們都帶着有槍，要是碰到鬼，他們決不會服服貼貼地讓他們抓去的。

高祖蔭：最好不要碰到，免得把今夜的事情弄糟了。果里不曉得怎麼樣了，事情要接洽不成功的話，那我們怎麼辦呢？

葉蘭：那就糟了！我們的人實在太少。

張包：不會不成功的。就是不成功，我們也要幹：只要我們幹起來，怕他們不來響應我們嗎？

高祖蔭：要是果里今天夜裏不回來，難道我們……（突然一陣狂風驚動了河邊的野鴨，叫了兩聲，撲撲地在蘆叢上飛

過，他們很快的伏在草地上。等到他們發覺了是一隻野鴨，才敢慢慢地再立起來，不放心的向四面探聽一下。）

葉蘭：我當有人從後面跳過來了，真的我們要注意，這幾天風聲很緊，他們巡防得很嚴，要是給他們的步哨撞見了，可不是玩的。

張包：不要怕，這些鬼東西夜裏根本就不敢出來巡邏，老實說，他們實在有點害怕，他們曉得老百姓不是輕易可以壓平的。什麼巡防司令官可以把錢匯到外國銀行，自己帶着兵到關里去另爭地盤，不願意走的，只要做做漢奸也就有出路了，可是老百姓怎末辦呢……葉蘭：連你也不得不走這條路呵！

葉蘭：你不要覺得我不能走這條路，對我不大相信似的，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的確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

一天，但是今天我確實覺得我們這樣做才是唯一的出路，當日本兵佔領我們學校的時候，我親眼見到許多同學被污辱的污辱，慘殺的慘殺，如果我不是一個死了良心的人，我怎末會逃避這種現實呢？

風在吼，他們不時的四面張望，高祖蔭在後面走來走去像一個前綫上守衛的士兵。很遠處，不時傳來幾聲槍響，但這些似乎是他們聽慣了的，並不覺得特別驚懼。

張包：葉蘭不是我不相信你來幹這種事情，我是說這條路是人家逼着我們走的，我們不能讀書，不能回家，東北幾千萬的農民有田都不能種，最後連我們的性命都要奪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相信任何人都應當這樣幹的。

高祖蔭：那可不一定，你沒有聽說，上次溝子集的集主張壽臣那傢伙，帶着日本兵去檢在義勇軍嗎？像查戶口一樣挨家去問，如果誰家的男人不在家，他們就硬說當義勇軍去了，不容分說把全家人都殺掉，張壽臣難道他不是我們地方上的人？

張包：甘心做漢奸的那就不同了，張壽臣他家裏有幾十萬財產，他想保持他的財產，當然不惜賣掉鄉下去討好日本人，這種只看見私人的利益，保持個人的地位，不惜出賣民衆和國家的漢奸，何止張壽臣一千個？可是我們根本就沒把他們算做自己人而且他們同樣也是我們的仇敵……（風似乎更大了，這時高祖蔭突然注視到另一面，他好像有一個可怕的發現。）像你，我和許多……

高祖蔭：噓——看那面有兩個黑影，好像往這面來的……（他們同時伏下去，把槍端在手裏像預備作戰的樣子，稍頃。）

張包：小高，不要又見鬼了，那是那邊路旁的兩棵楊樹，以前我們不是天天走過那兒嗎？怎末就忘記了？（坐起。）



葉蘭：（立起拍拍胸口。）哎呀把我嚇得心裏直跳。

張包：這樣你就嚇得心裏直跳，真的有敵人來了你怎末辦呢？不要等會開起火來——（俏皮的）我們可沒有工夫扶着你看走啊！

葉蘭：真有敵人來了，那我就真不怕了。等等看，我要打衝鋒呢。

張包：（取笑的）原來你早曉得那是兩棵樹，所以才害怕的？（這時在他們後面，却真有兩個人悄悄的走近，可是他們都沒有發覺。）

高祖蔭：我剛才的的確確看見兩個人，給你們一說我的眼睛就突然看成兩棵樹了，我還記得上學期放暑假的時候，一天晚上，我們不是還在那兩棵樹底下賞月的嗎？

葉蘭：對了，就是這兩棵樹，怎麼一時就忘記了呢？

兩個黑影猛然抱住高祖蔭和張包，聲音厲而啞，「不要動！」葉蘭「呵」的一聲退了兩步，張和高待要反抗的時候，那兩個黑影已經放下手。

吳曉天：（已經不是學生裝束，也打扮成鄉下人的樣子背着長槍）你們到有心思談舊事！

葉蘭：你這小鬼，總是這樣愛鬧，要是我們早一會發覺你們兩個黑影，給你一槍——我看你就完了。

張包：吳曉天怎麼可以這樣玩皮！在這樣嚴重的時候，弄得人家驚動起來，不是破壞了我們的大事嗎，風不停地吼着。

王桂生：（也改了農民裝束。）我們走到河那面的時候，就想吹起我們哪個暗號的，後來走近小橋，聽你們正談得熱鬧，在這麼緊急的時候，你們還記起那些閒情，所以我們來吓唬你們一下子。

高祖蔭：要不是你說話說得早，我真的要開槍了。

葉蘭：幸虧沒鬧出亂子來，你們兩個玩皮鬼！

張包：不要再胡鬧了！你們兩個可聽見什麼消息嗎？溝子集的農民義勇軍今夜開過來沒有？

吳曉天：我一點消息都不知道，要不是王桂生到我那去，我連今夜的事情都不曉得。前天從長崗子跑回家去，顯不敢露，

躲在地窖里兩天兩夜，聽說昨天一天日本兵就去搜過四五次哪！

王桂生：我到他家裏去，他母親硬說不在家，我告訴他我們有個很安全的地方可以躲避幾天，等鬼子兵走了我們就回

來的，他媽才肯把他放出來，果里還沒有回來呢？怎麼老鋪他們也沒有來呢？再遲要耽擱事情了！

風的吼聲仍舊不斷的驚吓着他們，遠處的槍聲時有所聞。

張包：他們來是一定會來的，不過我擔心，怕果里一個人來不及跑那末許多的地方。

吳曉天：果里什麼時候去的呢？我們決定怎末幹沒有？

張包：事情是昨天才決定的，先前是長崗子來人說他們要聯合高家寨的人和日本鬼子拚一下，可是他們兩個地方也

不過一百多隻槍，可以出三百多人恐怕敵不過他們，才決定聯絡溝子集的農民義勇軍，還有前天從周家窩集開過

來的劉二毛子的農民自衛軍，若是可以總動員的話，這幾個鬼子兵一下子就消滅了。

吳曉天：要是今夜把日本兵趕出學校，明天我們大家可以住到學校去了。

高祖蔭：那麼今天晚上怎末起事呢？

張包：等果里回來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拍」一聲槍響，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接着又是兩響，他們很迅速地散開來，伏下身子去。沈寂片刻，他們才翹起頭來探望，風聲緊張，移時有口哨聲漸近。

高祖蔭：（小聲，但興奮的）恐怕是果里來了！

張包：不要響，（作同樣口哨聲，對方亦作同樣口哨聲）是的，是果里，（他立起來，吳曉天早已跳起，再吹口哨，有呻吟聲漸近。）

吳曉天：怎麼啦，像有人在呼着哪！（大家漸次立起，從木橋上走過兩個人架着受傷的李洪上。）

張包：老鐘（他迎上去，）怎麼樣？誰受傷了？呵！李大哥怎麼會受傷的？打在那兒？（李洪呻吟着。）

老鐘：大概是傷在胸口，趕快用布包起來，不然血流得太多那就更糟了。

把李洪放在地下，葉蘭很快的放下手裏的東西，把自己的衣襟扯下一塊替李洪包紮傷口，這時大家均圍在一起。

張包：我們不能聚在一齊，快點散開去，注意，不要給鬼追過來……（他們散開，作防守的姿勢，有的走過小橋去張望，只

留下老鐘、張包和葉蘭在替李洪包傷口。）李大哥，現在怎麼樣痛呢？

李洪：不……不要緊，你們……都準備好了沒有？

張包：我們都準備好了，等果里回來，就可以幹啦。

葉蘭：（給他包紮好了）李大哥，你還是靜一靜吧，多說話傷會加重的，一切我們都準備好了，不用你關心。

李洪：（看看自己的傷口，對葉）謝謝你，葉小姐，這算得什麼！（他掙扎着想起來）等一會我們的槍口就可以對準他們……

老鍾：李大哥，你不要太興奮了，你還是躺下休息一會（三人扶他躺下，背靠著一塊石頭。）

張包：老鍾，怎麼回事？怎末會中了槍呢？

老鍾：我和丁武到劉河沿一帶去通知，請他們響應今夜裏的事情，我們走到高莊的時候恰巧李大哥也在那兒，我們三個人就一道又走了好幾個地方，就奔到這兒來。

張包：是不是在路上碰到鬼，剛才的槍聲就是他們打的們嗎？

丁武：是的，我們起先不敢從大路上走，就怕碰到夜巡鬼鬧出事來，反而不妙，所以就一踏荒的就走過來，到這兒三叉口，我們看見那面有兩個人影，還以為是你們哪，正想開口的時候，對面「拍」的就是「拍」的一槍，剛好打中了李大哥，你們聽見槍聲嗎？

葉蘭：怎未不聽見，我們還以為事情發動了呢。要是槍不停的話，我們就會趕上去了。

老鍾：（他站起來，焦急地，這時風似乎更大了。）果里還沒有回來呢？現在時間不早啦，等到天亮，事情就不好下手啦。

高祖蔭：（走近來）我看我們不能老是這樣等着，我們應當先有一個計畫，就是果里趕不及，我們還是一樣的幹起來。

吳曉天：（手裏還托着槍）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就誤了大事，我們應當先幹起來。

葉蘭仍坐在李洪旁邊，他似乎負了看護李洪的責任。

李洪：對的，我們不要因為一個人就誤了大事，應該準備起來了。（他掙扎着，他好像就要預備出發了。）

張包：李大哥，你還是等一等，你身上有傷呵！

張包：好了，現在我們就商量一下，怎麼樣進攻（守望的人都聚攏來）不過我們不知道號令怎麼辦呢？

吳曉天：我們幹起來還不就是號令嗎！

張包：這怎麼可以呢！這樣我們就破壞了整個的計劃……（一聲口哨聲從右面傳來，大家不約而同的轉向這個方向，

他們在嚴肅的緊張的心情之下，更喚起一種希望的興奮，張包馬上回一聲口哨，葉蘭亦立起，大家靜聽，果里奔上。

高祖蔭：

果里……

吳曉天：

李洪：果里（興奮的要起來，葉蘭去扶住他，但果里並未看見他。）

張包：果里，怎麼樣了……

果里：（他又恢復到牧牛時的裝束，手裏提着幾個罐子，有洋鐵的，瓦泥的，放牛時所用的號角，背在他身上，腰間還藏了一支手槍，態度很沉着堅決，牧牛時常有的那種稚氣的表情，完全喪失了，）各處都聯絡好了，我們只要聽到一聲警號，就開始進攻。現在我們應當把我們自己準備起來！

張包：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曉得發動的時間和警號。

果里：（他朝天看一看）大概時間快到了，事情要先從西北角上發動，只要那面炮響了之後，我們就從這面背後攻上去，你們看看我帶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用化費一粒子彈就可以把這幾個鬼子兵毀掉了。

吳曉天：這是什麼東西？

果里：這是炸彈！我們今天負的責任是破壞敵人的火藥庫，所以這種東西就有用處了。

高祖蔭：火藥庫！我們怎麼知道火藥庫是那間屋子呢？

果里：就是我們學校靠南面的第五教室，這是看門的老王出來報告的。

王桂生：（他搶上來）我要兩個，我熟悉那個地方，外面只有一道短牆，我可以跳進去……

果里：那末還需要一個力氣大點的人，張包！你和王桂生同去，其餘的統統跟在後面作掩護，只要火藥庫爆炸了，這個號角响起來的時候，（出示他身邊的號角），四面就立刻總攻上來……

李洪：好！我們今天不能容忍下去了……（他大聲的一叫，使得其餘的人都驚愕起來了，他掙扎着站起，葉蘭扶持着他，果里這時才看見是他哥哥，很快地走過去。）

果里：哥哥，你……（他扶視他的傷口，驚奇地。）

李洪：（露出一個嚴肅的笑，一手扶着果里，一手指着傷口，）弟弟，這個傷口告訴了我們現在是到了不能容忍的時候了，到處都不准許我們活下去……（他太興奮了，傷口劇烈的痛起來，）噯呀！（果里扶他坐下。）

果里：哥哥，你還是歇一歇，不要太興奮了，一切我們都佈置好了，一會就要發動了，你暫時留在這兒，聽我們勝利的消息吧！

李洪：（更興奮地）不，我不能留在這兒，我要去，我要和你們一道去……噯呀……

張包：（從旁走上，）李大哥，小聲點罷！你已經受了傷，應當保重身體，我們就是這一次勝利了，但是敵人並沒有完全消滅，我們艱苦的鬥爭還在以後等你傷好……

李洪：噯呀……

果里：你還是留在這兒騎一會……（扶他躺下）

轟然一聲巨響，繼之以槍聲，羣衆吶喊聲。

果里：（拋下李洪，奮然起來）是時候了，準備起來！葉蘭把你的炸彈交給張包，這個給你，（將自己的手槍交給葉蘭，他拿起丟在地下的李洪的長槍；）王桂生，張包在前面，其餘的人用步槍掩護前進！

果里執行了指揮的任務。一種堅決的，勝利的，不畏縮的表情，浮現在每個人的臉上。在幕後槍砲聲，吶喊聲中他們勇敢前進。舞台上只留下一個受傷的李洪，他掙扎着起來，又跌了下去，幾次的掙扎總是想站起。狂風怒吼着，劇烈的槍砲聲壓不下羣衆的怒吼，一聲巨大的轟炸，像火山崩潰了一樣，強烈的火光燃燒着天空，舞台上每一棵草木，就連隱約的遠山也被這火光染紅着，這時聽見果里的號角，像可以吹動百萬大軍前進的軍號，震吹起來，吶喊聲，槍砲聲慢慢減少，羣衆由混亂的吶喊轉為有節奏的雄壯勝利的歌聲，配合着狂異的風吼，一隊隊荷槍高歌的勇士的雄姿由舞台深處走過。李洪終于掙扎起來，一隻手攀着樹幹，一隻手高高舉起，歡狂地招呼着勝利的隊伍，他忘記了胸口的創傷，在雄壯的歌聲中幕落。

齊唱：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第一個聲音：我奪到一支快槍！

第二個聲音：我槍到子彈一箱！

第三個聲音：我殺死十二個敵人！

我們要把敵人都殺光！

哈哈哈哈哈

我們俘獲一面太陽旗！

我們又奪回一塊美麗的土地！

都起來！同胞們！

拿出我們勇猛的鬪志！

來！來！奪回所有的失地！

來！參加這英勇的抗戰！

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殺！

對準敵人的胸膛……

殺！

殺！

### 後記

這是依據舒羣先生的創作小說「沒有祖國的孩子們」改編的。

那還是三個月以前的事，當我們讀過那篇小說之後，他所描寫的人物和畫面，一直留給我們很深的印象。我們當時就說過：「這故



率很可以寫成一個劇本嘛！可是直到現在我們才實踐了當時的諾言，並且還得了舒羣先生一些寶貴的意見。

也許讀過那篇小說的人再讀這個劇本，會發覺到故事的發展和人物個性已經兩樣了。的確，我們也承認這不如原作裏描寫得那末生動，這將歸咎于我們寫作能力的拙劣！

當我們計劃開始寫這個劇本的時候，也曾有人說過，這個故事是絕不能寫成舞台劇的，它完全是小說題材。不錯，假使我們要完全根據小說上情節的發展和故事的結構，前後不變地，每一個場面都要搬上舞台，這樣我們也認為這個做事不適于寫舞台劇。不過我們却有不同的說法：我們只要抓取這一故事的中心，和一個或幾個能夠代表這故事中心而適合于舞台的場面，把每個人物更具體化起來，未嘗不可以也。也許我們這個說法是錯的，致成這個劇本不完善的原因吧！

另外我們還參加一點我們自己的意見，那就是第三幕原上主要的意思，是指寫沒有國籍的孩子果里個人的命運，並且結尾沒有更明顯地指示出這個沒有祖國的孩子受壓迫後的積極的反抗。經我們商討的結果，覺得有強調其餘的，與果里遭受同樣境遇，而現在正在冰天雪地的東北英勇抗戰的新牌子的一「沒有祖國的孩子們」的必要，所以增加了第三幕這一段，也許這是畫蛇添足，但是這是我們的意見，敬請原作者和讀者諸君指教！

作者

一九三六，八，廿五。

# 萬人出版社最近出版物一覽

十月一日 創刊號發行

## 小說家月刊 歐陽山主編

每月一日發行 定價創刊號式角五分正 全年式元正

編輯委員會

張天翼 聶紺弩 吳祖細 王任叔  
陳白塵 周文 奚如 草明  
蔣牧良 周而復 李溶華 歐陽山

本刊優待長期讀者起見凡直接向本社  
定閱小說家月刊者即贈送全年各一份再介  
紹全廠出品之一位國權牌金筆一枝價值  
二元二角並有小說家牌紀念四十四枝以  
為惠愛諸君之誠意惟數額有限

直接定閱處——上海海甯路德興里九十一號本社  
郵票十足通用

## 綠皮叢書

棟樹港的一夜 \$ .25  
周楞伽著 (已出)

本書為作者近幾年來短篇小說  
結晶之作可與最近之長篇「煉獄」讀者  
有同樣之價值是故「煉獄」讀者之  
當再一讀此書方可明瞭作者之  
全貌

正反合 \$ .25  
李溶華著 (已出)

本書為作者將其傳聞所得有某班  
國女間諜在其故鄉活功之一班流  
其描寫變幻浪漫含謀情者  
滴盡致如欲明瞭國祭間諜者  
不可不一讀此書

路 \$ .20  
林房舒作 (已出)  
四幕抗×劇

此書是應了時代的需要而誕生的  
的劃本指給我們的民族一條生  
路

在塘沽 \$ .25  
奚如著 (將出)

本書為作者一年來速寫之結晶  
大部已在「海燕」等雜誌與讀者  
者見過茲為便利讀者起見集成  
一冊以惠讀者之預望

上海四馬路  
代理發行處——今代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 均有代售

身可也 将 薛 趣 扁 指 数 旬

道 在 日 忽 为 我 道

七 多 鬼 向 用 越 越 踏 求 自

由 未 免 略 数 矣 心

心 可 也 亦 在 推

元 三 年 庚 子 夏

二日午後，沫若先生到我寓里來，天氣很熱，喝着冰，談起最近國內文壇的糾紛，他說：「我雖處身海外，倒也看得清楚。」我問他：「清楚得如何？」他就提起筆來，戲擬了一聯：「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未免呼籲失門。」寫完了，就向我說道：「這就是我的觀點。」等不及我再問，他就擲筆打着哈哈去了。我覺得這雖是沫若先生的戲作，倒也很有意思，所以趕緊偷偷的寄給現代文藝發表，因為我們在國外的人，也是常常惴惴的妨有文壇的吳三桂出現呢？不知沫若先生見到，亦將惱我多事，發表他隨便寫的遊戲之作否？好在沫若先生的消滅口號戰爭和蒐苗的檢閱兩文，都已寄到國內，如無意外的阻礙，大家不久總可看到，就拿此聯做個調劑嚴肅空氣的插曲罷。又茅盾先生最近寫了一封長信給沫若先生，我在他寓里看到，大致是勸他對此番論爭，不要發表意見，以免爲「仇者所快」，似乎是動以大義。不知茅盾先生連續發表的反周起應先生的論著，就不是爲「仇者所快」麼？國亡無日，再沒有比團結起來救國更重要的事，我看這些不必要的手段，還是趕快停止了罷！

高爾基

## 論渺小的人與偉大的工作

林林譯

在印度洋太平洋底暖流中，有因一種極細微的動物叫做珊瑚水蠟底工作而出現的島嶼。這種動物時從極深的海底，開始它底活動，數萬年之間，死亡幾十億之數，其它的大羣，又繼續以前的工作，把這工作達到海面上，於是，無論是太平洋底狂波巨浪，也不能洗涮或破壞這種無手無眼但有點聰明的小東西底勞動底結果。這動物底活動和它底肉體所粘着的岩石底堅固，連鐵造的船碰到它的時候，也會破裂的。

地上的文化生活，也必是在渺小的人比珊瑚水蠟稍為聰明的那個時候，創造起來的。

自然和鳥獸虫魚，以至狼，鼠，鷺，蛙，蛇，蜂，虱等等，在恩惠我們的生命這東西以外，我們從自然什麼也不可得了。於是，我們就得以自己從自然攝取自己所必要的一切，並且現在也在攝取着。

渺小的人的我們，在很早，是吃樹根樹皮和虫類而生活的。麵包，砂糖，及其他我們現在做為食料的一

切，是我們靠我們底智力，不藉自然底幫助，來發見，攝取，完成的。

「偉大」的人，不是和「渺小」的人同時生長的。前者是以後者底勞動作為基礎，然後才發展的。所謂偉大的人，就是說把觀察，比較，思惟，判斷，分別等的能力，更優秀，更深刻，更尖銳地發展着的人。這種人，就是能把關於自然現象，和「渺小的人」底社會生活的自己觀察，做為指導的思想，換句話說，就是能夠在科學的理論，科學的法則，藝術作品這形式上，賦以形象。

具有同一本性的人，為什麼互相敵對呢？——古代羅馬底賢人希塞洛（Cicero Marcus Tullius）紀元前一〇六——四三年）距今二千年前便這樣發問了。「渺小」的人羣，分裂為利益完全相反的二種階級，即奴隸與君主，主人與勞動者的，是什麼緣由呢？

對全世界底勞動者說明這問題的，就是精明研究「渺小的人」底勞動生活，真正偉大的馬克思和伊里奇兩人。

到了現在這時候，二千年之間，幾百個教會作家和道德家，目覩勞動人民底生活底悲慘，而對富人說教，要其仁慈。對窮人說教，要其柔順和忍耐，並且現在還在繼續說教着。又，他們對窮人指示他底錯誤，現在還在繼續指示着。

但是，正像我們所知道的，仁慈，溫順，忍耐底說教，並不使勞動人民底生活會舒服過，現在也沒有舒服



着。并且不減去錯誤，也不增加「善行」。

馬克思就是最初的真正偉大的人，他科學的地，沒有論駁的餘地地證明勞動階級底一切不幸，生活的一切惡因，是××××，是××××，是經濟的不平等，并且勞動階級解放底出路，唯一地在於……。

伊里奇，就是站在全世界底「渺小」的勞動人民底前鋒，堅決地向着解放他們底鬥爭的極偉大的指導者。露西亞底工人，響應他底呼聲，以自己底手，自己底意志，握着自國底權力。工農爲着自己起來鬥爭的這最初的經驗，對於全地上的勤勞者，具有着世界的……。

許多的工人，恐怕這樣說也未可知。

——那種話，已經聽一千遍了。

真理，並不因反復而損傷的。聽也是一件工作，理解，感受也是一件工作。（在擁有一億七千萬人口的國家，完全理解我現在所說的話的人們，沒有那麼多吧。捐棄自己而努力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大事業的同志，還是少數。

百萬長者，千萬長者，及其他世界「偉大」的資本家，爲着自己……而無慈悲地掠奪勞動力，在自己底要的時候，強制工人，製造……把勞動做成屈服的奴隸的東西，使「渺小」的人對勞動冷淡，剝削工人底喜悅，抹殺了在他们中的個人創造的本質。在這裏面，存在着資本主義制度底××。

文化底歷史，以如下的事實告訴我們。

就是說，在中世紀，石匠，木匠，鋸工，陶器師等的職人羣，能夠建築房子，表現個人藝術家所不能及的微妙的美。歐洲中世底寺院，便是這樣。陳滿在西歐和蘇聯底博物館的物品，也是這樣。看到這種物品的時候，覺得牠們就是以對勞動的熱愛來創造的東西。「渺小」的人，就是偉大的工匠。——在博物館的舊時遺物，和歐洲古代都市的堂皇的寺院，證明着這點了。

人，在其本性上，就是藝術家。他到處總努力在自己生活上表現着美。他希望不停止於只是吃喝，並無多大意味地半機械地生殖小孩的動物狀態。他已經在自己底周圍創出第二自然，即被稱為文化這東西了。人就是藝術家。——「渺小」的人所創造出來的言語的民間藝術，即神話，故事，傳說，迷信，歌謠，俚諺等，使我們相信這點了。這一切，是「渺小」的人底創造，在这一切中，擁有取之不盡的多量的美。（它底大部分，已是陳舊的智慧底美。）只有那裏，長期間的勞動經驗，才被緊縮者。資本主義組織，滅殺了在「渺小」的人中間，藝術家和創造者底能力。這種組織，對於人底才能，封鎖了燦爛開花底餘地和可能性。

但是，工農一推翻他底脊骨上底……「渺小」的人，日常「瑣細」的勞動的人，便能夠成為「黨」底指導者，成為英雄的遊擊隊底組織者，成為有才能的行政家，成為工場長，成為發明家，詩人，作家，這是馬上明白的事。我們從布爾喬亞繼承下來的可咒的習性，即，在人類之中首先要探求那否定的質的習性，使我



們不能正確評價生於蘇聯的這種創造力底激發。我們忘記現在才過了十一個年頭。不曉得在這十一年間，無數奇蹟的事業，怎樣完成。我們底缺乏智識，我們底社會的無智識，使我們盲目起來，而且我們只具有很貧弱的觀察和比較底能力。我們底思考，爲狡猾的小市民底偏見所毒害着。這種偏見，對於小市民，非常有利。小市民，常努力於降低勞動人底實際的價值，並且還在努力着。小市民，在人類之中首先探求着惡底方面。惡，對於小市民是有益的。小市民社會，以人類底惡方面爲口實，把對勞動人民的自己權力掛着「道德」的假面。勤勞人民，由於布爾喬亞，而成蠢漢羣，飯桶羣。

「偉大」的小市民，一面在「渺小」的人們裏面滅殺對勞動的愛，又在人們裏面阻止了意識着人的價值，和意識着世界中「渺小」的人底意義。「偉大」的道德家，豫言者，「神父」，作家們，達幾千年之久，拼命禁止暴露勞動大衆底墮落，人類底缺點，關於勞動人民底價值，和它底有名譽的偉大的勞動意義，也封口無言。每天總是說「你壞」這句話給你聽，但是他絕不是比事實的原樣還好的。道德家結局只把這話告訴我們。

雖然是忠告着：你是飯桶，你是髒物，努力做好一些吧！但他却並不給與爲要做好了而變革現實的權利。一心一意地想着你是飯桶，這在事實上是有益的。因爲這麼一來，便成他底生活貧窮困苦，就是因爲他壞的緣故。由此，他們便對着「渺小」的人，說這些人們，是下流人，是糊塗漢，是不中用的東西，在地上被創造

的所有「好事」並不是他們小人底力量，而是「偉大」人物底力量。

露西亞底工農，在人類歷史開始出發以來，自己獲得對於國家的統治，依自己利益變革現實低權利，站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建設國家。他們所目指的國家中，不許有無用的人，怠惰的人，寄生蟲，掠奪者，道德底說教者，被壓迫者等等。

蘇聯勞動人民所樹立的權力，就是工農底實力。這種權力，沒有個人底利益。它實是勞動人民底意志機關，是豐饒這意志機關的理性。

假如這種權力有時犯了錯誤，是不該加罪於它的。爲什麼呢？因爲它做着從前誰也未曾做過的事業。它（國家權力）在實踐上怎樣克服幾世紀之久幾千萬人之中培養下來的……怎樣教育對一切權力抱着無政府的那種不信仰的念頭，同時又自古以來便慣於依權力解決生活問題的文盲或半文盲大衆，對這些問題可取爲模範的，什麼地方也沒有。

然而，不管以上一切，蘇聯經濟上却在鞏固着，作爲社會主義國家而發展着。

在工農權力底面前，擺着巨大的課題。它是誰也還不能建立的課題。它即是以如下的自覺，使一切的勞動人民，鼓舞和燃燒起來。——只有團結一致，廉潔精悍的英雄的勞動，是爲着工農，打開公正，平等，幸福的大道。簡單說它是表示如下的意思。——即再教育在強制勞動中被教養得只知自己的幸福不曉得其

他的幸福的一億五千萬人。這是含着異常困難的課題。而解決這課題的人，主要就是跟機器與犁頭一  
勞動的人。

加之，還有和蘇聯對立的全世界資本家的憎恨，這種憎恨，就是爲着妨害社會主義國家底創造事業  
換句話說，即全世界工農不能不以它爲模範的這事業，而不惜採取任何卑劣的手段。的憎恨。

人們值得誇耀的一切，和我們已經占有的，把我們引到全世界工人敬仰它的崇高的一切，并不是空  
談，而是實踐，行動所創造的東西。世界上，還沒有真正對於這應有的勞動的尊敬和它底高度的評價。資本  
家和寄生蟲，很理解着勞動底意義，和作爲它底「吃客喝手」底意義。——雖然只在賺錢這簡單的工作  
上讚美着它。

以高高地評價勞動，尊敬勞動者這點爲基礎，而創造自己底新道德的可能性，已給與我們了。勞動與  
科學——地上沒有比這兩種力價值更高的東西。爲馬克思底親友又是戰友的昂格斯，曾正確地這樣說  
過：「科學越發揮威力，越成爲自由，它便越多與工人底利益和志向相一致。」

勞動階級底最終的勝利，是在那偉大的勞動，跟向着同一目標的科學勞動者最密切地合致的時候  
達到的。這種所說的科學勞動者，就是跟做着廉潔，無慾，英勇的勞動生活的「渺小」的英雄們，一齊具有  
被稱爲我們世界底偉大人物的稱號的權利的唯一的人。

在我們巨大的國土上，理性與意志的空前的大事業，正與時並進。勤勞人民，着手了從來誰也沒有開始過的工作。他學習着自己「無階級」地統治自己底國家。他建設着自己底國家中新的現實——爲着自己底現實。

工農應該正確理解：這種工作怎樣地進行着，它給與農村，工場，地區，管區，州和共和國以什麼結果呢。理解這不是容易的。應該做的工作，是無所的。它是不斷地成爲複雜。而且，工農底大部分，對於生活的興趣及其視野，非常狹隘化。他們底眼睛耳朵，受着各種各樣的多詐的陳腐的骯髒，人工的地歪曲着。因此，對於一切新的不慣的事物，就不想好好地聽，好好地看，好好地理解。

在無數的「渺小」的人們中間，還有依然這樣想着的人。在十月革命前底舊制度時代，工農底勞動，僅使地主和工場主致富，那「財產」不可思議地增加着，可惜自己還做着恰像懲役勞動一樣的工作，遇着像乞丐一樣的生活，像外國俘虜一樣無權利的奴隸生活，但在現在，精力剛強的偉大的勞動，也不知完全被吞沒，消逝到什麼地方去。

「渺小」的人們中底多數，他們依然不相信如下的話。——現在住着自己底房子，只爲着自己工作，在蘇聯，工農以外沒有其他的主人，一個人，多少應該做着工作，那是爲着自己。

但是，給「渺小」的人，曉得自己底勞動是還於他自己的時候，已經來了。他們在這雜誌（註）現在通

過工農通信員，農業技師，技術家，科學勞動者等底嘴所證明着的那完成的狀態上。曉得一切的勞動結果，是還於自己的。

這些的完成，是使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國勞動人民以外的任何人致富的。只有根據工農底勞動，蘇聯邦內，才出現以如下事實為目的的種種的科學的機關。即是，更多收穫地耕種大地，因此發現和製造良好的各種肥料，改良家畜底種子，發展農村更有利的技術的產業，撲滅穀物底害虫，以最大量機械運進農村減輕農民底勞動，以集團勞動教給他們，農民底勞動，因而以更強力地，更有利地的一切條件給與農村。

工場，鑛坑，及其他所有各個地方的勞動，成為更容易，更能生產，為勞動人民底子弟，設備學校，大學，工場等，這些，就是勞動大眾為着理解如下的話這唯一目標而工作的。那就是說，所謂社會主義，非專屬於這些大眾不可。

工農為自己能永久地鞏固這××的手段，就是唯一的「新有武器中之最大武器」的勞動的手，和從受「主人」所強制的一切條件中解放出來的理性——作為產生地上一切高蹟的唯一的創造者的一種理性。

工農的大部分，依然沒有充分明瞭的認識能解除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一切卑鄙齷齪底纏繞的自己勞動力，又不理解工農權力，把那「瑣細」的日常勞動，做成什麼，和在什麼之中具象化。因此，無數的「渺

小的人，愚昧地爲過去所牽引着，就中，把神當作地上唯一的真正的「主人」，甚至當作地上的「創造者」，而爲過去所牽引着。

受土地底主人教示着：「用斧頭背槌脫麥殼」的農民，和一般的不好的一家的主人們，還不理解所謂土地的主人，并不是很可感謝的主人。

寺院，經幾百年拚命努力於向工人底腦袋播散如下的意念——神，是全能，高超的智慧，是只有在神之中豐饒起來的，一切的事物，是只有被這最聰明的智慧所創造的。

但是，這只是一種說明，不是連小嬰孩也明白的嗎。

被說是「近乎我」而創造人的神，各式各種地分別創造人們。即如白歐人，黑種人，黃色中國人，赤色美洲印度人等似地。但對於這點便不提了。又各種人種說着各式語言，彼此不相了解，對神本身也各種各樣地解釋，這又在人類之中引起敵對感情，流血慘劇，殺伐和侵略等。對於這點也不提了。這種事實既並不很聰明，也並不一定「經濟」的。

然而，我們假如稍微思索一下如下完全合法的簡單問題，便很明白：神就是不良的創造者，不良的「主人」。

神爲何不把大地創造爲唯一的黑土，而創造實用稀薄的砂地和粘土呢？爲何創造沼地和不毛的砂

漢呢？在有的國土單生着蘚苔，有的國土整年生着穀物，菜蔬和果實，這有必要嗎？生着蚊，蟲，虱，蠅，馬蟲，鼠和  
 鼠（Marmat）及其它蛀蝕着數萬噸穀粒的害虫，這是為什麼呢？荒暴地吸取大地底汁液的雜草這  
 樣多量地生着，是為什麼呢？石炭為何深藏地底呢？「近乎」最仁慈地致富的，最聰明的，最善良的存在物  
 （神——譯註）而被創造的人類底生活和勞動，為何這樣艱辛，并且人類自身，為何這樣不賢明，毒妬，貪  
 慾，殘酷呢？

像這樣，單純而且完全合法的問題，並不只於百數。對於像這樣的一切質問，只有唯一的回答。——神  
 沒有智慧，智慧是在人類。神是空想，而不是賢明的空想！只為着鞏固人對人底權力，神只對於人。主人是必  
 要的。而在勞動人民看來，神便是顯然的敵人。

一切真正賢明的人，是單純容易理解的。是單純的，因而是偉大思想底所有者的伊里奇會說道：  
 「宗教是人民底雅片。」

這才是簡單明瞭的思想，關於這真理，勞動人民底全生活確認着它，不斷地把意志與理性受其主人  
 奴化了的歷史確認着它。這思想，必須把工農底理性從寺院底教義底有害的影響解放出來，使勞動人民  
 心裏將其內部的自由自覺起來，將成爲唯一的革命的權利自覺起來，將大地的整理者，所有勞動底所有  
 生產品的完全主人自覺起來。

伊里奇再三反復着：「勞動人民必須把科學做爲自己的東西。」他知道：科學是最能生產的高度的勞動樣式；惟有被智識武裝的勞動人民，才能迅速地創造自己底目標。即創造平等的，無「階級」的，無掠奪者與寄生蟲的現實。并且，這自由的健康的人們底現實，已經被建設着了。

只有伊里奇是第一個理解：「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這句話，是勞動人民全歷史底命令底呼聲。是第一個理解：假如全地上底工農，不願頹廢於死亡於強制勞動，貧困，疾病和無權利，他們就得對於地上及其所有的××××的××，舉行自強的賢明的鬥爭。

這，才是在伊里奇底一切紀念碑上不能不記留的事項。

在我們巨大而極肥沃的國土，做過了什麼呢？在做着什麼呢？怎麼樣在做着呢？要曉得這一切的問題，是困難的。但是，一切認得字的工農，應該知道這。他們各個人知道這，而應該以這創造自己的智識和文盲分開起來。

關於在勞動國家建設事業上，怎樣達到各種成就這知識，是特別重要的教育的，因爲它對工農表示其力量底成長和勞動底偉大力量。

這，成爲勞動人民之自覺，成爲像被指出認識自己底錯誤和缺陷的方向之自我批判。這種自覺，必使做着偉大而最新的事業的「渺小」的工匠們，相信如下這件事實——他們有真正做它的能力，他們底



勞動，并不徒然，并不用於爲使寄生虫肥胖，而是漸次發展使國土豐饒的。又，這勞動底結果，減輕工農大衆底生活的時候，已經來了。

工農必須曉得并相信：「科學與勞動」會消滅過去一切的××，和「×××××」幾千年間使勞動人民雙盲的一切吧。

(註)本文是雜誌我們底成就第一號之卷頭文

(一九二八年)

---

## 食物與康健

---

Henry Sherman 著

---

李德賢 譯

---

精裝·六角

---

今代書店發行

---

# 病

戴平第

清早起來，他覺得頭很沉重，像裏面灌滿了水銀。他擔憂地自語道：

「糟糕，我鬧病了！」

鬧病應該休養，可是他不能，鐵工場不准告病假。

「不是罷，那裏是病呢？」他又自慰着，「都是昨夜晚的夢，把人弄失神了。」

昨夜晚，他做了個夢，夢見不認識的一個漂亮娘兒，和他睡在一起，怪甜蜜的，醒時沒有的甜蜜。他還沒有媳婦，雖然已經到了結婚的年齡。

他悶悶地，不想吃早飯。把工衣往身上一套，就上班去。

幹活的鐵工場在日站，而他卻住在小姑屯，這中間隔着十幾里地。早上六點半就要進工場。遲到了，扣工錢。他不得不起個絕早。

早晨的路上，沒有別樣人，盡是趕着上班的勞動者。不過，他太早了，難得碰見個熟人。他的熟人，大半是在「大廠」幹活，而「大廠」就在小姑屯的近旁，又是七點鐘才開車，這時候，人家還躺在炕上呢。然而，他終於碰到了：

「早啊，老徐。」

「早啊，小李。」迎面走來的老徐站住了。「怎麼老沒瞧見你，這一向可好？」

「好的。」

「這麼早，上那兒去？」

「上日站，我在日站的鐵工廠幹活了。你呢，不是上班罷，這麼早？」

「別提上班，提起來真討氣！」

「怎麼的？」

「我昨天給攆了！」

攆了？這可真了不得！倒底怎麼啦，「大廠」一收歸「滿鐵」，甚麼都變了，老是攆人。攆了小李自己攆

了！小李，許多朋友。現在又攆老徐，「大廠」可真變了……

「那末，你怎辦？」

「沒辦法啊……」停了一下：「再見罷，別讓你誤點了，再見。」

「再見，再見。」

夏天的太陽起來得早，把電燈桿長長地倒映在大路上。小李怕遲到，急趕着走。而列車從「總站」駛來，嘩啦嘩啦地阻住他，不讓他過三弓橋。

倒霉！倒霉！這可不遲了！遲了他站住，在乾着急。

他真到得遲了，可是頭兒沒發覺。

像偷兒，他攝手攝腳地走到他的車位去，開始他的活。

今天的活，盡是些小螺絲釘，幹起來很費神。他只得打起精神，細心地幹。

幹着，幹着，耳朵裏漲滿了皮帶聲，發動機聲，切鐵的嗞嗞聲。

頭很沉重，怪痛的。

可是他還是幹，幹，吃勁地幹。幹得又快，又熟練。

「好！小李，真不錯！」

頭兒誇獎他。他得意。他想做得更好。可是——

啊？太險了！一不小心，他的指頭差些戳在切鐵刀上，那輪軸上飛轉的發光的切鐵刀！可真昏了腦袋嗎？……他罵他自己。

可是，手裏的螺絲釘變活了，變成一條毛毛虫。接着，變成二條，三條，變得模糊了，瞧不清了。瞧不清了。機器，連人，連屋子，連他自己，都瞧不清了……

他昏倒了！

醒轉來他，才知道自己斜倚在事務處的靠背椅上。鼻子裏，滿是亞莫尼亞的臭味。他作嘔。

「小李，怎麼樣，好些嗎？」事務員問。

他定了定神：「我怎麼啦？」

「哈哈！不知道麼？你鬧病，中暑了。」事務員帶笑說。

事務處的門開了。頭兒走進來：

「醒了！醒了！還幹活不？」

很想幹，倒是他的病體不讓他再幹。

事務員幫着他，叫了部馬車，拉他回家去。

熱毒的太陽光，又強又硬，隔着車蓋，還刺得人怪痛，馬車馬的鐵蹄，踢起路上的灰塵，同着一陣陣的熱氣，沒命地往車門裏撲，好難受的。

怎麼老不到家呢？他厭煩了。而他的頭老是痛。

好了！那不是小姑屯大街嗎？小姑屯車站對過的那家生菓店，桌子擺到大街上，一邊放了一隻大冰糕桶。一個店伙站在桶邊，使勁地搖，一面喊：

「冰糕，冰糕，新鮮的冰糕！」

他的馬車打前面經過，那店伙喊得更響。

「傻傢伙！」他也覺得好笑。可是頭痛得利害……可是還沒到家……

他想睡，合上眼。

不知不覺地，可就到了家了。

他把僅有的四毛錢給了車夫，便將身子掉在炕上。

火紅的臉，灰白的嘴唇，失了光采的眼睛，沒有氣力的四肢。這些都不是他原來的。他唉唉地躺在炕上——就這樣，真的病倒了。

隔鄰的好心的周老太，知道他鬧病，跑了過來：

「怎麼啦，李哥兒？早上出去好好的，怎麼就鬧病？」

小李不是醫生，沒有進過學校，也不知道怎麼好好的會鬧病。

而周老太還是：「怎麼好好的就鬧病？好好的怎麼就鬧病？怎麼……」

小李想敷衍她，可是，覺得路上的灰塵和熱氣，好像一齊往他頭上冒，很不好過。他唉唉着，越唉越利害，又昏了過去。

他覺得額上難堪的疼痛，像火燒，想撲滅，可是他的手給捉住了。他聽到：

「醒了，醒了！」是周老太的驚喜的聲音。

「醒了！」是另一個老娘兒的回響。

他睜開眼；——原來是巫醫婆趙大娘。

巫醫婆這花名，是屯裏小學的韓先生送給趙大娘的。小李從別人口裏聽到了，覺得這花名很有趣，就跟着叫。

這下子，他明白了。他知道他的前額上，貼着三個小瓦罐兒。兩個像大姆指般大，另一個，還要大些。那大的安置在前額的正當中。兩個小的，一個在左額角，一個在右額角。那些小罐，裏面燒得滾熱的，給倒置着伏在他的額上，罐口把額皮咬得緊緊地，痛得像火烙。

他完全發白了。那是周老太請來了趙大娘，教醒了他的。趙大娘會符咒，而近年來符咒不大靈了。她又替人家診診病。

真是名符其實的「巫醫婆」……小李想。他覺得韓先生真聰明，「巫醫婆」這名字真有趣，自己失笑了。

韓先生說：趙大娘的醫病「全是原始的治療法，」很危險，要不得的。小李覺得這話對。可是沒有錢，那裏能夠請洋醫，進醫院養病呢？他不得不相信趙大娘的「原始治療法」……

總之，無論如何，只這「巫醫婆」三個字怪好玩，他又不覺失笑了。

「怎麼笑？覺得好過？不是嗎？」

周老太老是要問人家，問得人家無法對答。他怎能覺得好過呢？他的頭痛，腰痛，腿痛，全身都痛，還有前額，那安置了三個小瓦罐兒的前額，更痛得發麻！

「趙大娘，趙大娘！」他叫。

「怎的？」

「這頭上的東西……」

「頭上的東西？」



「這小罐兒，額上的，能不能拿掉？」

「不等牠熱氣退，自然跌下來的。」

「可是痛啊！」

剛說着，他的身子一動，左額角的一只跌下來了。

啊！輕鬆得多了！他覺得。

接着那兩只也跌下來了。

啊！真輕鬆得多啊……可是不輕鬆的事情又來了：

「來，周老太，你幫我。還有你，」趙大娘轉向小李，「李哥兒，你自己把袴管捲起來，捲到膝蓋上面。」

小李不知道幹甚麼，只聽從她的囑咐。

「李哥兒，你伏着，別動！」她又對周老太：「老太，你握住那大腿，要握得緊！兩隻手合起來，瞧，這樣握，才有勁！」

這樣握，在小李的腿灣處，露出了青青的大血管，在跳動。

而巫醫婆趙大娘，對着血管，用指頭畫了畫，像是用魔法來麻醉病人的神經。她畫了一會，又從那寬大的袖子裏，拿出一根小竹管，管裏抽出一根長針兒，又粗又長，使小李不禁憶起兒時在村裏習見的穿牛鼻

## 的鐵針兒。

「幹嗎？」他失驚了。

「放血。」趙大娘說。

「放血是這樣放嗎？」小李懷疑了。

「當然是的！」她不高興地：「放不放由你，你說不，便拉倒，病的是你自己啊！」

「怎麼不要放的！」周老太又問小李：「你這麼大了，還沒有瞧過人家放血嗎？」

「沒有啊！」

「你放心罷，不危險的，誰昏了誰要放，等靈驗。」

不錯，這種「原始的治療法」在這屯裏是很流行的，而且是沒錢人的惟一治病的方法，每當暑天，街上很容易瞧到人們的額上，有三個圓圓的赤褐色的烙印，像小李那樣的，那大都是趙大娘的功績。

「不致全壞罷，大家都信她的。」想着，小李不說話了。

「趙大娘，你放罷，放罷，他年輕，不懂事。」周老太在懇求着。

巫醫婆趙大娘點點頭，又命令周老太按住小李的腿兒：

「使勁兒，別亂動！」

跟着這警告，趙大娘用那根大鐵針，刺進血管裏，刺有寸來深，像一個醫學博士打藥針的樣兒。跟着鮮血像泉水般噴了出來。

可是小李疼痛得心都碎了，眼淚直流，又昏了過去。

「這才好，人發昏，是因為血太多了。」趙大娘還在向周老太解釋。

在將針第二條腿的時候，小李甦醒了，在掙扎。

「別再針了！別再針了！讓我病死好了！我不要放血啊！」他又嚷道：「痛啊！痛啊！」我不要放血啊！」

當夜裏，小李的病變沉重了。

那是在夜晚十一點多鐘，小李在夢中覺得冷，冷能在發抖。

「冷……啊！冷……啊！」

但是屋裏只睡他一個人，誰也沒有聽到這淒楚的顫聲。

「冷……啊！冷……啊！」

屋外的月亮，好像受了感動，從紙窗隙鑽進來，投射下慈和的光波，想撫慰他。

「我真冷啊！」他清醒了些，又在抖着聲音喊。

仍是沒有人聽到。

他沒有爹媽，沒有媳婦，沒有同住的友伴。

他顫着身體，爬了起來，糊裏糊塗地摸到一條棉被，急蓋上，捲得緊緊地，可是還覺得冷。而他再沒有力氣掙扎着起來了。

冷冷像在雪地裏般冷！他盡打顫着。

可是不一會，他又在被窩裏喊熱了。

就是這樣，一會冷一會熱，自鬧了一整夜。

屋外的夜是熱鬧的。有水銀般的月光，音樂般的虫語，軟的風，惰的狗吠，沾了露珠的菜圃和樹林，熟睡的低矮的院落，聳立在夜空裏的「大廠」的煙囪，黑黝黝地像一根鞭策人類生活的大鞭子——外面的夜實在是熱鬧的，動人的。可是這動人的六月之夜，更襯出屋裏的小李的淒清。他不禁哭泣了。

冷一會，熱一會，又哭了一會。即使這一下子小李真的死了，也不會有人來理他呢！

病把他變脆弱，多感。

病使他憶起失蹤的父親，想起了跟別人的母親。這時候，要是有個親人，他該怎樣舒服啊！但是，沒有，自從做了小學徒以後，就沒有了。他的童年是在鐵錘和師父的拳頭下度過的。他從學徒，而工人，而現在，已算

是個技術很好的青年勞動者。他懂得生活，他從不示弱於壓迫他的一切。可是現在，他變脆弱了，他給寒熱病虐待得流淚了。

就這樣，他哭了一會，又熱了一會，冷了一會，直鬧到雞叫。

鐵工場的同伴老陳和老薛，順便走來瞧他的病。

「啊，小李，病好了罷？」老薛說。

「不——不能好啊！」小李帶顫地說。「昨夜裏，鬧了整夜寒熱。」

「寒熱症？」老陳問。

「可不是！」

「噫，病了一天，就疲得這樣兒！」老薛傷感地說。

「這寒熱症利害，我知道。我鬧過一趟，後來吃了金雞納才好。」這是老陳的經驗談。

「那末，小李，你也買金雞納吃。」老薛提出他的意見。

可是，在這小村鎮上，一瓶金雞納要二塊錢。小李沒有錢，老陳老薛也一樣的沒有。於是，這正確的提議便在大家束手無策的靜默中擱置了。

在談話中，他們得到另一個結論：那就是小李應該找個代工，然後才能保得住他的位置。

「好的，」小李同意了。「請你們順便告訴老徐代工去。你們認得老徐他住在西邊那條街的。」老薛說他認得還是他的老鄉呢。

「不過，小李，你這病必要金雞納。真的，別忘了金雞納，小李！」臨走，老陳這叮甯着。

金雞納，這病必需金雞納，可是金雞納每瓶要二塊錢，而小李沒有錢，這怎麼好。

想着想着，他又遍身滾熱起來了。

過了一會，他又是金雞納，金雞納，這病必需金雞納……

想着金雞納，他注意到他的簇新的工衣，那是鐵工場發給他穿的。他想當了牠。但是沒有人幫他當。而寒冷又襲擊着他了。

直至將近中午，他還在想買金雞納。

恰巧周老太進來：

「李哥兒，今天怎樣？好些？不好？」

「多謝你，周老太，」小李說。「我想勞你一件事。」

「甚麼事？」

「勞你當件衣服。」他指着掛在壁上的工衣。

「怎麼你也當衣服？」

「想買藥，沒有錢。」

「可是想還趙大娘的藥錢？那倒別急。我告訴她等你病好了還再。不一樣嗎？」

「不是那個，我還想買點別的東西。」

周老太想了想：「那你要多少？」

「二塊，多點更好。」

「傻孩子，那衣服能當這麼多嗎？」周老太笑了，又接道：「要是想錢用，我替你借些，你可要不要？」

「要的，要的，只怕沒辦法。」

「瞧罷。」

周老太去了許久，和趙大娘一同回來。

啊，又是那個巫醫婆！這趙小李不覺得那花名好玩，倒有點怕她了。他怕她又會從袖子裏拿出那穿牛鼻般的鐵針兒。

但是不，趙大娘只問：

「李哥兒想借錢？」

「對了，」小李答。「我病了，工錢不能預支，一個子兒零用都沒有。」他不敢說到金雞納。  
趙太娘聽了，用精細的眼光，考察着小李，有意沉默了一會，才道：

「那行。不過要說明白。」

「那自然，應當給利息的。」

而趙大娘微笑，好像笑小李不懂借錢的規矩。

「照理，」她說，「借錢應該有保人。不過，我瞧你還老實，又是怪可憐的，一個小夥子在外邊，沒有個親眷，又正鬧病，太苦了，我算是做點善事，借給你罷。」

「是，謝謝大娘！」小李不禁感激她。

「那末，我們要說明白。想借，必要立個字，寫明白借多少，利息多少……」

「別說，這個我知道。」

「好的。那末想借多少呢？」

「二塊，多點更好。」

「二塊，不夠罷，饒我替你算算罷：買藥的，請醫生的，還要除去利息，養病也要買些好吃的東西，還要……還要買些……沒了罷，就是這樣，也得十塊八塊。我想，借給你十塊罷，橫豎病好了，你怕不能還嗎？」



十塊就十塊，多了可多買些金鷄納。小李想着，答應她。

周老太瞧瞧沒有自己的份兒，趙大娘也不請她當保人，一氣惱，只說家里有事，走了。

「就是這樣，」趙大娘說，「我回家帶錢來給你，你好好養病吧。」一面說，一面擺擺小腳兒，又轉回來：「倒底你的病怎樣，可好些？」

小李告訴她昨夜痛苦的情況。

「討厭，討厭！」她皺皺眉說，往屋裏走了兩步，像要診病，可是又停住：「這下子我且不診你，回頭再細地診罷。」說着，撇開小腳兒，屁股左一擺右一擺地出去了。

過一會，正當小李又在發寒熱的時候，她來了，後面跟着個男人。那人矮矮的，穿着一套不三不四的洋服，沒有領，也沒繫領帶，像個習見的小工頭。

「李哥兒，李哥兒，我來了。」

「來了，很好。」小李顫聲說：「我，我冷啊！」

趙大娘替他蓋上兩條被，一面說：

「他是我找來作證人的。他是日本人，做人很好，也和氣。」

××人笑了笑，打着不自然的中國語：

「可好些？不利害罷？」

「利：害啊！」小李望了他一眼，在被窩裏打顫。

而趙太娘好像忘記了小李在鬧病，只搶着說：

「這是借據，要你書押的。這是借的錢，一共六塊。」

「不是十塊嗎？」小李帶顫地問。

「是借十塊。裏頭除去利息和診金。借一個月，每月每元利息兩毛大洋，十元兩塊，診金一塊五毛，還有五毛錢，算給寫字據和作證人的謝禮。一共除了四塊。你書個押，就數數這錢，一共六塊。」

「等一等罷，我冷得發抖，怎能書押。」

「這不難，我叫這位大哥幫你。」

說着，趙大娘擎着個墨盒，走到小李面前。又招呼那外國人：

「來，大哥，你來幫幫忙。」

「別畫罷，我太苦了。」小李懇求着。

「不行，這手印一定要押的。」趙大娘沉着臉。

於是，小李帶着寒熱病，戰顫着身體，靠了那外國人的幫助，坐了起來，抖着手指，蘸了些墨汁，把手印押

在他的名下。

「怎麼啦，老徐？」

小李還躺在坑上養病，瞧見老徐同着懊惱，走進屋里，一聲不響地，坐在矮凳上，覺得好奇怪。

「怎麼啦，老徐？」

老徐望望他，沒有聲音。

「你說呀！甚麼事？」

「鐵工場……」老徐有聲沒氣地說。

「鐵工場怎麼的？」

「鐵工場，那鐵工場不要我了。」

「不要你要誰？」小李以為只是老徐的活幹得不好。

「誰都不要！」

「那末，我呢？」小李急了。

「都不要。」

「爲甚麼？」

「他們說沒有活，不能白賠本，人都不要了。」

「真的？」

小李差不多又會發昏了。這消息，比頭痛，腰痛，腿痛都難受！

他跳了起來，想向鐵工場問問：這可是對一個病人的待遇？但是病體虛弱，才起來又馬上撲倒在坑上。他喊道：

「這樣，就是這樣對待一個病人嗎？能嗎？」

他傷心。他氣憤。

「小李，別糟蹋自己的身體罷。還是好好的養病，等病好了，甚麼法子不好想。」老徐勸慰着，一面摸出一些錢：「這兒，三塊五毛日金，是一禮拜的工資……」

「怎麼只有一禮拜的？」小李又驚異起來了。「還有我的呢？」

「我可不知道，那頭兒說，工資都在這兒。」

「這甚麼話！」是氣憤的叫喊。小李險些氣破了肚皮。

「你別氣，這幾塊錢我不要，給你留着養病罷！」老徐慷慨地說。

「那不能！你比我還苦，還有媳婦和兒子，都在等着吃的。老徐那不能，你拿去！」小李又加重了口氣：「老徐你一定要拿去！」

而老徐：「不，我不能拿！」

爭讓的結果，老徐只拿了一半：一塊七毛五。

小李稍稍恢復了健康，便上鐵工場去。工場裏靜悄悄地，連個人影都沒有，只瞧到皮帶和飛輪之間，有一隻大蜘蛛在結網。他只好回來等機會了。

老等老等，總是等不到開工的消息。

而秋天來了。瓜園里的香瓜，連根已給掘掉，代替了秋瓜的新芽。屋後的幾顆榆樹，也停止了撒下滿地的榆錢，在秋風里，掉落淡黃的小葉兒。

秋天來了。管房租的那老頭兒來催討夏季的欠租了。趙大娘也好幾次來問甚麼時候償還那債款。她聲色俱厲地，完全是個索債人的真面目，不是巫婆，也不是醫生了。還有那個東洋人，他臉上的微笑變成癡笑，滿腔的和氣變成惡聲了，並且還威脅小李，說再不還一定捉他去坐牢吃苦，好像非把年紀青青的小李，害得淒涼破碎不可。

可是小李，一點活也找不到。他帶着病，到紗廠，到煙廠，到羊毛公司以及各個小作坊，都找不到事。他們

都不要小李這樣的熟練工。他們只招了許多小孩，十二三歲的小孩，尤其是女孩兒。這裏頭的理由很複雜，而主要的不過是：第一，小孩不給工資，只貼一些火食費。第二，小孩更不懂事，隨他們想怎樣便怎樣，不能反對。

這末一來，小李簡直沒有門路了。工廠拒絕他，窮困圍攻他，寒冷又將來襲擊他了。

他的前途：黑暗！

他的人生：孤苦！

他的環境：惡劣！

但是小李還想奮鬥，用他從小練就的刻苦耐勞的精神。

不過，已經很困難了。他，這悲苦的青年人，已經舊病復發，一天重似一天了。

這趙病，是更嚴重的病，是人生的真病。除非碰到一個高明的醫生，能夠對症下藥，恐怕小李的年青的生命，將會遭了可憐的犧牲的！

「這樣，就是這樣待一個青年人嗎？能嗎？」

小李在病中，時常這樣問，帶着憤怒。

投軍

洪為崎

第三次，李華被陸軍學校兇狠的守衛兵拒絕了出來。她仍然沒有一點氣餒。不錯，李華是女界先鋒，跟別的女人不同。

「喂！憲兵同志，請給我傳達一下！我要見你們校長或是總長談幾句話，只有幾句話。那怕三分鐘……我有要緊的事情，只要三分鐘！」

守衛兵是塊木頭，不開口。

李華通不過這道木頭關，木頭關裏有鎗。

「我是有證明書的啊！瞧這上面寫着——」  
沒有用，終於還是被趕了出來。

李華的心是不會死的，她是女界的先鋒，學校裏的「女英雄」，運動選手。現在，她正是爲實現滿腔英雄的志願，才跑到這兒來的。

「女人應該和男人一樣，做一點出人頭地的事情。」這正是李華。三次，她到陸軍學校去找校長，那惟一統率大軍的司令，將所有的熱誠的抱負告訴他，結果允許她入學。

「難道女人不行嗎？她是可以跟男人一樣地，也許還更勇敢呢！從前革命軍裏不全有女人參加的嗎？……現在的德國，俄國……」

「司令同志！請允許我！我願意受練訓，然後到前線去，跟敵人拚命。不然我是會悶死的，在這種國家存亡的時代……」

她反覆地，反覆地想着，喃喃地對自己說話，最後便伴着心的怦跳，唸出清晰的聲音來了，

第四次，李華終竟沒有去。

可是，目標永遠不變：「投軍，救國。」

李華想到那班軍事當局，不能體會她的意思，先有點氣忿；但後來一想到他們在爲國家民族忙着更重大的事，立刻便釋然了，自己輕笑起自己來。

「不，我總得跟男人一樣，站在最前線。」



總得想個辦法。

李華回到小旅館裏，想着，又想着。

隔壁一個女人唱着下流的小調，李華緊皺着眉頭。

從千里外的北方趕來的，拋棄了學校，家庭，一個還不滿二十歲的女孩子——祇是爲了救國，爲了全國同胞。

要救國，就得投軍，空喊是沒有用的。

可是陸軍學校不收女生，女人不能投軍……

晚上到早上，早上再到晚上，李華還是沒有想出方法來：是再做第四次的探問呢？還是另找別的辦法——比方像直接到政府裏去。

茶房帶着一副鬼臉進來了。說是查房間，一個着制服的瘦子，進來奇妙地看了一下便又走出去了。

接着，茶房第二次又跑了進來：「先生房錢。」

沒有別的話，一算是三塊五。李華的皮夾裏只剩一張五元整鈔票，另帶幾個雙毫子。

付過房錢，李華感到恐怖——焦燥起來！

一天，兩天……已經一個禮拜了。

這樣待下去怎麼辦呢？

「一錢逼死英雄漢？」

李華咬緊了牙齒。她忘了臨行時跟志英她們拿點錢。當她出發時，她們都說：

「華！你是我們偉大的先鋒，我們一定追隨你去！」

「你路費夠嗎？不夠我有！」

「不，錢是沒有用的，一進了軍事學校，還用着什麼錢？」

「路上帶點水果，餅乾吃吃吧，還有你特別歡喜的櫻花糖，我送你點。」

這，李華沒有拒絕。車上手提包裹全裝滿了櫻花糖，水果和餅乾。從上車一直吃到下車，還剩下不少。現在李華懊悔那不是錢了……

李華沒有辦法地走在街上。街上來來往往的人各各忙着自己的事。

壁報處前面圍着一羣人；壁報上有大字，圈着紅圈。

「某。方。又。圖。進。軍！」

又一行：

「學生運動愈趨激烈。」

李華混身的血湧起來，無數的箭投進她的腦子裏。

「每個人民應當準備打仗——學生不必再游行示威，快組織起來，參加政府的軍隊！」李華想。

「政府應該徵求人民……」

街的轉角處，有一個手執白旗穿灰色短服的人，旁邊幾個穿別樣短服的人。

不是李華所想的學校宣傳隊，是——「招兵。」

李華的心一跳。

她突然醒悟過來，完完全全明白了。

第二天黃昏時，她走出旅館，着一身學生服，鞋子換了一雙膠底鞋。頭髮剪得比男人還短，上面有一頂呢帽罩着。

「哼！成功了！」她心裏笑着，跳着。「木蘭也一定是這樣的！」

李華對着鏡子裏映出的英勇的姿態，發出無限的景仰。

可恨的是談話的聲音。李華一時不響。她準備把牠訓練得和男人的一樣。

「女人不行嗎？」

特別當男人走過她面前時，按捺了心跳，她總要有意地盯他們一眼。

在她的手裏，現在只剩了一個就要拋去的小包，那裏面是幾件當舖不要的，女人的外衣，另外是一隻錢包，一把黃木小梳，一盒粉……那是一年前，她的「好朋友」志英送給她做永遠的紀念的。

李華走到河邊，她感到輕鬆。她一丟了那東西，便完全是個男性了。

那東西像是一包贓物。

她看了看四周，靜悄悄地。突然有個野孩子的臉出現了，老厭着她，瞋動着眼睛，像是說：

「瞧這人啊！我全知道她呢！」

李華縮回了手，做出很自然地樣子走開了。

橋上，有個人在那兒倚着，動也不動。李華怕他瞧着了，當做是一個可疑的形跡。

「等一下挪也是一樣的！」她又走開了。

河岸上洗衣店晾曬的白布，在微風中飄動着。

一面白的旗老是在面前晃搖，高撐在前面。李華彷彿騎着匹白馬，在前列中……把那些矮鬼全殺乾淨了，只剩了幾個跪在馬前哀求。

於是李華騎着白馬到她的同學面前，騎着白馬到她的父母面前……  
暮靄逐漸地濛重起來。牆角裏的陰影，好像在迷漫着，蠢動着。

四周是在沉寂中。只有河水的微音。

李華提起了那扎好的小包，向河岸走去。

「再會吧！從此以後，我要開始新生活了！」

她興奮地將小包向河心拋去，

突然，一隻手抓着她。

「呀！」她驚叫了起來。蒼茫中，李華看得出那是兩個兵士。

「你們幹什麼？」

兩個兵士做着兇惡的鬼臉，挾着李華。

「到司令部去！」

「不，你們說說我沒有犯罪啊！」

「憲兵同志，我是來投軍，救國的！」

兵士不說話，只拉着她走。

「我沒有錯兒啊！你們……！」

一個兵士斜看了她一眼：

「哼，早知道這樣兒古怪，定是漢奸！」

「漢奸！」

李華驚訝得糊塗起來。

三個人走在街上。三個男人，一個人說着女人的聲音。

「請聽我說——我是來想進陸軍學校的，瞧我身上還帶着說明書呢？放開我的手啊！讓我拿給你們看！」

誰也沒有理她。

街上一羣人嚷着：

「看女妖精啊！」

李華咬着嘴，她不怕。因為她是女界先鋒。司令部提錯了人，一定立刻釋放，或者會幫助她實現志願也說不定呢！

可是事實是這樣的：

李華在司令部看守所裏關了三個月，才偵查完畢認為無罪，釋放了出來。不過她並沒有洩氣，她是走上另外一條路了。

# 春 潮

耶  
草

朝陽。

放射着青春的光。

大地披上金色的衣裳。

麻雀們一陣飛來，一陣飛去，在樹林裏，在屋簷下，打着架，爭吵着，他們的爭論似乎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秦生從二層高舖爬起來，用腳踢一踢下面的小保。

「起來呀！」

「還早着哩！」小保揉一揉他尚未清醒的倦眼。

「出太陽了。」秦生的聲調非常和藹。

「真的？」

「不信你看看。」

「噢？」

他回着話，不信任似的坐了起來。揉掉了眼屎，朝窗口望着。朝陽的金光正映在玻璃上。他伸了一個懶腰，楞一會兒，走下了床。

「小保哥，勞我去洗個臉吧？」

「好。」

「我什麼都沒有，怎麼好呢？」

「那麼就跟我來。」

他們一塊兒走出屋子。外面的空氣，像是完全和裏面不同一樣，一出了門，兩個人一起都比較活潑輕快起來。這間屋，有五丈來長，兩丈寬，裏面躺了一百多個人。爲要避免有人逃跑，掌櫃的有一道命令，一年四季不准開窗子，任管是深冬或者仲夏，所以，這間屋終年充滿污濁的氣息。一種從胸腔裏吐出的，和大家脚汗的室人的臭味散佈在屋子的每個角落；剛住下去，誰都要感到不慣。而且，這間屋，睡了一百個以上的人，床是雙層鋪，如同一個可憐的營房。



「小保哥？」正洗臉的時候，泰生忽然說：「我們有幾年不見面了，你說？」

「整整五年。」小保用手指計算着。

「你到這兒來多久了？」

「四年半。」小保回答着，想了一會兒，反問道：「你長得這樣快，簡直比我還要高，今年幾歲？」

「十五。」

「可不是。我記得，我剛巧比你大一歲。」

說不到多少話，兩人就沉默下來了。這沉默的開始，不是泰生，而是小保。他沒有精神，顯然是在勉強的敷衍着泰生，泰生却沒留心到這一點。他想到什麼，便會立刻問出口來。他給愉快的心情緊緊抓住，失去了體察人們哀樂的力量。

「這里叫什麼名字啊？」

「路山紗廠。」

「我們算什麼呢？」

「童工收養所裏的童工。」

「拿櫃的是誰？」

小保先向左右看看，見沒有人纔說：

「小鬼。」

「小鬼？」

「唔。」

秦生是昨天給他的祖父送進來的。一整個下午，都在門房裏堆過去。他將被怎樣的處置，他自己一點也不知道。祖父臨去時告訴他：處處要聽廠裏吩咐，祇要做活兒，反正不會餓着和凍着。他一向是在鄉間生活的，這會兒好比裝進一個繭裏，宛如一個夢中人樣，什麼也不明白。不過，待一連想到不愁吃穿的光景，心就完全給愉快佔去了。可巧在昨夜遇着了剛從工房回來的小保，雖然他沒和他說幾句話，便疲倦的睡去，以後却是生活在一片，怕也不會太寂寞了。小保又是一個老手，他隨時隨地又可以問問他。

起身的汽笛在叫着，他們這房裏百多個夥子都跳了起來，另外幾個房裏的也都跟着汽笛聲走出房來，去洗臉；去小便，收養所的空氣立刻緊張許多。他們是沉靜的，沒有十足說話的大聲，說話的人不是耳語，便是聲音很低，奇怪的是，在這麼多人中間沒有誰來鬧個笑話或故意頑皮。

軍隊模樣的，大家始終守着紀律，穿着一樣藍色的制服，黑鞋子。但他們却不若軍隊裏每個份子的康健，差不多個個身軀瘦弱，目中無神，每個人都有囚徒樣的膚色。有些個在喀噲，有些個確確實實駝了背。

「有多少人？」泰生問。

「一千四五呢！」

小保告訴他，單是男的收養所已經有八百多人，不遠的一個可以通到廠裏的地方還有一座女的收養所，人類比男的只少一點。三年來，這千多個夥子撐起了這個廠。不過工作時間太長，人有點受不住。

「有工錢沒？」

「那兒來的。」

「這樣做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總不會餓着凍着呵。」

「我看……」

「講良心話，真不如討飯！可是這會兒跑都跑不掉了？」

其實，泰生不過是胡亂的問着，胡亂的說着。他沒有料想到會因此引起小保的傷感——幾年來他身上給生活壓成的印痕彷彿現在一起開始在痛着。他的話，是真實的。

泰生看着人家整齊的衣服和鞋子，再看看自己襤褸的髒樣，不禁有些羨慕之感。

「我也要穿這種衣服嗎？」

「是的。停一會兒就要發給你的。」

「什麼時候做事呵？」

「六點鐘。」

「帶我到各處看看吧！」

「那麼跟我來。」

出了收養所的門，是一個滿長的和工廠連接的胡同，胡同盡處又是一個門，進了這個門，便可看見廠房。這個門口立了一個高大的守門人，他向小保的號頭看一眼，阻止着：

「六百四十號，你到那兒去？」

「隨便在院子裏瞧瞧，陪着這位新來的。」

「不成！」

「難道怕我跑了嗎？告訴你吧，老兄，六百四十號在這兒獄三四年了，你也該認得：還穿着制服呢；穿着制服的人能跑得掉嗎？」

「那也不成！」這守門人有點故意爲難。

「上工時候就到了，老兄，」小保的臉立刻冷了下來，明顯的，他是有些怒意了，可是，他又那麼快的收

起這樣的表情很客氣的說：「讓我去上工吧！這總該可以的！」

「那位呢？」

「自然一塊兒。」

「好好，小傢伙，隨你的意吧！」

守門人拍拍小保的頭，說着話笑了出來。

兩個人慢慢向前走去，在一幢工房旁邊轉了彎。

「狗腿子！」小保罵着向後瞧一眼。

「看樣子也不像好東西！」泰生附和說。

一座一座的新式三層洋房，周整的座落在一個極大的院子裏。小保對泰生說，這工廠是新京最新的一個，房子纔造的沒有多久，因為怕鬧風潮，所以裏面的全是童工。爲此，使那鬼子廠主化了不少金錢，收養所，管吃管住還管穿。不過大家都不能任意出去，除非到六年以後滿期的時候。而且，也沒有工錢可拿，如果不到滿工。

轟隆轟隆是機器聲，籠罩了整個工廠。泰生給一種恐怖的感覺攪攪着，他心裏有點不安。他想：「這準有危險的！」

到了一座洋房面前他們站住。這個門特別大。可以看見裏面的大鐵輪，粗的管，寬而長的皮帶，和些古怪的機器。

「這個是馬達間。」

「馬達間？」泰生不懂他的話。

「是的。」

「怎麼裏面沒有馬呵？」他又疑惑的問道。

「不是養馬的地方，馬達間就是……就是……」小保把眉一索，緊接着說下去：「就是機器間呀！慢兒你會知道的。」

小保臉色有一點發紅，他牽了泰生的手，走到另一座洋房的旁邊，指着：

「細紗間在那邊，這是粗紗間。」

「唔。」泰生馬虎的答應着，其實他並沒懂小保的話。

壓棉間，紡織間，漂白間，裝貨間……以至大小便處都看了一遍之後，他們重又回到收養所。一路上泰生給愉快和恐怖交襲着。然當他想到小保已經安順的過了幾年時，心裏所記掛的事物是祇存在「愉快」這兩個字了。

他們穿過自己睡覺的地方，走進一個很大的席棚。哨子一響，所有的夥子們全體向這兒走來。

「幹什麼？」

「吃早飯。」

吃早飯對於泰生實在是一個極願聽到的名詞。他不聽見這三個字已經四五年了。這四五年的日子完全浪費在飄流裏，和祖父一塊兒，乞求來的食物滓渣是他們每日的食糧；沒有一定的下宿地，風，雨，雪和太陽是他們的知己；街道，門檻，和神龕也和他們有着密切的交往。

「爺爺，我爸爸呢？」有一年泰生忽然這樣問起他祖父來。

「問他做什麼！」

「那麼我媽媽呢？」

「到大了就知道了。」

一直到如今他還是不會知道爸爸的下落。至於媽媽，好像隱約的聽見祖父說：在爸爸出走久不歸來之後，她私自奔了。爸爸的下落怎樣呢，他們怎樣的放棄了土地，走上乞丐的路上去，祖父從來沒有吐過口，他一點也不明白。只知連祖父也是逃出的。

「我們的老家是無法回了！都是爲了你的爸爸……」

當祖父給他追問得着急了的時候，總是簡單的回答了這一句，這老人家再不吐口，一直墮入長時間的沉默裏了。什麼時候泰生改變了話題，他纔說話。

「快吃呵，老弟，怎麼老呆着，你在瞧什麼？」小保說。

「我？正在吃着呵。」

因為祖父愛他，所以泰生也非常愛他的祖父。遇到於生活有關係的事物，他的思想立刻會展開來，又必然的聯繫到他的祖父。這會兒祖父會不會像他一樣有熱的東西吃呢，他腦海裏始終沒有放過這疑問的確，他和祖父是整五年多沒有正正經經坐在一張桌前吃熱的饅，喝湯的稀飯了。一種滿足的喜笑從他的唇邊綻開來。

「兒味真不壞！」他貪婪的嚼着這麼說一句。瞧一眼小保。

小保回看他一眼，沒有答理他。其他的一些人，和小保一般，靜默的吃着早餐，他們吃得少且慢，這頓早餐像永遠不願吃它那樣，「吃完了似乎就要上刑場，駭怕而且不樂意。泰生又打聽着：

「吃了就要做活嗎？」

「是呵。」

「什麼時候為止呢？」



「日夜一樣沒有止的時候，做日班的得做久一點。」

「可乏嗎？」

「是個肉人啊，怎麼能不乏。」

同桌的人一起注意着這個新來的伙伴，他的柴瘦完全和他們同樣，尤其那十個手指，瘦得可憐。當泰生發現了伙伴們在注意他，也就毫無畏懼的回看着他們。他陡然奇怪起來，用低微的充溢了同情的口氣：

「哥哥們，每天什麼時候睡覺？」

「十來點鐘。」

「起身呢？」

「五點多呵，像今天一樣。可是攞夜班的不是這樣。」

「能夠休息過乏來了嗎？」

「唉……」

幾個人同聲吐口長氣。對於泰生的關心他們覺到感激。可是，他們全不希望泰生再講下去，一則，增加他們的傷感，一則，將使他們再沒有繼續工作下去的勇氣。他們同時把目光集中在饒上，不再向泰生瞻望。

「誰叫周泰生？」

飯還沒有吃完，一個穿得很整齊的白色制服的人在席棚中間喊一聲。

「是我。」

秦生趕快站了起來。

那穿白制服的人向他看一眼。

「你吃了飯到賬房間來一趟。」

「知道了。」

小保將秦生送到賬房間，隨口交代幾句，他自己去上工去了。秦生立在那兒，停什麼十來分鐘，穿白制服的人走出來，手裏拿了一包東西，他開始問起秦生。

「從前你家做什麼？」

「種地。」

「家在那兒？」

「長春南八十里屯。」

「這是你的衣服，穿起來吧，一共兩套，可以洗換。」

秦生愉快得回不出話來，把衣服接在手裏，眼巴巴望着那穿白制服人。這兩套藍布制服是新的，領口

上繡着幾個紅字，泰生是從來沒有穿過制服的，他的手微微有些顫抖，把褲子伸開，和自己的腿作着比較。

「大小可以嗎？」

「差不多。」

「假使不合適，可以改的。」

「合適呵！」泰生生怕不能把制服立刻穿上似的。

那繡在上面的字，有幾個拐彎，他不認得，急急的問道：

「先生，我……我是多少號？」

「八百八十八。」

「八百八十八號。」他肚子裏一遍又一遍的背着。「我八百八十八號。周泰生八百八十八號。」

「你幾歲了？」

「十五。」

「唔。你剛來，今天先做一點粗活兒罷！」

那穿白制服的人交給他一個簸箕，一個軟軟的蘆葦鬚扎成的掃帚，將他安置在會客室裏，說道：

「先把這兒掃淨它，然後再掃隔壁的幾間！」

這麼的交代一句，穿白制服的人走開去。應着吩咐聲，泰生開始動手掃起地來。這間屋雖然很大，可是並不怎樣骯髒，而泰生却非常細心的掃着。

泰生做夢也不會想到他能夠有機會走進這樣的房屋，地板是梭色的，平整而光滑。牆的四壁一起是乳白色，逗得他發楞的是天花板，「那屋頂爲什麼是平的呢？」他問起自己。他出神的向天花板看一會兒。屋子的佈置尤其引起他的歡心，茶几，盆架，會議台，以及四周的椅子一起是梭色的，在上邊一起蒙了乳白色的外套，幾個沙發和窗幔也是乳白色的。

「多乾淨呵，」自語着，他又瞧了一瞧自己的制服，心裏有一種道不出的喜悅。掃到沙發旁邊，他又歇住了。他像站在大樹下瞧樹頂上的鳥巢裏有沒有小鳥的出生那樣有味。

「這叫什麼呀？」

他用手抹了一下，如同他平素坐樹根樣的使動坐下來，可是給裏面的彈簧那麼一彈，他用着從未有過的驚奇回到原來的地方。自慰樣的摸着自己的屁股，試探着是不是受到什麼損失。

「乖乖噠！」

是一種有驚無傷的語氣。他指一下那沙發這麼說。

又掃了一陣，出於無意的使他發現了牆上鏡匣裏的一張西洋名畫。那裏面有兩個人，一塊兒坐在燈

下看書。腕下是一個小方桌，一個有鬚鬚的老人坐在正中，一個穿短褲的小孩坐在旁邊，靜穆的在看着書。

「呵！」

他羨慕的叫了一聲。回頭向門口看看沒有人，他索性兩手撐在桌上呆看着。他首先看着那畫中小孩子的偏在一邊的頭髮，和頭髮下面那種非常集中的目力，淡紅的襯衫，藍色的短褲，黃線襪，深口的黑皮鞋。他出神的盯着那張畫，想像着，彷彿那小孩就是他自己；一個手指頭無意中給塞進了自己的嘴巴，一溜口水順着手指滴在台布上。

「嘻嘻！」

秦生忘形的笑了出來。他甚至想和那個老人招手，這超越了一切的純潔的渴羨的表現，使他的年幼的腦海生出了許多美麗的想像，他盯着再盯着，頭斜過來，又斜過去，他幾乎忘了自己了，他沒有曉得，目下的這個環境是不容許他有這種表現的。

「小傢伙，鬼頭鬼腦做什麼？好好的掃啊！」

穿白制服的人出現，他沒有料想到他的話，秦生是在心跳中聽下去的，秦生有點兒慌亂，手足失措，一若往常做錯了事情一樣，他不知怎樣安置自己才好，警察樣的立在那兒，兩手下垂，沒有動靜。

「活要好好做，小傢伙，纔第一天哪！」

「唔。」

當泰生的掃帚第二次在地板上掃着的剎那，頓時心上有一個使他非常慚愧的感覺，強烈的自責使他對自己特別憤恨，這憤恨並非爲了這一次他曾經生一些可笑的想像，而是他忘記了祖父的交代，第一天便忽略了工作。

「泰生，泰生！」

「怎麼？」

「肯聽爺爺的話嗎？」

「我一直在聽着爺爺的話呵，您有話請吩咐吧！」

「在廠裏要聽人家交代！」

「唔。」

「勤快一點，別耽擱了活兒讓人家說閒話，或竟給開革了。」

「是的。」

「他們給我幾個小生意的本兒，我纔放你進來的。爺爺老了，現在靠着您，怕您也養不活，爺爺知道白己不行了，到底年紀太老了！」祖父搖搖頭，眼眶裏充盈了淚水。泰生也嗚咽着，然後祖父用衣襟爲他揩一

揩眼淚「反正幾年以後，你人也大了，自然也可以養治爺爺了，爺爺趁着自己還可以做一點活兒的時候，把你送進來，是想了又想的。你要好好做呵，吃人家飯是不容易的！」

祖孫倆都沉默了一會兒，做祖父的又替孫兒揩揩眼淚。

「你記得我的話嗎？」

「記得了。」

「千萬不要叫人家說閒話！」

「唔。」

這一番話，立刻掠過泰生的腦海，他狠狠的出口長氣，落了兩滴淚，掃帚緊緊的抓在手裏，細心的掃

「自己真沒用！祖父不是說過嗎，別叫人家說閒話！」

泰生噙咕着，抱怨着自己。

他認真的掃着，一絲一毫都不肯苟且。桌肚裏，沙發底下，椅空裏，茶几當中都掃得乾乾淨淨。隔壁的幾間屋，比較髒多了，他一樣悉心的掃着，一個上午，他一共掃了八個房間，他的工作雖然進行得慢，却是切實得很，個個房間，全一樣的清潔。連那穿白制服的也讚歎起來。

「想不到呢……！」

「什麼？」那人的話沒講完，泰生便驚駭的問着。

「掃得這麼乾淨，小夥子！」

「哈哈！」

中膳和早餐是在同一個地方，哨子響了，然後大家坐下來。這會兒吃飯的人只有早上的一半，據說因為廠裏日夜不願使機器有一秒鐘的歇息，所以吃飯時大家要換班，分作兩次吃。人雖是少，監督者——那些穿白制服的人仍舊嚴肅的散立在他們四周。

換班的時候，在男的中間，走出了不少女的。

一個女的在下階沿時，無意中撞了那穿白制服的人一下，這傢伙就在女的大腿上扭一把，女的向他翻着眼，惡狠狠的：

「死鬼！」

「咦！」

這傢伙把頭一縮，做個鬼臉笑一笑。

「誰這樣不講理？」

泰生小聲問着小保。



「那目文。」小保說

「什麼？」

真是沒有聽懂。

「工頭呵。」

「是鬼子嗎？」泰生把聲音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

「自然。」

「他媽媽的×！」

在心裏這樣罵一句。

下午，掃完了一個長長的走廊，他走進馬達間來了。腿有些酸軟無力，提心吊胆的在掃着，機器的轟隆聲和他的心跳成了合奏。

「小心着呵，」小保說。

「唔。」

「別碰着機器是沒有危險的！」  
「唔。」

小保剛纔的話一直盤據着泰生的心，他愈想愈可怕，彷彿他的眼前已經張開了死的黑手，他不敢正面向機器瞧視，他的神經給機器的軋軋聲攪亂了。掃帚的推進非常緩慢，躬着腰桿，如像一個拾荒的老人。

「噎！」一個較響的機器的磨擦聲。

「啊！」  
泰生大叫一聲，他的神志昏亂，在馬達間橫竄起來。張開着手，模樣活像一個瞎子。

「噢。」

衣服一觸着馬達的皮帶，就連人一起捲上去，一種人類特有的臨危的哀呼，從他嘴裏吼出來：  
「啊呀！」

另外一個揩機器的人驚問道：「是誰呀？」

「八百八十八號！」

說到最後八號兩個字聲音微弱到幾乎使人不能分辨。  
「喔啊！」

他給擠到牆上一個通到另一部機器的小空裏，馬達皮帶不斷的擠着他，磨擦着，緊推着他，那問話的想去拉他，可是夠不到，縱使去拉，連他自己的生命也會保不住！

「啊……」

這一聲未喊完，他便給壓斷了手腿從小空裏硬送到另一個機器間，這裏面的人和馬達間的那個一起大聲吆喝道：「關車啊！」

「馬達間出事了！」

「有人捲進了機器！」

「關車啊！」

粗沙間，壓棉間……所有的工作室，一同的，驚叫着，人從裏面擠出來，張望着，探詢着，爭先向馬達間注視。小保從人叢中擠出來，大聲說：

「是誰呀！」

「八百八十八！」

「呵！」

他一邊喊叫一邊跑着。

「關車啊！」

「壓死人了！」

「關車呵！」

好幾百個夥子跟着他，挂着同樣驚駭的目光，不言語，你望着我，我瞧住你心一起在跳動，同情心和死的恐怖佔去了他們的靈魂，他們如同在火坑中一般的焦急着：傷心，顧慮！

聽着這海嘯樣的巨大的喊聲，那正副賬房——兩個穿白制服的——一個鬼子和一個他們叫做狗的人走出來，態度閒散，像並沒遇着什麼事似的。

「你們來幹麼？」

「關車啊！」

「有人給壓住了，在馬達間！」

「快呀，快關呀，馬上……！」

「誰呀？」賬房又問道。

「八百八十八！」

「祇一個人嗎？」再問着。

「快關呀！」

「人命呀！」

「他媽的嘮叨鳥啞！」小保罵道。

「關車呵！」

「快！」

「啼，叫什麼，偏……」賬房慳扭起來。

有誰拿一塊石子扔過去，恰丟在那傢伙額上，流血了。他怒沖沖的說：

「不偏慢！你們知道停一分鐘車，廠里就要損失……」

「你媽的×！」

沒待他話結束，便有人高聲咒罵了，

「劉麻，小保，胡可，走，我們進去自己關！」

叫着，幾個較大的夥子站出來，直向賬房里跑。

「你們，你們，你們……」

那傢伙急慌的拉了另外一個溜進去，把門緊鎖着。從旁邊一個窗口露出腦袋來：

「你們想胡鬧？」

「我×你奶奶，關車呵！」

「還要鬧！」賬房只顧嚷，竟忘却了關車！

「推！」

賬房的門給連推帶踉弄倒了，那鬼子連忙拿出手槍，向天空放兩響。起初，大家往後退幾步，看看沒傷人，就又湧了上來，滿賬房盡是人。他們打翻了桌椅拉壞了總電門

「砰砰！」

對準人放幾響。可是這放槍的人却被人搶去了武器，打扁了。和那個說話的人一同，被踏在地下。

千多個夥子怒吼着——夜班的人也從睡夢裏走出來，穿着不整齊的衣服來參加這次事變。

待無數的被人們認為卑賤的生命，連最後的呼吸都不能保全的時候，他們再想不到什麼叫做思慮和法律了。個個都像炸彈，遇着敵人便要把他們炸碎的。

一排鬼子保衛隊開進廠來！

他們的進取並不因此停滯，在每個房間，大小便處，角落裏，床底下，槍聲裏，他們搜尋着那日文和一些穿白制服的人，來清算往日積累起來的仇恨！

有什麼力量能屈服被壓迫者最後的抗爭呢！

有什麼力量能夠遏止住春潮的泛濫呢！

一夜不曾睡覺，一早就跑上高无我教授的公館去。真是人生識字憂患始，詩人朱星白不免有點兒感慨系之了。

簷頭的雨偏那麼淅淅瀝瀝地响着。爲憤怒所啃噬的心，又籠上一層淒涼的憂鬱。彷彿在雨聲中，有萬千羣衆，都張着眼睛在看着他，披動着小嘴子，竊竊私語着：「哪！你看哪！他是個漢奸詩人，他是個漢奸詩人。」

詩人而爲漢奸，自然不是今日始。國務總理蘇戡老，早已揭櫫在先了。那又何必獨要指摘我們詩人朱星白呢。但詩人朱星白歷來高唱着的却是「啊！祖國！啊！我的乖乖兒祖國」的調頭，理合誥封爲愛國詩人的，却落得個漢奸下場，那似乎不能不叫詩人朱星白氣憤填胸了。

高教授與其門徒

屈軼

「但畢竟我那冊獅子醒了之集，總已叫高无我教授去做序了呀！」

詩人朱星白想到這裏，所有的憤怒之氣，全凝成一塊冰其連，吞下了胸頭。一陣臉紅之後，坐於在破沙發上，摸一摸自己底額角，居然也有點汗涔涔了。廿支光的電燈，爲防護飛蛾的襲來，罩上一層綠玻璃紙，把簡陋的公寓的屋子照的綠幽幽的。坐下後，貼背的壁上，彷彿有老鼠爬過似的，的的得得響着兩點。詩人朱星白突然吊下淚來：「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嗚呼！噫嘻！不謂今日我也身受此滋味了。」

自做詩人以來，早就不參加學生運動了。高教授也對他說：「詩人所恃者，乃烟士披裏純，而烟士披裏純之來，必需有安閒之時間。拜倫爲希臘而呼喊的詩篇，震爍千古。但幾曾看到街頭遊行示威的人，其姓名留諸青史！詩人乎，其待烟士披裏純之來乎！」於是詩人朱星白就一下子讓自己幽囚在公寓裏，聽夜風吹着院子裏梧桐沙沙作聲，看夜月清幽地照過窗頭；用他那「多難興邦」的哲學，自慰慰人地創制了他那一首萬言長詩獅子醒了，想以此劃時代的詩篇，代替東北失地的收復。叫後之人看了這詩，將誇耀地說道：「中國雖亡，而獅子醒了之詩篇，猶光燄萬丈，照耀於吾人目前，中國爲不亡矣！」——那麼詩人朱星白豈不「懿歟盛哉！」

無奈獅子醒了剛纔脫稿，又剛纔交給這國際學者高无我教授去作序。而无我先生因爲在海上他那



一派人所辦的某報上作了一篇評論，意思是叫政府先得肅清反側，明令討代，然後再言抗日。不料爲海派文人看到，大感不滿，竟在各種刊物上大罵高教授爲漢奸理論家。那麼這獅子醒了一出世以後，人們一看到漢奸理論家底序，不就要斷定詩人朱星白是個漢奸詩人了嗎？

「然而……不然！」坐在沙發上的朱星白突然在身上走過了唐吉訶德的精神。「這莫非——莫非他們在妒忌——在妒忌高教授是個國際學者呀！文人無行，一至於此，無怪他們祇能住在海上了！古人不是說過嗎？海上有逐臭之夫……」

於是詩人朱星白坐下案頭，提起了吉訶德先生底長矛似的萬年筆，在他那吉訶德先生底甲冑似的原稿紙上寫下了「造謠者之心理」一個大題目，想自告奮勇的爲高无我教授答辯一下。

照例是先抽起烟來，醒一醒文思。這回可有點奇怪，在一陣陣噴出來的烟霧中，他竟看到高教授和靈的臉。那像淡淡的用幾筆水墨畫成的有點近乎蒼白的臉，不時對他送着獎諭的微笑，彷彿在說：「好小子！不錯！你來，我帶你到天上去！」

「什麼！上天去——」他突然吃驚來了。「天上在那裏……唔唔！」詩人朱星白於是清醒過來。「這沒有什麼！這沒有什麼！這是詩人底幻覺！自古詩人，皆有幻覺，我朱星白豈能例外！」

接着，又把萬年筆觸在吉訶德先生底甲冑上，凝思起來。

筆尖無論如何不肯走動，而詩人底腦子却如扶亂的人似地另有所思地轉着……於是眼前出現了一架雲梯，自己就從老遠地方走來，走到這雲梯脚。於是從雲頭吊下一條繩來，讓自己縛住身子，兩手扳住雲梯！爬了上去……爬了上去……

「哈哈！哈哈！我就此不也是一個國際詩人嗎？」詩人朱星白馬上拋下萬年筆，高聲大笑起來。

笑聲消逝在綠幽幽的燈光下，流散在淅淅瀝瀝的雨聲中。詩人朱星白悅然入於無，我境界，高超得飄飄然了。

「爲人在世，本來是這麼一回事，拔龍附鳳的想頭，本來是詩人底雅事。但像李白那麼做法，究有點厚臉。說什麼：『……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說什麼：『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徒然留得萬世笑話，那可做得太笨了！那是雅中顯出俗來了。然而，像我那樣來一篇『造謠者之心理』爲高教授仗義執言一下，於是乎——於是乎——於是乎詩人又伏下案頭，提起吉訶德先生底長矛……」

吉訶德先生底長矛還是不動。窗外的雨聲益發響得濃密。梧桐葉沙沙沙沙的攪着兩脚歌唱。時光一溜一溜的悄悄過去了。詩人朱星白着急來。手上底長矛忽然幻成了警士底槍。一大羣白綿羊，幻成了天安門外高聲呼喊的戰士。「搜射呀！搜射呀！爲我們底高教授而搜射呀！」耳邊就是盪漾着這麼個聲音。一個漫長的夜終於拖着尾巴過去了！窗外送來熹微的晨光的時候，詩人朱星白竟不知黃霏雨是什麼時候

停息的，伸了個懶腰從椅上站起，屋子裏綠幽幽的光燄，淡化爲青熒熒的情韻，無力地在歎氣。吉訶德先生底甲冑上，染着淋漓漓漓的血跡！

「呵！多大的功蹟呀！我已爲高教授寫上一萬多字了！」他不禁爲他所絞煎出的腦汁底死骸惋惜起來。然而他是勝利的，他連面也不會措一把，一早抱着一束戰績，和那罵高教授爲漢奸理論家的小刊物，上高公館來看高教授讓高教授把他稿子過了目以後，再寄去那家報紙上發表。

國際學者高无我教授還沒有起床。學者生活決不是淫靡的；就是刻薄的小說家，也不能在此寫上：高教授正抱着他愛人底綿軟的腰肢，甜睡未醒。高教授底生活是嚴肅的。他四十歲開外，早就獨睡慣了。而且近來也因爲國事操心，老早就醒了過來。他躺在床上凝想。

叫他常常要從學術底樊籠中抽身出來，說幾句政治上的公平話，這是非常使他疚心的事。他底終身事業，決不在這一方面呀！他那輩聲國際的中國社會史還祇成半部。一般學術上宵小之徒，早在譏諷他是一個「半部教授」。但他們彷彿父母沒給生上一對眼睛似的，祇要看看年來中國底社會，又叫他如何能安心寫下這下半部去呢。而且他們全都不曾看到他那一天高過一天的地位。爲了這古老的國土，一天天消瘦下去，一切國際上的學者，都像發現了世界最大的奇蹟似地跑到這古城里來，總要常常請他發表些意見。卽如去年，那病菌似地使這古老的國土一天天消瘦下去的敵國學者，也尋上了他底門，且跟他暢論了

兩國間溝通感情調整關係的方法。其實學者底思想，一定是超越國界的。有人說那個學者是敵國の間諜，那是非常錯誤的想頭。兩國關係底「善化」，祇有兩國人民間消融了隔膜的感情，叫強者恢復了那中國一向所重視的王道精神，叫弱者撤去那不合忠恕之道的仇恨心理，才有辦法。

「什麼是帝國主義呢？——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的。」

這不但在他所鑽研的社會學上，可證明這一點，就是中國的聖賢經傳也可證明。若說是帝國主義帶來了「上帝」的稱呼。那麼中國易經裏早有「上帝」兩字。這是很可以考證得出來的。此外皆可類推。國與國的關係，那是跟人與人的關係一樣的。那是一種信義的關係。——所謂道義之交是也。敵國既然那麼強頑，自然也祇有責之以道義才對呀！飛機與砲艦，何足畏哉，而我們能守忠恕之道的精神，却可獨立千古！

然而——

高教授底思慮突然轉落到一個極其隱蔽而黑暗的角落裏。

「然而要是真的華北也成了滿洲國第二了呢？」

高教授用手抹一把臉這麼自問着。他看了一會屋頂的圓穹，花玻璃紗罩的電燈，凝然垂在正中。

「那麼滿洲國未必不用電燈呀！一個學者爲學術放光，正和電燈一樣。——世界上無論那個國家，可

沒有不需要學者的國家呀！學者底範圍是學術，而學者底對象，是「人類社會」，那又有什麼國界可分呢！而況現在政府正在南邊……中國之大，斷不至沒有自己究研學問的地方……」

但是——

「唉！唉！」高教授又歎息起來！「怎麼他們老要糾纏到我呢？老要糾纏到我，叫我說幾句公平話……  
唉！唉……」

這確是苦了他。這回那一向不服王化的西南，又興起兵來了。興兵也還吧了，却還借上個抗日的名義，彷彿真像能收復失地似的。這跟冀東的偽自治有什麼不同呢。本來做個學者，對於這些事倒底還是可以沉默下來的。但想想這國家對他的優越的待遇，叫他做「×款委員長」，叫他做「×學術院」名譽董事，不惜從種種稅收中留下一大筆錢給他使用，他為感恩知己他對這些事是非管不可的。所以一得到「×先生」的信，他那案頭的毛筆，就如篋中的劍似的，嘎然作鳴，吐出了正義的光燄來了。

「但要是全個中國統統亡掉了呢？」

這真是個吃驚的想頭，叫高教授臉子一黑，馬上沉入於名實相符的「無我」境界中。他看看桌上的書，他看看屋子裏的一切，一種惜別的情緒，又把他從無我的境界中拖出。

「那可是一切都完了……」

他窒息似地吐了一口氣，忽然看到了一切來拜訪他的各個國際學者底面貌；黃眼珠的；紅沙色的皮膚的；圓頭圓腦的；一字鬚的；尤其是那一字鬚的面貌特別顯得親切。而且彷彿張着手在做着愛人似的擁抱的姿勢。——不錯啊！像這樣才是王道精神！

「學者是沒有國界的！學者是沒有國界的！」

高教授於是沈吟起來。接着，在他底眼裏突然又顯現了巍然道貌的一個托爾斯泰底臉子。

「托爾斯泰底精神，是標準的王道精神，而托爾斯泰底臉子，也是標準的王道臉子。」

銀白的滿臉鬚，在他眼前飛揚起來。每一根鬚子底淨潔，準可以作電燈炮裏的銀絲——這是光明之所蘊藏呀！

「不是嗎？——這還不是嗎？印度的太戈爾——印度的太戈爾歌頌愛與自然底偉大……那鬚子正也跟托爾戈太相彷彿，亡了國的印度，於詩人太戈爾底偉大，可有什麼損害呢……一點兒不錯，學者是沒有國界的……」

他終於又想起幾年前太戈爾到中國來被歡迎的情形。自己對他——對這無意之王，也曾以極周到極漂亮的言詞致過贊美。而且博得羣衆底熱烈的拍掌。也許亡了國家，倒可以成了個正真的國際學者，不要像現在多少要爲國事盡勞，得浮游於四方的僧侶似地，做着學術演講，受國際人士底歡迎了！

「太戈爾不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嗎？太戈爾不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嗎？」

高教授不覺全身高興得發熱起來。他用手捋了一把下巴。可惜之至，下巴上可還沒長上托爾斯泰式的，也是太戈爾式的銀白的鬍子。但他並不懊喪；沒有銀白的鬍子，於他成爲國際學者，或是亡後受國際人士底歡迎，全都沒有妨礙的。主要的倒是先要在敵國底軍人底眼中有他底名字和印象，那就行了。因爲軍人畢竟是粗胚，有時是不大會知道學者底價值的。

「那麼，明天底宴會還得去呀！」

他想着，從床頭茶几上拿過一張請客單子來看。那上面寫着的是×國駐軍少將×代要到北平來了，北平底最高的軍事政治當局，要請他一次客，邀請他作陪，藉以聯絡感情，收弱國香檳外交政策的效力於萬一……

正在高教授這樣想了兩個鐘頭的時候，聽差拿了一個名片進來。高教授拿過名片來一看，笑了笑說：「請他在會客室裏坐一下，我就起去。」

於是高教授馬上回復了淡墨畫似的沖和而又嚴肅的臉子，安詳地起了身。

客廳裏儘嚮着急迫而焦燥的脚步聲。嗒嗒的從那邊走過來，接着又嗒嗒的從這邊走了過去。那聲音可真有點像月明星稀之夜燥風掠過枯池的草尖，那乾死了的青蛙底祈雨聲。

「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那少年可真太好名了！」高教授扣着衣紐，這麼想着。「獅子醒了那首詩底序，我還沒動過筆呢。他倒來催了三次——唔，做個學者真不容易呵！人怕出名豬怕壯，連詩集的序，也得我來幹了！」

高教授於是興起了「宋無人」之歎。但歎息中却還帶幾分高興，惟其「宋無人」才見高教授之偉大，這也是名學上用三段論法可以推理得出來的。而青年們能奔赴門下，却一樣於人於己，兩都有益的。

「這小子，畢竟還是可教的！」

高教授下了樓，進了會客室。

突然，這焦燥的脚步聲停止了。屋子裏顯得一份靜，一份空。接着是擊鼓聲似的一陣地板響。

「啊，高老師！高老師！你看！你看！人家在罵你呀！人家在罵你呀！」

那個青年氣憤地叫着，筋脈怒漲的圓臉孔，爲熱血塗上了帶有正義感的紅色。他馬上遞過一束小刊物去。

「請坐！請坐！」

高教授接過那小刊物來泰然地說着，把那青年請到一張短沙發上坐下。自己就坐在長沙發的一角。他神色怡然地理一理正那塊綿繡的坐墊，給墊在背上，展開那小刊物來看。一邊還低低地說：



「抽烟吧！」

這高教授的安閒的態度，顯出了他涵着底深高，與人格底偉大，頓叫詩人朱星白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感到操切與渺小與穢瑣了。詩人朱星白就從小桌上抽出一支烟來抽着。

屋子裏顯得無限的靜和。壁上的掛對，也全是淡墨水畫的中國山水畫，又冲和又嚴肅，與屋子裏的一切陳列……書櫥，桌子，舞台上的古玩……一樣地滲透了高教授水晶一般清明的人格。詩人朱星白馬上也爲這諧和的風格所照明，什麼憤怒都平下了。他祇抑在沙發上，時時理一理鼻梁上的眼鏡。現在詩人朱星白什麼感覺也沒有，祇感到鼻梁上的眼鏡，頗有一點重量。竟不料這爲了當初要納交——不，我們應該說是投拜吧，但爲詩人修詞文雅起見，還用納交爲是。——於高教授，顯示自己底博學與莊重而特地配了來的百度以上的近視眼鏡，現在竟作了他鼻梁之累了。使他呼吸老感到不快。

詩人把眼鏡理了三次，高教授神色不變的讀完了那篇文章，然後站了起來，拍一拍衣裳，彷彿那文章裏卑污的鉛字，已經掉在他衣兜裏似的。把這小冊子交還了詩人朱星白。

朱星白抑着詢問似的眼光，看着高教授的臉。

「喉！沒有什麼——那也沒什麼！」

高教授仍歸坐回原處，低低地說。

「是在罵你呀！」

「唔！是在罵我！」高教授回答着，「但做這文章的決不是后羿，射不中太陽呢！」

朱星白詩人這回可沉不住氣了。

「我……我……」他格格地說不出口來。他想說明昨晚他爲了這篇文章，十足整整一夜沒有睡覺，而且爲他寫了一篇「造謠者之心理」。但他又覺這樣說恐怕太冒失了一點。他咕噥了一會，於是接下去說：「但我以爲無論如何，像這樣拿大帽子給別人戴，那總不行的。——不行的！」他說到這裏又想用一用詩的修辭。但這是跟海禪法師一樣的，用寶塔去鎮住別人，叫別人在寶塔下永遠見不到天光——這是海派文人的流氓辦法呀！」

「唔！」高无我教授露出一絲同意的微笑。但心裏却也怒濤似地在掀動。他差點兒沒有罵出來：「哼！黔驢之技，盡於此矣！終究是海派文人——桓魁其如予何？桓魁其如予何？」

「而且——而且呀！」詩人朱星白立刻從高教授這同意的微笑中，得到了烟士披裏純。他滔滔地說下去。「我因之——因之看到了這社會底陰惡的面貌了！一下子，我就像墮在迷霧裏！看不到這世界，這世界底「心」了！……這是多麼悲慘的事呀！——固然！」詩人朱星白馬上坐正，直起腰背，像讀頌章似地另換了一付口調。「在老師是沒有什麼的。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蟬蚋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下流的謗議，又何能損老師底毫末……然而我們想想吧！（詩人又換了感歎的口氣）幾年前，人們總歡喜用「赤化」的紅帽子，向別人頭上戴去。老師是憤怒過來的。痛罵他們爲無恥之徒。曾幾何時，人們都又特製了一頂帽子，叫做「漢奸」——這漢奸，這漢奸，該得叫做綠帽子了吧！他們就把這漢奸的綠帽子，亂往別人頭上戴去了！——戴得別人猶可，竟而戴到老師——老師頭上來，這中間，這中間一定有種心理作用的心理——呀……」

詩人朱星白正當把自己底話扣到主題上來的時候，突然聽到眼前這一個人，大方而優閒地笑出：

「呵呵！」高无我教授，笑了一下，便站起來說：「終究你還年青，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就說我是漢奸理論家，也讓他們說去吧！一個國際學者，還怕別人用紅帽子綠帽子來戴嗎？」

他說着，又拍了拍衣上底灰塵。這回，他反而得意起來了。在那些海派文人罵他爲漢奸理論家的背後，他彷彿聽到另一羣人尊他爲國際學者底呼聲，也更高了。太戈爾……太戈爾底銀白的鬍子，又在他眼前閃動起來。他背着手去看那壁上的畫，那一幅趙子昂畫的馬。他從馬鬣上，想象起驊騮的英俊。他從驊騮兩個字面上，又咀嚼出國際學者四個字的另一種味道來。在他腦子裏突然凝結成一個觀念！

「國際驊騮……國際學者……驊騮學者……學者驊騮……」

「哈哈……」

他又笑着，轉過身來。用眼睛透過眼鏡邊框，居高臨下地瞟了那詩人一眼。

詩人朱星白却分明聽出了眼前這個人底心的音樂。他知道高教授這一切表情，都是不自然的；都是一種不恰意和不自在的遮掩。高教授決不願做漢奸，那從他這篇報上的評論裏所包含着的熱情中可以看出的。而他自己呢，也還得扣住主題說下去。

「其實呢，這批海派文人，自以為對國事能叫囂奔突一下，就盡了愛國的義憤了！他們可還不會讀過，我獅子醒了的詩呢！哼！他們底心，我以為是不難捉摸的——（這裏又得用詩人底修詞法了！）他們不是天上底月，而是水底的魚。他們時時叫囂奔突一下，就是時時想準備上網，出賣自己底靈魂和肉體。也因為出賣的時機不多，他們便發起恨來，轉而挑剔起別人的子眼來了！我們想吧！（於是詩人又感歎了。）我們一說起肅清反側，他們就說我們是鼓勵內戰，為敵人造機會，算做了漢奸的理論。那麼是讓反側者跟政府有意搗亂，給敵人唾手而得咱們底天下，不稱漢奸理論嗎……？」

「你這一番心理底剖解，似乎有點失了厚道了。」高教授沉住水墨畫似的無表情的臉，但以溫和而嚴正的口氣對詩人低低地說，一邊又坐下沙發去。「處此亂世，在我們應該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才對呢……」

高教授把「呢」字用鼻音哼出，變成了「您」字音。這在詩人底聽音樂的耳朵聽來，知道是「否定

」的意思，彷彿在說：「你這心理判解可謂深切之至了。」於是詩人朱星白作鼓振金地站了起來：

「不，不，老師！你太厚道了！你太厚道了！」詩人一半撒驕似地一半認真地說。「而且，而且，老實說吧！正因為你是個國際學者，連敵國底學者，也會來訪問你，跟着討論兩國間聯合問題，這使你底聲譽，做了他們頭上的覆盆，無以望天。了他們向上的虛榮心一受壓，迫無法發展，就難免要造謠中傷。了我們主張先安內而後攘外，他們說我們是為敵人造機會；那麼他們說祇有攘外才能安內，不是為共產黨造機會嗎？果然，我們底主張得到了實力派的擁護，於是他們發生了棄婦底怨抑了……」

「唔！」高教授底淡墨畫似的臉子上，又塗上淡淡的一抹笑痕，接着又左右地吹了一會肩膀上的灰塵。「你這話，但也祇能說在心理學上是可成立的事實上怕未必如此吧。即使是如此的。那麼他們自己怕也未必自覺這種妒忌心裏底昇華作用哪！」

「是變態心理呀！他們早已變成為可憐的野獸，得不到心裏底正常的發展，他們早都變了態了……」詩人馬上又把眼鏡理了理，嫩白的臉漲得妃紅。接着像突然記起他常常彈奏樂曲竟而忘掉彈奏似地以可惜的神情，霍咯霍咯咳嗽起來，他那兩手就按住這架胸部做成的鋼琴。「……而，而，而這種變態心理，最可以看得明白的，就是那些海派人，時時鼓勵學生鬧些風潮，好像惟恐天下不亂似的。凡關於一切平正的言論，不說它是封建的，就說它是資本主義的。他們自己目無政府，心無國家，但也不讓我們為政府為國

家說幾句公平話。（於是詩人底修辭學又來了）沒有園丁，那有好花！我們獎勵園丁，鋤去惡草，我們正爲好花着想呀！然而……咳……咳……咳……」

詩人底兩手指這回是全都張開着，按住了胸部肋骨的音鍵。

高教授底無表情的臉，漸漸顯得溫熱起來，窗外底陰光也照得屋子黃蒼蒼的。是一種帶有病態美的冲和的情調。

「呵呵！」高教授在顎間滾着笑聲。「那麼，這照你詩人口氣說來，該是個末劫的時代到來了。人們全抱着虛無主義的想頭，不說幾句政府的壞話，彷彿就不能稱個人似的。要稱個人，祇有說政府壞話……哈哈……這照經濟學上說起來，也是人心底不景氣哇……」

突然，會客室底門被推開了。聽差送進一封信來。高教授接過來看，就縐起眉頭來說：

「糟糕！怎麼還得馬上就去。唉！近來我是被雜務累死了……」他站了起來。「在中國是連想做個安靜的學者都不容易，這個國家……這個國……還不如亡……唔……這個國家，那有日本好……」

詩人朱星白惘然怔住，接着，也就醒悟過來。高教授所謂日本好，那是發憤之詞藉以自勉而已。於是趁這個僅有的時間，他趕快地說明了來意。他把那篇昨夜寫成的文章展開了一端，交給高教授，高教授淡淡地瞥了一眼。那是用趙松雪輕飄飄的筆致寫着的一項題目：

「造謠者之心理。」

——造謠者聽着，倒底誰是漢奸。」

高教授於是笑了一笑。

「好的，讓我看了後，再叫聽差送給你吧！」

「那麼——那麼——我那獅子醒了底……」

「哦！哦！哦！」高教授迅速地回答着：「這個我馬上就寫，寫好了，一起送給你……」

詩人朱星白就這樣被送出高公館。他感到全身輕快了不少。即使那篇造謠者底心理不給登出，他也痛快的。在他祇望高教授看過了，也就勝利了。唔！他在回歸途上，倒着實希望這篇文章不用再登了。

這裏，高教授一回到屋子裏，又把那刊物重看一遍，他越看越覺得氣憤，他那淡墨畫似的臉上，塗上了一抹朱紅，他一鵲落起了身，把這小刊物向地上一擲，咬牙切齒地說道：

「好的！好的！你們罵老子做漢奸學者！老子總得給份顏色你們看看。」

接着，他又把詩人朱星白的文章看了一下，却跟他所談的一套差不多。

「哈。這終究是孩子見識的詩人幻想，那有什麼用處呢？」他把那文章丟在一邊，再用眼怒狠狠地瞧一瞧拋在地上的小冊子，突然心血來潮似地拍了拍胸。

「好的！好的！要是再讓你們這麼說下去，我就不姓高！我就在下一期送了你的終……」  
於是高无我教授閉了閉眼想起了什麼。

一個早晨，全北平都散紮了日本國的兵士，軍號聲震驚了市民底好夢。早些醒過來的人，搓着眼睛看着街上，全都覺得北平的氣象一新了。自己幾次想喚回中國人底靈魂來，都覺得有點不敢。外國通訊社的駐平記者，也就像蜂子採花似的活動起來。高教授却回穩穩地困在他公館裏。公館外已經有便衣兵給守護着。

到了中上路，路透社拍出了一千個電報，通知了全世界。

「今日侵晨日兵二千餘名『侵入』北平致此間。今日暫成日兵之軍營。清晨五時至六時，日軍軍號之聲大作，東交民巷與附近之居民，均自夢中驚醒，早起者見東交民巷各街隅，均爲日兵堵塞。若輩皆由豐台通州開抵者。東交民巷北面之街道，亦滿佈日兵，皆列隊而進，自庚子拳亂之後，從來見外兵集此有若星之多者……」

而中央社記者，則揀着極其妥實穩當的字句，通報全中國底順民：

「日兵五百名二十一日晨五時七分乘專車由榆來平，又五百二十名，亦於晨七時半由通州乘專車。



抵平，旋由旅團長河邊，在日兵營舉行檢閱。禮至十一時復全部離平……」

於是化平仍墮入在衰老之中，但天下彷彿也就太平了。

就在那天晚上，某大酒樓上有一次宴會，也出席作陪。在中外要人敦請之下，演了一次說。

高教授在他那輕描淡寫的說了些調整兩國關係的話以後，就引申了一個故事：

「……現在我們這宴會上，已經有了兩「足」。比如主客之間，大家都吃得菜飽酒醉，那是「足食」。而主客之間，大家又都是帶兵將士，談笑之間，各都隱藏着大兵幾百萬似的，那也可說是「足兵」了。可是有了敢代表這「兩足」，却還少了「一足」。這是什麼呢？這是「足信」。所以今天高某敢代表中國四萬萬同胞，願向貴國將軍們說一個故事。

「……那故事發生在三四千年前，孔子正活在世上。有一天，孔子閒着無事，就跟門弟子坐着談談話。自然，那時孔子並沒有跟門弟子坐在這些椅子上的，還吃着那麼豐富的大菜。因為那時易牙還沒有發明這樣的調菜法。而坐席正像貴國一樣，是席地而坐的。我們要想象席地而坐的情形，那自然祇有跑到貴國去看看，或者把貴國這坐法傳到中國來才行……總之，孔子和他門弟子是這樣坐着談起來了。」

「……其中有個弟子，名叫子貢的，他問孔子說道：

「喂！老師，要治中國的天下，是怎麼治法的呀！」

孔子聽了，皺着眉頭想了一想，然後撩起鬚子，酌上一杯茶，吞了一口，說道：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可是子貢偏有點生意人氣質，他要盤根錯節跟孔子稱賬，他說道：

「要是萬不得已的時候，這三樣不能一齊辦到，那麼那一樣可以去了它呢？」

「去兵！」孔子老老練練，雙手拉着鬚子說。

「可是就是兩樣也不容易一齊辦到，不得已的時候，那麼先去了哪一樣呢？」

子貢真真顯出他生意人討價還價的賣買本領來了！

孔子再拉了一把鬚子，心裏不很快活，又記起自己說過的話「賜也貨殖……」真應該叫子夏爲他做篇貨殖列傳才行。但他老是個最和善不過的人，決不動怒，他還循循善誘地說：

「去了食吧！沒得吃，死了也就稱了。自古以來，做人終是要死的，但對老百姓不給做些具體事實，給他們相信相信，他們便不會服從你的……」

「現在……」高教法馬上像懷了一腔正義似地提高嗓子來說：「諸位將軍來此宴會，雙方都已足兵了，而我們又喝得醉吃得飽了，那也應該稱是「足食」了……然而「足信」呢……」

於是高教授坐了下來，沉默得像一條木頭。



外國武官用力拍起掌來，彷彿在說：

「好的！我們再做一手，給你們老百姓相信相信吧！」

聽  
聲

胡  
蘇

我被推進了那個指定的囚室。第十四號。一切都過去了。我被判決了忍受三年徒刑底刑罰。我沒有什麼別的事可以做，除了等候這個三年底光陰從我底生命行程中耗費去。我祇帶了一部佛經，沒有別的東西。我是被准許帶進這個囚室。我要仔細地讀過這部經典，那是許多年數以來我想做的，但是沒有機會做的事。現在一切的事都隔離了，我被送到這個另外的世界。我要忘記我底妻子，我底孩子，將我自己浸沉在這個經典中。

在我底面前祇有一個床，牠底上面補了粗的席子。牠佔據了囚室底一半地位。牠底上面放了一隻几

子那就是惟一的活動的設備。我脫了我底草屨，坐了床底上面，將我底佛經攤開了在几子上。床底裏面是牆壁，兩邊是牆壁，臨甬道那一面是圓的粗的鋼條所織成的牆壁，牠有一個小的門，從牠，我是被送進來的。我是這樣從世界被隔絕了，從別的囚室被隔絕了。我所能夠看到的祇是三面牆壁與經過鋼的牆壁底空的地方看過去底臨在甬道底另外一面。那也是牆壁。

我底罪名是危害帝國。我不瞭解爲什麼我會得到這個罪名。我底律師曾經替我說了許多辯護，但是沒有用，終於決定了我底命運。我並沒有做什麼與帝國不利的事。我底被逮捕的緣因是我在一個小冊子中說明我底意見，反對侵略別的國家底政策與行動。祇有這一點意見我就換得了我底罪名，我底刑罰。我是被強迫了休息。但是我底父親沒有留給了我一點財產，我自己也沒有準備相當的財產供養我底妻子與孩子能夠在我底刑罰滿期以前可以生活。但是我底命運是法官所決定的，我能夠做什麼呢？

我盡力地平靜了我底心去讀那本佛經。起初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幾天以後我終於做到了。我能夠忘記我底妻子底困難，將我自己底心集中在那本佛經中。牆壁隔絕了我底一切的過去與希望。

唸佛經已經成爲我底生活底習慣。我底唸佛經底時間是在吃過早餐以後開始佔據了完全的日間。這個監獄是特別爲了政治犯所設備的。因爲要免去犯人互相接觸，我們沒有可以與別的人有接觸底機會。除了獄吏以外我看不到一個生物。

我底世界裏祇有我自己。

我底伴侶祇有那一本佛經。

我底生活不安定的習慣，現在已經取消了。生活底每一件事都成爲有規律的。一定的時候睡覺，一定的時候吃飯。一定的時候唸經。沒有什麼事可以想，沒有什麼事要我顧慮。每夜我都能夠沉沉底睡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所享受的幸福，我應該這樣說。

一一

有一個夜裏我偶然地醒了。錶告訴我那個時候應該靠近黎明。沒有一點聲音。甬道底上面發出的昏暗的燈光照在我底囚室裏。我突然地又想起了我底妻子，我底孩子，這樣使我不能再睡着了。我祇得翻開了。我底佛經，想從牠得到力量趕去我底煩惱。但是忽然一種低的聲音襲進了我底耳裏。那是，顯明地，唸經底聲音。牠引起了我底注意，使我停止了我自己要做的事。

那個聲音是很微弱的，若是不在靜的夜裏，我絕對的不能夠聽到牠。我能夠確定那是從隔壁傳來的，那是很近的，祇隔了一座牆壁，但是我不能夠看到我底鄰人。我所聽到的祇是有節奏的低沉的聲音，可以分辨那是在唸經。那個唸經底聲音是淒涼的，好像一個人受着苦痛底時候所發出的呻吟。我是被停止了。我自己底唸經。直到黎明底時候那個苦痛的呻吟才停止。

政治犯底監獄中每個犯人都被牆壁隔離了。不像普通的犯人在一定的時候可以走出自己底囚室，可以看見別的犯人。那是爲了免去思想底傳播。犯人是容許互相見面與談話。所以我不能知道一點關於我底鄰人。我所能夠猜的是那個人一定有很重的苦痛壓在他底心裏。

但是我並沒有記了我底鄰人曾經有苦痛的呻吟被我聽到過。

第二次我聽到了同樣的聲音，引起了我底更大的注意。我底好奇心逼迫了我想去做監獄中所禁的事——與我底鄰人談話。

我站在靠近那個聲音傳來的方向底鋼門與牆壁底角落裏，輕輕地用嘴唇吹出了一種低的尖的聲音。果然那個唸經底聲音停止了。但是祇有幾分鐘唸經底聲音又恢復了。我再做同樣的動作。又得了同樣的效果。

若是囚室裏有燈光我一定可以在甬道底上面看出我底鄰人底影子。但是我所能夠看到的祇有從聲音去分辨我底鄰人底動作。我聽到一種非常的輕的脚步走到了與我最靠近的那個角落裏。若是沒有那一座牆壁我猜我們是站在很貼近的地位。

「你是誰？」微弱的聲音從鋼牆壁外面傳進來。  
我告訴了我底姓名。

「你呢？」我說。

「請你原諒我，」他底聲音好像是哀求着。「不要問我底姓名吧。我底囚室是第十三號，請你就將這個不幸的號碼當作我底名字。」

「是什麼罪名？」我問。

「我自己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瞭，雖然從一個月以前起我已經開始了執行我底刑罰。」  
我很想問他為什麼會他自己不明瞭他自己底罪名，但是我要避免話說了太多，我祇問：

「刑期多少長？」

「十五年。」

接着一種憂鬱的嘆息跟了進來。

「這是很長的時期呢！」他接着說。

### 三

我終於與他成了很好的朋友，雖然我還沒有看見過他底面容。每天夜裏我們都要等候一個機會談話。那是很困難的，因為一方面說話還要留意被獄吏看見或者聽到。經過了三個月我底鄰人所告訴的話對我才說完。有些時候完全的夜間祇有幾句話，就因為獄吏底影子底出現停止了。有些時比較說了多一



點。有些時他說了很仔細的，但是有些是簡單的。後面所寫的就是他底絡續所說的話，在三年底刑罰完了，我被釋放了以後追記了的。

「我應該先告訴你關於我底家庭情形。」他開始說了。「我底父親曾經得到那個時候底皇帝陛下底信任。我底祖父是一個勇敢的軍人，曾經替皇帝得到廣大的領土。所以我底家庭是受着親戚與朋友底羨慕。我底母親也是能幹的女子，她底父親也曾經得到幾個皇帝所賜給的勳章。在我底幼年時代我是被教育了尊重「大和魂」與「武士道」底精神。我是時常地可以受到別的人對於我底聰明底稱讚。

「我是從帝國大學畢業出來的。我底父親希望我能夠成功一個軍人，但是我底健康不夠合格的標準，我祇得走上外交界底路程。起初我是「外交省」底一個職員，除了謄抄公文以外沒有別的事可以讓我做。這個工作不能引起我底興趣，但是我盡了我底能力去忍耐。

「我底幸運終於來了。我是被委派到支那去擔任濟南底我們底領事館底最重要的職員。我底勤儉換得了領事底信任。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底兵與支那底發生了衝突並且演出了一幕悲劇。牠閉幕了以後所做的交涉都是我所做的。我應該聲明我實在是那個悲劇中底一個主角。我們底國家得到了最好的利益。我自己因此也得到了升級到副領事底報酬。

「我底父親在那個時候已經死去了。若是他存在，他曾爲了我底成就高興得發狂。我底升級底消息傳到了我底親戚與朋友底面前，並且贏到了他們底熱忱的道賀。我也爲了我自己底成功驕傲。我覺得我底生命底力量突然地增加了。我要盡我底所有的力量做我的職務來報答皇帝陛下底恩惠。」

「兩年以前我是被調動了擔任支那底首都底副領事。雖然在名義上我沒有得到升級底恩惠，但是事實上首都底副領事底地位是較高的。我決定了應該用最忠心的態度來做我底職務。因爲除了這一點以外我有什個別的能力可以用爲表現我底感謝呢？」

「我們底國家告訴完全的世界我們是懷着友善的與親愛的心來對付支那。我時常地接到了我們底政府底命令注意這個政策。我不斷地提醒我自己用那個同樣的態度對付支那人，所以有幾個我底最親密的朋友是支那人。我猜不到你是否曾經到過支那或者朋友中有支那人。但是我能夠確定若是有你過那樣的經驗，你一定會喜歡她，愛他們。但是我總不能夠說出緣故，雖然我又不能夠否認我對於支那底個人的道德與國家底懦弱是懷着輕視的心理。」

「你不嫌我底話離開了那所應該說的太遠嗎？請你原諒我。讓我繼續我底陳述吧。」

「有一天我底上司接到了一個電報，知道我們底國家派遣了一個公使到支那來。我是被命令了預備一切關係那個公使底個人的舒適的設備。這是應該指定一個低級的職員去做，但是領事將這個責任

交付給我。這樣的安排使我不能夠同意，因為一個副領事底職務並沒有包含服侍個人的舒適底義務。但是我終於忍耐了我底氣憤，依照着領事底意思預備了。我對於各樣事都做到最好的程度。

「公使是一個脾氣暴躁的但是險惡的。他任到了我替他預備了的居所以後，沒有遺漏了半天享受他底罵人底權利，他好像對於我特別的沒有緣分——讓我借用這句佛經底話。每件我替他預備了的設備都使他不能滿意。我記得很清楚的我底上司曾經將我介紹給他，告訴他我是副領事。但是他沒有一點禮貌。當着許多人底前面他會叫我替他倒茶，或者拿他底東西，還要責怪我沒有做到他所吩咐的。他對待他自己底僕人比對待我還比較有禮貌。我想不出來，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出來，爲什麼他會那樣的對我懷了深切的惡感。我那個時候我所盡力做的是克服我自己底氣憤。」

「最後，公使所決定的離開那個首都底日子來到了。我曾經盼望那天底到來。過了那天我可以回復副領事底地位。那天是我底做僕人底最後的一日。」

「公使突然地吩咐他底僕人離開了他底房間，留下了我一個人。他望着我有幾分鐘。」

「我有一點專要與你商議」他說，聲音是和氣的，是他來到了以來第一次我聽到這樣的聲音。「我想你一定會接受我底意見。」

「我底心彷彿從黑暗的影子裏出現了在光明底地方。我底肩上好象放脫了重的擔子。從他底態度

我能夠預料公使一定有好的消息告訴我。幾天以來我底服侍換到了更好的命運。

「我願意做到一切你所吩咐的事。」我說。

「『很好的。』他回答了我。『爲了我們底國家底利益，我們有必須分得這個首都底警察權。但是我  
可以預料支那底政府不會讓我達們到這個目的。我們除了利用海軍底力量來威脅她，沒有更好的辦法。  
因此我們要想一個辦法讓我們底政府得到一個好的理由來實現這個計劃。你有什麼意見呢？』

「我想這是一種卑鄙的辦法，但是我又不敢將我底這個意見說出來。」

「『我們底政策不是與支那親善嗎？』我用最低的聲音說。」

「『我不是要你批評我們底政策。我祇問你用什麼方法可以得到海軍有威脅的行動底理由。』」

「『我沒有意見。』我簡單地說。」

「『我有。若是一個副領事是失蹤了，我們底海軍立刻會接到了我們底政府底命令實行那個計劃。  
但是假裝的失蹤是不穩妥的，因爲我們要顧慮被他們將假裝失蹤底人找出來。我想從燕子磯跳下去是  
比較更穩妥的。』

「『從燕子磯跳下去一定是會死了的。』我說。」

「『那就是我底計劃。』」

「我底衣服完全被汗浸濕了。我希望所說的那個副領事不是我。」

「『現在我擇選了你做這個使命。』」

「這句簡單的話像一根粗的重的棒打擊在我底頭上。我立刻喪失了我底神智。我幾乎跌到了下死，被命令的！」

「『但是……』我說。」

「『沒有但是，這是命令，』聲音是嚴酷的。『而且這是『大和魂』底精神。』」

「公使底臉上恢復了他底原來的冷靜的面貌。笑容是完全地消失了。」

「那天晚間公使離開了這個首都以後，我拖着沉重的脚回到了自己底家。我底腦子裏祇帶了公使底命令。直到那天我才明瞭親善政策底真的意義。」

「我底妻子與我底孩子都已經睡着了。我不忍心將他們醒了來分擔我底悲哀。雖然我能夠預料幾個鐘點以後他們一定焦急我底不歸來，明天會悲傷我底失蹤，以後還要爲了我底死亡哀哭，我不使他們醒了多少可以省去他們底幾個鐘點底苦痛。我貪婪地望着我底妻子睡着了的臉。我又看了我底孩子。」

「『我去了，』我祇能夠低聲地說。」

「我跟着我自己底影子走在路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輛車子。早秋的微弱的風吹在我底臉上好像給我一個最後的吻。這個房子，這條路，這顆樹都是我底熟悉的朋友，每天我都要看見牠們，但是這是最後的一次。」

「我將我自己帶到了玄武湖。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這兒。在正中的路上我孤獨的走着。兩邊是湖，月光照在牠底上面映出銀色的光彩。稠密的荷葉好像一塊銀色的綢底上面所織成的花紋。我還記得第一次我是與我底妻子同來的。（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孩子。）我們曾經租了一條小的船，在這個湖上遊蕩。我曾經將我們底船撐進一羣荷葉底裏面，不讓外面別的人可以看見我們。我懷抱了我底妻子。她安靜地讓我吻她，一次，二次，三次……」

「但是一切都成爲過去了，所存在的祇是死底命令。我現在竟然丟離了她，單獨的走過這兒，向着死底道路前進着。」

「我現在不能夠回想我曾經化費了多少時間才走到燕子磯。但是我記得我到了那兒是在黎明底時候。我站在一塊石上，那是很便利給我跳下去。偶然地我是一塊牌子吸引了我底注意。牠的上面祇有五個字：『再想一想吧。』但是我有什麼權利再想一想呢？我是被命令了跳下去的。我再站到原來的地位。我閉上了我底眼睛準備跳下去。」

「再想一想吧！」

「再想一想吧！」

我彷彿聽到了我自己底靈魂底呼號。

「死，這是被命令了去做到的。服從上司底命令是每一個公務員所有的義務。但是，命令底內容是應該限於關於職務底範圍。生存是人類底權利。沒有人能夠剝奪牠，除了刑法所規定底刑罰。我底被命令了去死，是供給一個強的國家得到一種便利，侵略另外一個弱的國家。這是不公道的，但是我就是要造成這種不公道人。我以前曾經輕視過強的國家底欺侮弱的國家，現在我自己要供給一個機會來使我們底國家欺侮支那。這不是我所要做的。我在我自己底心裏將人類底公道與上司底命令放在秤上，我看出那是不平衡的。」

「但是我想到了違背命令底結果，我替我自己憂慮。全國底人民要看輕我。他們不說那個命令是錯的，但是他們會罵我是沒有「大和魂」底精神底人。他們會鄙棄我。即使在法律上我得到希望，我底精神一定會被全國底輿論來殺死了。那個時候底痛苦或許比較死沒有什麼差異，或許更痛苦。」

「我決定了。我願意等候那個更大的痛苦底到來。但是我不能夠做一件事，牠是顯明地一種罪惡。死是我所討厭的，我為什麼要將我自己去遇見牠。我還是年青的，有長的時間贖下來讓我做許多事。生存是

我所貪戀的，我爲什麼要丟開了牠。你看，你可以聽到我底話，但是你不能夠看到我底臉。我能夠確定你對於我是同情的，但是你却不能握着我底手來表示我們底友誼。我們是在監獄中，我們底當中是隔着一座堅固的牆壁，牠將我們分開了這就是世界底縮影：國家就像囚室，這間與那間被牆壁隔離着。監獄中的社會與監獄外的社會也是被牆壁隔離着。每個犯人都有一個希望拆去那樣的牆壁，能夠呼吸到自由底空氣，犯人受到那樣的分離是因爲刑罰的處分，但是完全的人類曾經犯了什麼罪要受到這種被分離了的刑罰呢？國家這個堅固的牆壁將我們底心隔離了，我們爲什麼不要求拆去牠，毀掉牠？

「我要將我底覺悟告訴世界，使別的人能夠覺悟。忍受刑罰底痛苦是我應該與能夠做的最偉大的事。因爲牠是比死更難做到。我轉過了我底脚步，向着我原來走過的路程回去。我愛我底國家，我應該愛她；但是支那人也愛他們底國家，他們也應該愛她。這樣使兩個國家底人民每個人造成了一座牆壁，將他們自己底心分離了。我應該利用我底機會將這個事實暴露出來，使別的人能夠像我同樣的覺悟。」

「我將我自己底脚步停止了，分辨我應該走的路程。我發現我自己已經被帶到了紫金山。一陣疲倦突然地襲進了我底身體。我不能數出我離了我底家已經有了幾天。在那兒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山洞，並且將牠做成了一個合適的房間。我睡了在裏面。那兒雖然不能夠與我底家做比較，我能夠將我自己浸沉在自然的環境中，使我得到了豐富的生活底愉快。等候我底精神稍微恢復以後，我要回到我底家。」



「但是，我已經不能夠再忍住我底胃底空虛。我沒有帶着錢，因為我是被命令了去死。但是我需要牠來減去餓底痛苦。飢餓使我沒有一點力量能夠再忍耐了。我祇找到了一個小的飯店。我吃完了以後將我底內衣上面底金的鈕扣付給飯店作為代價。這個鈕扣是被懷疑了。無論在鄉間或在城市都貼了賞格底廣告，牠的上面照着印了我底照像。店主找了一個警察來，將他底懷疑告訴那個公務員。我於是被發現了。那個店主爲了這個發現得到了賞格中所約定的錢，那個警察爲了發現我，得到上司底誇獎與升級底恩惠。這是滑稽的，我成爲他們底利益。」

「若是我遲了兩天被發現，那個首都底警察權是要被搶去了。領事爲了我底失蹤，已經調到了幾隻我們底國家底軍艦。他們限制了支那底政府在五天以內要找到我。若是不能夠，在第六天他們底警察權是要被奪去了。但是我沒有失蹤，我歸來了。我被帶到了公安局。我告訴他們於我所受的命令與我底覺悟。他們待我很好，完全不像我曾經看見過的他們欺侮他們自己底平民底態度。」

## 五

「我被押送了回到我們底國家。幾天以後我被審判了。我可以聽到許多旁聽的人低聲的說我是有神經病的人。我底律師不知道爲什麼不依照我自己底意思將我被命令了去死底事實與我底要生存底決心替我說出來。他也說我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請求法官減輕我將要被判決的刑罰。我並沒有犯罪，爲

什麼要去請求減輕刑罰呢？

「於是我被送到了這兒。四面都是牆壁！我不能呼吸一口自由底空氣。我底妻子帶了我底孩子每星期來探望我一次。她不肯告訴我如何他們維持了生活。但是我猜他們一定是很困苦的。我有什麼事能夠安慰他們呢？」

「我要被牆壁隔離着忍受十五年底時期。十五年，那不是一個短的路程啊！我已經走了的祇有一點，還有更長的在等候着我去走牠。我已經決定了我自己底忍耐，等到刑罰底時期滿了的時候，我一定要努力告訴世界一個人被牆壁分離着是如何痛苦，一個世界被牆壁分離着是如何悲慘。現在我們雖然是身體被牆壁分離着，我們還可以使我們互相了解，我們還能夠談我們底話。在世界上許多人被國家這座牆壁分離了甚至還不能夠做到我們底這種情形。」

「我沒有什麼事要懺悔，因為我沒有做什麼錯事。但是我相信我底生命上一定沾污了罪惡。不然我為什麼會遇見了這樣的痛苦呢？」

「你看四面都是牆壁，我底妻子，孩子，朋友被牠分離了！你與我是這樣的靠近，但是還是被隔離着。」

「我沒有一點能力可以減少我自己底痛苦。我接受了我底妻子底勸告，求菩薩來保佑我。每晚我將我底痛苦呼聲跟着唸着的經文告訴菩薩。我雖然不能夠確定菩薩是否肯捨棄他自己的意見，完全的依

照着我底要求賜給我幸福，但是除了要求菩薩以外，沒有第二個希望。我祇得這樣做。

我曾經用功地讀過歷史，從牠知道世界受到牆壁底隔離所產生的悲劇，比較世界底年紀還要多，沒有一次流血不是因為一部份的人要造成他們自己的堅固的牆壁；沒有一次最大的痛苦不是因為被包圍着的牆壁隔離着不讓關在別的牆壁中間底人來幫助他們，安慰他們。

「拆去與毀去我們中間底牆壁吧，」這個呼聲許多年數以前就有了，但是並沒有一座牆壁被拆與毀去。相反地許多牆壁是重新地修理過使牠們成爲更堅固的，更牢靠的。

「拆去與毀去我們中間底牆壁吧，」這不祇是我們底呼聲，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行動。我要忍受一切我現在所受到的苦痛，等到十五年底最後的一天，那個時候我還不是太老的人，我還有點力量參加拆去毀去牆壁底工作。

「直到現在我所不能夠取銷的氣憤是一切的人都說我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這個判決比較十五年底徒刑更痛苦。但是我沒有辦法可以禁止他們那樣說。

「朋友，依照你底意思，我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嗎？」

崔雨田秋

# 木啄川石人詩驅先憶

## 一 啄木經過的途徑

石川啄木誕生五十週年紀念要舉行了。石川啄木依然是廿七歲的青年，在我們的面前。但是，幾乎與他生在同一時代的一個青年的我，現在已經五十有二歲了；而且，現在還是生活在多難的時代裏。

我們現在生活着的時代，是個多難的時代；單在這多難的時代一點上，我會更加回憶石川啄木屢屢爲了感傷的心情，有時要叫喊他。但是，我既不是啄木的崇拜者，也不是啄木的研究家。我雖然知道，關於啄木的文獻，由於他底友人和熱心的研究家們而年年增多，我所接觸着的，僅不過那極少的部份。雖然如此。但我每當聽着啄木的名字，或者每當想起他時，胸裏的感動却總抑制不住。而且，使我感到，無論何時，他是隨着我的想念而即刻便在我近旁似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不僅在啄木生着的「同時代的社會和文學環境」裏，我也生着；而且，由於他偉大的文學作品，把他做爲那時代的代表



石川啄木遺像

石川啄木手蹟  
 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十一歲八 平氏  
 石川  
 一  
 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五年十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十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七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六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五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四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三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二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一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十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九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八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七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六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五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四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三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二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一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十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九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八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七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六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五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四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三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二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明治元年四月十日 石川啄木 寫

石川啄木手蹟

苦難者而生着的證據，告示於我們了。在他二十七歲的短短生涯中，爲什麼能得作出那樣的事情來呢？與他同時代生着的人，是更加的驚服他了。

現在，我在桌子上打開了石川啄木的年譜，張着眼睛的望着。他是比我後二年的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生的。但是，他實在是個早熟的青年。在十四歲時便懂得了戀愛；十六歲時便是個文學的愛好者了。他懷疑於人生，雖然在家庭的關係上；可是，他感到學校生活的無意義，半途的中學退學而投身於實人生的，是在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的秋天，當他十七歲的時候。以後，他做了月薪八元的代用教師；做了實務的才能缺如的新聞記者，而繼續於人生的旅途，往返於函館，札幌，小樽，釧路等地。即是，啄木爲藝術家的生涯，不過是十七歲起，到完結他生涯的二十七歲之間的僅有的十年間——想到這一點，我們是更加的驚服他了。

但是，他經過的這十年間，不僅在他自身是個重大的時期；就是日本的一般社會，就是思想文學的發達史，也是一個重大的時期。我們大概在和啄木的同一時代裏，生活在東北一個都市的中學校。我們一面受着幾何代數功課的苦惱，一面聽着單調的進軍喇叭聲而過活。我們記憶着，跟着「新設師團的青年士官和默默然而從事於野外演習的勇敢兵士們的姿態之後」而上京了。即是，這時代是從二七·八年的日清戰役，則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役的時代。這時代的日本思想與文學，是直接或間接反映了那時

代支配社會政治的，經濟的發展，及……資本帝國主義的形成時代。這時期思想和文學的歷史中，是萌芽，哺育生長了此後日本幾乎所有的思想和文學問題。啄木生着，苦惱而死亡的十年間，是最寶貴的十年間。

許多同時代的青年們，我知道，多多少少都苦惱着和啄木同樣的苦惱。但是，啄木做爲那時代的青年，是最早探求「目的」的青年之一人。我們不知道「應該做什麼？」的度過了那時期。一九〇三——四年（明治三十六·七年）的時候，日本的青年們之間，起了劇烈的思想分裂的時代裏，我們許多人却不能發見生活的目標了。啄木却以「文學」做爲一種武器而投入於人生了。而已經與思想及文學的先覺者們接近去了。在這樣的人物中，有鐵幹，樗牛，梁川，嘲風，鷗外等。可是，啄木不是單純的在那些人的影響下；而是通過了那些人的事業思想，學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人生。於是，他發見了自己底矛盾與社會底矛盾，是由於同一原因得來的事實。這發見，最初是由人道主義的良心之探求心做成的；以後，便漸漸形成了做爲向觀念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共鳴思想的形態了。

## 二 作爲思想家的啄木

我們常常發見關於啄木的研究有二種偏向性。一是把啄木做爲單純的短歌作者看待的傾向；另一



個便是過分的重視啄木思想的達成點，而輕視文學作品的短歌之傾向。這兩個傾向，我以為是正確地評價啄木的障礙物。原來，在考察一個藝術家的場合上，是不能不立體的地去看他底各方面的。醉酒高唱啄木底歌而自樂的那種啄木黨，在今日是早已不存在了吧。可是，過分的重視啄木思想的達成點，而把它做爲早就已經形成了的什麼主義之形態，也是不對的吧。

我第一次參列第二回的啄木追悼會時，在那列席上，知道了關於啄木的主義 (ism) 發生的論爭。那時的論爭，主要的是：啄木是社會主義者呢？還是國家主義者呢？又有時會合而爭論，啄木是 Anarchist 或者是 Communist。但是，我們在啄木的研究上，那樣的事情，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依於啄木步過的道路及他留下的文獻，而正確的考察他底達成點；如果我們以那達成點爲腳根地而做進路，那是很好的。

我最近讀年輕的蘇聯文學研究者谷耕平君底尼古拉梭夫研究「詩與現實相克」一文，很痛快的想，那是教與了我們一種「啄木研究」的方法。我爲了語學的復習，不過拿尼古拉梭夫底詩來讀了三四篇，可是，這詩人生着時代的姿態，是說不出的那樣與啄木生着的日本時代相酷似了。

尼古拉梭夫底時代，是一八三〇年至四〇年代的帝俄時代；「農奴制和封建的帝俄」是速度地進到了資本主義化的時代；那結果，到現在是只在貴族手裏的文學，交給與集中到都市來的雜階級（市民階級）的手裏的時代了。尼古拉梭夫爲沒落的小地主的兒子，他是交往當時貴族出身的文學家，而受了

那自由主義的貴族們的影響的；同時，又受了西歐進步的政治思想影響的。可是，這關係，在研究明治三十五六年時起的日本文學之新進作家及讀者層的時候，是給與了強烈地暗示的。石川啄木雖然不是農民的兒子，可是，與立志於文學的當時的一流文學家鷗外，鐵幹，嘲風等交往，和資產階級出身的文學家們爲伍而精進於文學世界之關係，不是很像當時俄國文學上尼古拉梭夫的位置嗎？啄木不是也苦惱着，同尼古拉梭夫底「追求物質生活之安定的欲望」和「靈魂的私語」之矛盾地苦惱，同樣的苦惱嗎？

但是，啄木底矛盾是兩重的。一方面，苦惱於自己底理想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另一方面，便是肉體的不健康，和不能不繼續的鬥爭下去。啄木的生活及文學作品的背離性，矛盾性，實在不能不從這裏看下去。就是說，構成他底文學作品大部分的，很好的短歌的幾乎大部分，不外是表現了這矛盾。他說的「悲哀的玩具」不是教導我們輕視他底短歌；而却是依於那「悲哀的玩具」教給我們正却的認識他底生活。

從思想方面來看啄木時，我也即刻就聯想起尼古拉梭夫。啄木在「警笛與口哨」中的美麗地散文詩裏，用 tetrain 形式指示「蒲·娜洛特」（到大家中去）的思想；在帝俄，尼古拉梭夫的時代裏是找得出那出發點的。而且，在一八四九年，有名的「百多秀夫斯基」事件發生了。（註——所謂百多秀夫斯基事件，是對於自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七年在彼得堡的思想家們結社的政治彈莊。在這事件中，安斯基退孟夫斯基被捕了，而且，一旦是一旦被宣告死刑，後來又蒙赦免的。）（……）

……) ( ) ……。這二個社會發生的事，對這二位詩人( ) ……。……) ( ) ……。

「警笛與口哨」實在是這種時代裏寫的；今日許多啄木論引例的傑出論文「時代閉塞的現狀」也是在這時代裏寫成的。

「時代閉塞的現狀」是對那擱置於當時窒息狀態的日本思想界及文學界，給了一種輸血作用。這論文，不是單純的文學上的論文，而實在是包含着許多問題的。就在當時，也不僅僅只是持有現實的意義，而殆乎可以說是持有一種豫言的迫力對着我們。啄木在這論文中，首先，開始就完成了當時社會的使命，指摘了既已老朽，又還為時代閉塞之一要素的自然主義運動的分裂；第二，主張男女之社會的，經濟的，教育的平等；第三，論述國家與個人的( ) ……的過程；更暴露了「Sphinx 自然主義」的正體，而刺激着在那裏的停滯。第四，論述教育家與教育的矛盾；第五，論述( ) ……資本帝國主義( ) ……及經濟的現狀；並論述着「在如此時代閉塞的現狀下，我們的( ) ……在怎樣的方面『主張自己？』——已如讀者所知道的一般。」

啄木在這論文中，指摘了的一切，在今日的日本沒有不成為問題的。我說，「豫言的迫力，一也就是這一點。」

### 三 作爲詩人的啄木

作爲詩人的石川啄木，無論怎麼說，是告示了一個完成了的形態。雖然他自嘲「歌是我的悲哀的玩具」；可是，他給與日本短歌之藝術的革命，是很大的。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運動，對於封建詩形的和歌，完全是取的清算主義的態度，可是，啄木投入這封建詩形中，施與了內部的革命使這個成爲對於生活的進展之「持有充分的柔軟性的東西」的功績，是絕對不可沒却的。

我曾經屢屢說過，啄木創造的短歌形式，一般地，可說是「啄木調」；所以，一看像是單純似的東西。可是，創造那種形式時的啄木的生活，思想的獨自性與文學創造卓越的技術，是可以窺見的。過去，我在莫斯科談近代日本文學的歷史時，首先我就舉出啄木爲「把數百年，數千年間，在……詩人及職業詩人手裏的短詩，交給廣大的民衆」的詩人。

啄木，像前面列舉過的一樣，把短歌說是一個「悲哀的玩具」；可是，如果奪去了啄木生涯中之短歌的藝術形式，則作爲藝術家之啄木的生涯，是何等的悲慘！不單僅是悲慘，就是作爲藝術家之評價也要不同吧；無異是成爲秤量更輕的東西了。和歌，爲藝術形式不完全的東西，或什麼的問題，是議論的問題；而不是實際的問題。和歌的韻律問題，恐怕依於日本語的言語學的研究，日本音樂的韻律學的研究而可以

充分解決的吧。總之，由三十一字做成的短詩形之現存事實，是不能否認的，而且這詩形有着許多傑出的佳作（classic）。啄木自由地驅使這短詩形，而在他底多難的生活之餘，留下新鮮的記錄（document）是值得得歎的事實。

雖說啄木的短歌，是與他底思想背離的，可是，我們是不能輕視他底短歌的。爲什麼會有這種背離呢？這才是我們有興趣研究的題目。

達觀的心境時，

就是走路，

身子也好像挺直有力了。

傳記家傳說，啄木歌這首短歌的時候，是可怕的腹膜炎的徵候襲擊着他的 humorous 事實，在啄木的歌與啄木的思想之間，我們可以發見許多的矛盾；可是，那矛盾的大部份，都是可以從社會的理由與生理的理由二方面來解釋的。又，從另一方面說來，文學的作品反映人類意德沃羅基的方法，比較科學與論文，暗示了我們更複雜多樣的種種事實。

啄木歌詠的內容是多樣的；我以為，大體可以分爲如左的三類：（A）農民主義的；（B）社會的；（C）虛無主義的。

## (A)的例——

一 總之，澀谷村是可戀的，

記憶中的山，

記憶中的川，

二

有一天，我想起，

賣了田土也都只是濁酒的，

自尋毀滅的故鄉的人，

三

戲玩地背負起母親；

暗泣於那過分的體輕，

沒有走到三步路，

## (B)的例——



一

朋友！

不要討厭乞丐的卑劣吧，

飢餓的時候我也是那樣的。

二

勞働，

勞働還是得不到生活的快樂。

凝視雙手。

三

爲什麼他們沒有憂愁？

看見走過的一隊兵，

深感悲哀。

(C)的例——

一

就是想到罷工，

我的血脈也不會急躍了。

淒然悲窶！

二

看見朋友們都比我偉大的時日喇！

買了花來，

和妻共樂。

三

在東海的小島沙礫的白砂上，

我哭泣着，

和蟹戲玩。

長詩方面，啄木在今日似乎沒有很高的評價了；可是，就是由於收集在「憧憬」裏面的數十篇詩看來，啄木在這方面，也已現示着是有十足的天分的。長詩「睡眠的都市」是啄木在駿河臺的寓所歌的「夜之東京」。我一面讀這首詩，一面聯想起尼古拉梭夫底長詩「深夜裏的騎士」。前者是由農村出來的



青年歌的工場都市之東京的東西；而後者却恰相反，是居在都市裏懷念農村裏的母親的歌。

「睡眠的都市」的一節：

鐘聲已鳴，

非常莊麗地，

夜幕重重，籠在市場上。

——俯視——

聲音都睡眠了的都市，

好像荒涼的曠野裏死了的獅子。

濛然凝固的，

濃霧的大浪；

在乳白地照着的月光下，

冰一般包圍着的都市，

好像港灣裏的——

許多船的燈火。

「深夜裏的騎士」的一節：  
在這樣的夜裏：

伏在故鄉的——

母親安眠的墓上；

我是要嗚咽的。

鐘聲鳴響，

韻韻然地——

若是在這附近住有病人，

偶然聽了這聲音，

而折指一一地計算着，

暫時是連痛苦也要忘記的吧。

鐘聲追逐着鐘聲，

我數到十二的時候，

老翁離開了鐘樓，



那聲音是聽得很明白的。

據傳記者說，啄木幼年時起初研究 Charles Wagner，又愛讀 Rossetti 底詩。如果啄木是在更好的環境，和更不同的時代裏，我想，他是可以充分承繼那些天才的藝術的遺產。就是在詩的方面，我想，啄木也給我們完成了許多的事業。

五叶集本詩選

陳琳譯

一握的砂

在東海小島邊的白砂上，

我哀泣着，

伴蟹兒同遊戲。

讓眼淚吊在頰兒上流着，

忘不了那指示一握沙的人。

爬在砂山的砂上，

追念那初戀的悲痛：

遼遠地。

孩兒氣地背上娘，

爲她體量太輕（註一）

走不上三步可泣下了。

像故鄉老父的嗽聲  
我也同樣嗽出來嗎？  
惡病已磨盡了壯志！

雖是勞作復勞作，  
可換不到生的歡樂。

低頭細把手兒瞧，（註二）  
在徬徨間，

那築在腦中的崖石，  
每天兒在崩塌了！（註三）

〔註一〕啄木極有孝行，傷心老母因病而減輕體重，

〔註二〕日本有瞧手紋察命運之風俗。

〔註三〕理想如築在腦中的崖石，天天在崩塌了。

## 屋頂

屋頂緊密地掩隔住

眼前一切的屋頂。

圓的屋頂，高的屋頂，

給疊壓碎似的屋頂。

有的緊抓住地面，

有的要聳入雲端，

秋陽和暖地照着牠們，

如位忠實教師的眼光。

捕捉牠雖是不可能，

但魂的礎石已被動搖，

呵！這都會龐雜的音調！

當第一遭瞧到這景色，  
聽到這都會的聲響，

鄉下人的心給嚇瘋了。

不是爲着牠廣，牠高，

和牠的文明的尊貴，

怕的是陷入無邊的聲底，

都會闖夜的最深處。

如今舊地重臨，

再領略昨日的景色和鬧音，

又使都會新歸化者打着噤，

像獅人瞧着睡獅子時的心。

我是置身在這迷離的音底，

呵！越入越迷離，

這都會闖夜的最深處。

把生徒的慾望着做平等吧！

我們底忠實的教師喲！

你和生徒們的慾望，

難道會不一樣的嗎？

花因散盡香液而凋殘，

人因流竭汗血而癆乾，

教師喲！你的愛，

那暖的光育的力，

才是人們需要的。

瞧！那數不盡的煙突，

底下有必死的努力，

和不死的慾望……

呵，這龐雜的音律！

人們在居住上造屋頂，

太陽照着牠的背。

屋頂是人間最高的智慧，

牠反抗，受難，嚙着日的惠。

呵！歸去吧！還不歸嗎？

向着那屋頂，那緊密地

掩住眼前一切的屋頂。

### 無題

秋天底黃昏是憂鬱的。

無數的柳條阿娜地

吻着冰冷的鐵欄干，

坐在躺椅的男子膝上

伏着個女人的淚顏。

飛在空中晚鳥的羽音，

給小汽笛聲攪亂了。

遠處有陣打鐵板的喧鬧。

小孩在空氣重壓中哭泣，

大川水逆湍急流的時候。

室內青白的瓦斯燈光，

把卓上紅薔薇映成深藍。

潛匿在時計停止的拍子，

從人生的階段下沉，下沉，

那時間的獸悄悄的足音。

秋天的黃昏是憂鬱的。

女工借得工資匆忙回家，

廐中已病倒了老馬。

離異惹起女人哀泣，

那男子無精打彩地儘呆。

# 生 活

蒲 風 著

蒲風先生自茫茫夜出版後，即一躍而成爲中國詩壇有力的人物，本書集其近作的精華，爲一九三六年中國詩壇放一光彩。

聯合出版社總經售 實價二角





# 毒樹後柳

赤鬚柳，呵！赤鬚柳，  
你，瀕死的老婦人般地  
佇立在死水塘的荒埂頭。  
不用說，她不會有  
輕的絮花以及嫩的葉芽，  
連比較柔的枝條也都不會有。  
她是枯朽，她是醜。  
她是空了心，禿了頭。

# 毒芽

伸張著幾枝腐朽了的樹榦，  
現在蒼茫的晚天上，  
正如像人在絕望的時候  
伸張著的手。  
而且那樹幹，本來就  
已經是那樣地矮，那樣地痠癢，  
現在更生滿了貪婪的白蟻，  
生滿了帶著彩色的有毒的菌……

呀！生命，這東西

是不讓靈魂超脫了苦痛的拘留。

要是到了春天，那時候——

她也會從一些未死透的枝梢，

從一些被斬伐過的疤口，

不自主地萌發著芽；

在最初，嫩紅得如像幻想，

然後，青青的如像希望，

但終於，過不了多久

便會被虫繭纏裹的如像青豆。

新生這念頭，

只是逗起了更深的失望與憂愁。

所以，她歡喜冬天；

那時候，天下著雪，

什麼都是白與白，

你桃，你李，你林檎，

也都失去了花，失去了葉，

不像在你們的清明節，

開著滿樹的花，

什麼桃花的紅，李花的白，

以你們那嬌艷的色

當作美，博得人們的喜悅，

而不自禁地誇著。

可是，等到了冬，

一切的一切，

都逃不了偉大的永劫。

她還能記憶。

那些遠遠地過去了的日子裏，

每回一到了春，

她的枝幹裏漲溢著水份，

充滿著生命的歡欣。

睜開著剛睡醒的青細的芽，

然後發滿著葉，飄出了絮花，

然後，成爲神祕的綠蔭。

那是青春。

那是往昔的事情。

在現在你要說你還不會

失去那樣的溫情，那樣的生性，

但你剩下來的

只是枯朽，只是醜，

那樣的話怎樣能便人家相信。

呀，赤鬚柳，

沉默吧，這是不幸的生存。

可是，她仍然有她的根；

那浸入在水裏的鬚一般的根，

却是那樣地纖細，那樣地密，

帶著溫色的紅，保持著嫩，

顯露著深摯的溫存；

她的根表現著她是一顆柳，

表現著柳

有溫柔的生性，美的靈魂。

是的，她失去了往昔的她，

沒有青青的細葉，

沒有柔嫩的垂條，  
更沒有輕飄的潔白的絮花……  
儘管白蟻與菌蝕腐了她的生命，  
儘管無情的風雨洗盡了她往昔的榮華。  
但是我愛她，因為她

永遠有著她的根，  
她那根  
表現著她是赤鬚柳，赤鬚柳有。  
溫柔的生性，美的靈魂。

## 田漢散文集

田漢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今代書店發行

# 古城七月

路易士

七月的古城裏

揚起了一天的風沙。

(末日寫在人臉上)

如飛的汽車裏

載去了貴男貴女們的笑，

那管他火熱的太陽

炙在豬黑的皮膚上。

嗟彼閑人們如醉如痴，

手搖着摺紙扇，

大街上走着悠然！

(天生就一顆奴隸的心)

終日價胡琴大鼓——

啊，這滿城的後庭花！

七月十三日，北平。



塞北  
偉大的母親

征軍

塞北，狂熱的原野！

你的天空散射着陽光的歡笑，

你的大地怒吼着人類的自由，

兒子們高舉起正義和公理的鐵手，

戰鬥的歌聲震動了東方的青空，

黃沙熾烈地鼓舞着鐵流的隊伍，

雪地上開放了十月鮮紅的花朵。

塞北，狂熱的原野！

塞北，你是多麼美麗！

有雄壯的風光，冰雪的美景，

有豐富的毛產，自然的寶藏，

有肥美的麥田，青茂的高粱，

有和愛的驢馬，快樂的牧童，

有碧綠的森林，巨大的山谷，

有澄清的空氣，濶廣的土地，

塞北，你是多麼美麗！

塞北，我們熱烈地愛你，

當萬里長城被敵人掠去，

當敵人來到你溫和的懷裏，

當敵人來測量你的胸脯，

誰不想用魔口吸收你的甘乳，

誰不想分割你這塊豐肥的土地。

誰不想竊取去你這自然的珍藏？

塞北，我們熱烈地愛你。

塞北，你的名字有誰理會；

你的腹部雖藏着富庶的物產，

但你的子孫有誰來過問你？

他們是忙於牆角的決鬥，

他們是忙於屠殺自己弟兄，

他們是忙於分肥中原的風光，

他們是更忙於忘却你偉大的名字，

塞北，你的名字有誰理會？

塞北，你有新鮮的空氣！

中原的平野只有活埋的骷髏，

中原的都市只有紅丸的瘴氣，

中原只有黑死病和瘟疫，

中原只有殘辣的漢奸和屠夫，

中原只有血腥的腳鏢和手鏟，

中原沒有一塊平安的乾淨土，

塞北，你有新鮮的空氣！

塞北，你有食鹽，燃料，麥穀，  
人類的兒女執起正義的旗幟，  
鐵流般蟠過高山流過黃河，  
鐵流般捲起瀾天的暴風雨，  
有的來自榨取膏脂的工廠區，  
有的來自吮吸血肉的農場裏，  
有的來自飢餓，寒凍，死亡線上。  
塞北，你有食鹽，燃料，麥穀，

塞北，偉大的慈母！  
千萬的兒女在你柔懷裏活躍了，  
在雪地上吹起祖國健康的喇叭，  
在血空中高奏起前進的歌譜，  
在砲火里共同開墾着處女地，  
你唱着人類和愛的搖籃歌，  
你給他們衣，給他們吃，給他們住。  
塞北，偉大的慈母！



少林多喜二

# 新女性的氣質

楊 驥 譯

## 三

天一斷黑，便冷了起來。路上還在溶解着的雪，做着種種的形狀凝凍了。好像是嚴酷的寒氣將來襲，一點風都沒有，冷氣森森地衝到鼻孔裏來。散滿星點的高高的水般的夜空，濛濛地覆在黑越越的防雪林和那掃帚般的脫落了葉子的白楊的列樹上面。——載着兼嬋嬋和阿惠和警察的山館的老伯母的柁車，在那沿着列樹的幽暗的路上響着鈴走。夜空雖然晴朗，但因沒有月亮，所以還是黑暗暗的。

映着星空的微光，幽暗的石狩河的水面，處處隱顯着深藍色地沉靜着。在道路大轉灣或列樹間斷的時候，柁車的右邊便現出石狩河來。——但一忽兒，又被土堤遮住了。

鈴聲凜凜地在凝凍的，乾燥的夜空中響着；好像到處都傳達似地響着。時時要會着從「市街區」回來的提着燈籠的村裏人。

「忙呵。」

在做馭者的山館的兒子，從橇車上這樣寒暄着。

「真多忙呀！——這麼遲了……。」

對方把一隻腳插在路旁的雪中，提舉燈籠看一看。

兼嬸嬸對此比着什麼都要恐縮。她從頭上蒙下頭巾，好像一把捏得緊緊的小拳，縮在警察的背後。不  
但此，而且她還怕被警察看到了臉孔，提心吊胆地恐縮着。假使被人家說：田口的老婆婆和派出所的老爺  
一道到城裏去呵，怎麼辦！只想到這點來，母親的胸口上，便多覺得像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挖了一下似的。

善良的警察，把制帽深深地戴到眉目間來，粧做不知道的樣子。

橇車時時搖動得很厲害，幾乎要顛覆了的樣子。在離開道路約半里左右的地方，燈光從一家農家透  
漏出來。橇車的鈴聲一響，從那兒便遠遠地傳來馬嘶聲。於是，這裏的山館的少壯的馬，也伸長着頸子，應聲  
嘶鳴了。

到了路程的半途，無論眺望何處，盡是黑暗的地平線；只有一角上，呈出朦朧的光，那就是市街區。

阿惠一句話也不說。——因為不曉得說什麼好，不，根本對於這事件要怎樣解釋才好她就不懂得。一想到那走去「殺」吉峯的，對於一家人很親切的哥哥的心情，一想到那坐在黑暗的警察局裏的哥哥的心情，一想到現在是被帶到自己手伸不到的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的哥哥，她便要覺得眼前一圈黑漆，什麼都看不見了。

「哪，嬸嬸，」可惜是我不能夠替他找一位好新娘了。」

警察在心裏想了好久的事情，終於低低地說出口來了。

母親沉默着。

「老實說，我總以為三吾君不像目下那般輕佻的，容易感染惡化思想的青年，很看重了他呵……那曉得竟然……真可惜。」

「真是……！」

母親帶着鼻音說。

「真是個可惜的青年。我想，這一次的事件，背後一定有什麼壞女子在做祟，一定的！——如果早和我商量就好了。真可惜……一定是壞女子。」

背後的話，他好像在獨自似地說了。

——然而阿惠先前曾聽過哥哥的告白，事件的真相她却稍為知道一點。那個女子是誰她也曉得。但細想起來，這個女子却不像是一壞「女」子的樣子。哥哥到了最近突然玩起來了，酒也喝起來了。可是在阿惠看來，這也並不是因為哥哥變壞的緣故。——

叩咚叩咚，突然搖動起來；橋車正越過鐵路的軌道，來到「市街區」的入口。

#### 四

從黑暗的鄉村走入「市街區」，覺得電燈的光輝刺痛眼睛。——掛在各處的裸露着的街燈的周圍，因粒粒的水蒸氣凝集的關係，形成光輪般地在寒氣中輝耀着。荒物店的小夥計，弓着背俯在店前的暖爐架上打瞌睡。

不久，又從黑暗的市房間斷着的地方走過。——來到小酒店的前面，便看到在那兒的空地上的電柱或木材堆的旁邊，繫着兩三匹帶着橋車的馬。山館的橋車一走近來，那些馬便在暗黑裏嘶鳴，以前蹄蹬着冰凍的地面，劈咧劈咧地發出音響。有時聽到馬具碰擊的聲音，有時也聽到什麼東西在拆攙的聲音。這正是表示要回村裏去的農民們在飽餓馬匹的。

這個「市街區」正像北海道的別的深山裏的「市街區」一樣，是為着移民的必要建設起來的「草創」的街；是沿着鐵道線形成梳狀的長街。

轎車不久就到了警察局的面前：是一所平屋的建築，門前掛着紅色的燈。這燈使母親覺得可怕。

拘留所只有兩個。裏頭沒有電燈，只在看守住着的一「土間」(註見前)投射着一盞茶紅色的五燭燈光。看守時時給香煙把大家吸，或是拿水給大家喝，或是什麼人身上帶着錢，便替他們買豆沙麵包或「大福餅」來。

假如有一個女子進來，男子們便要推擠到一邊去。但雖然曉得要推擠着，大家都在期待有個什麼女子進來。

因為是一個小市街，所以進來的人很少臉生的。——當三吾進來的時候，在裏面的醉鬼和小偷，都要：「哦呀！」

這樣喊出聲，而現出不知道的臉色，把頭歪着想。

「啊，田口的三吾呵！」

在黑暗中的身子拿不穩的醉鬼拭着眼睛瞧。

「這裏原不是你們來的地方呀！」

不曉得什麼人，從一個人家裏起先沒有注意到的角落裏這樣說了。

三吾不響一聲地坐下，抱着兩膝，把一個頭俯伏下去。他奇妙他覺得自己非常鎮靜。——平常本是一

個看守，但恐怕犯人自殺不好，所以多來了一個臨時的警察。兩個看守輪流地監視着。

「怎樣了呢？」

醉鬼走近來了。這個男子，因為三吾當過青年團的幹事，所以和他始終感情不好，他的名叫做源是一個貧家的佃農。他時時來「市街區」喝醉酒，向人家威嚇詐取財物。但在此時此地，被他問「怎樣了呢？」這一句話，却覺得那是最初聽到的一種有溫情的話。三吾對於自己的這種感覺奇怪起來，把頭抬起。

「怎樣呢，呢？」

但三吾總覺得在這個醉鬼的面前說什麼話，是一莊很可恥的事。他覺得須在他的面前，現在是成爲艱難應付的死對頭。這種感覺也是向來所沒有的。

「唔…………」

三吾愛昧地說了。

「一個幹事，當然不是嚇詐犯，又是一個模範團員，當然也不是女人的事罷，至於抗租運動，那更談不到了……真不懂呀。」

在平時若是聽到這種話，三吾是要大發皮氣而反罵的，可是現在，只得忍住了。  
「看來也不像酒醉，真不懂呵。」

源搖起頭來了。

這時看守怒喊起來。

「喂！不準說話！」

「哈。」

源說了一聲「哈，」把舌頭伸出來。

## 五

晚飯時看守特別買了蛋飯來。但三吾只喫了兩三口就不喫了。別的犯人們很羨慕似地守望着三吾的嘴邊，等到三吾放下不喫了的時候，便露骨地現出貪慾的表情來，窺看在那兒守望着的看守的臉孔。

「爲什麼喫不下嗎？」

「哈。」

「還是忍耐着喫了好哩。」

因青年團的關係，三吾認識這個警察的臉孔。其他也有不少認識的。

「喫了好哩。」

同在裏頭的一個小偷，以很明顯的貪慾的口調這樣說。

「豬糞，你自己想喫罷！」

被看守這樣一喝，小偷把頸縮起來，噓噓嘻嘻……地苦笑了。

三吾約在七點鐘左右，被司法主任召喚出去了。那是個小小的房子，在角落裏有個圓形的火爐生着火。司法主任是個圓背的多鬚子的黑臉孔的人，因為頭髮是剪光的，號綽爲「和尚」。桌子的旁邊，書記在磨墨，時時翻起眼睛注視他。

「因爲係什麼都老實地說出來了，所以問題非常明白。真不愧是個好男兒。和吉峯佐口木清的口供也完全符合——那麼……」

司法主任望一望天花板，把眼睛閃起來。

「聽說你最近常到『市街區』來……喝口酒或是什麼的，那——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他因衣帶子被沒收了，所以一面在拉緊衣服的前面，一面在想。——然而自己曉得那個什麼特別的原因，才喝起酒來的嗎？那是不曉得的。

「不曉得……」

「……你們家裏是在耕作吉峯的田的罷。」

「是。」



「……田租每年在納的罷。」

司法主任用非常溫和的口調，慎重地慢慢地這樣說。

「收成的一半當作田租完納了……在近來，真不容易過日子。從昨年起，便有點完納不清了。」

「很不容易過日子的話，對吉峯說過沒有？」

「沒有說過。」

「真實的話說說也無妨哩，怎麼不對吉峯說……。」

「因為想只要自己拼命地工作，總會有辦法的。」

「唔——在沒有佐木口清的事情以前，你和吉峯感情很好嗎？」

「是。」

「唔。因為田租的事情，對吉峯沒有什麼別的不服氣嗎？譬如心裏覺得不滿，或是什麼的……。」

「沒有。」

「唔……到「市街區」來喝酒，不覺得是因為生活困難，或是類似這些的理由嗎？」

三吾心裏想，爲什麼要問這些話？那和這回的事件有什麼關係呢？他思量了一下。書記一面在把筆端

沾墨水，一面注視他。

「不曉得……。」

「你覺得佐木口清是被吉峯奪去的罷。」

「那個東西把她奪去了。」

三吾一聽到這話，便要不覺地興奮起來。

「那麼，帶便問你一聲，在這時候，不會在女子被奪去了的憤怒中，加着吉峯是你的地主這種憎惡的感情嗎？」

——他覺得心裏突然一跳。

## 六

在女子被奪去了的憤恨中，不會滲着對於地主這種憎惡感情嗎？被這樣問到的時候，雖然平常一點也沒有想及此，但三吾却心裏突然反省起來了。

——他好不容易地做完了一天的工作，一到清的地方去，總常常碰到每天沒有什麼一定的事情好做的吉峯在和她談心。他相信在這時候清的確只想着自己，而且這種確實的證據也有，所以他除開羨慕有閒工夫的吉峯以外，並想不到別的什麼。

然而這個司法主任的話，恰像是好幾天都解不出的算術難題，無意間得到了誰的一點暗示，便平易

地得解出來似地，使他覺得好像遮眼布突然被拿開了的人一樣，睜眼觀察自己的心的周圍起來了。

——可是吉峯無論對他或對清，從沒有排過一次地主或有錢人的架子。不但不此，一切的人（村裏的）都沒有說過他壞話的。細想起來，戀愛的事是需要閒暇的；在像三吾這樣勞碌沒有工夫的人，戀愛是一種遠而不可攀的存在也未可知。三吾和清的感情隔膜起來，常到「市街區」來喝酒以後，便和一家小麵館的女子認識了。這個女子和三吾算是同一個村裏的人，父親因為沒有什麼田地好自己耕種，時時要出去做短工，或幫忙別人家耕種的。她聽到吉峯和清的事，曾對三吾這樣說過：戀愛真是需要許多閒工夫的哩。他現在想起這回事來了。

在每天從早起到天黑要在田裏工作，如果一天有了閒工夫便得出去做短工，而冬天非趕着糧車去砍木材，一到春天又非赴小樽的近海地帶的「鯨場」去工作便沒有飯喫的三吾，所謂「閒工夫」的，不外就是「有錢」。當三哥對清要求同居的時候，清沉默了許久不做聲，然後說：「怎樣活下去呢？」若一旦失掉了清的幫忙，清的一家便非挨餓不可。這個事實三吾也曉得；但想不出什麼「妙計」來解決它。——這種關於不安的將來的思鬱，無疑地是在他們兩人的情感的結目上暗暗地發生了影響。所以仔細地想起來，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互相信賴着的吉峯即使從最初就沒有意思闖進來奪取三吾的清，但自然却有充分的根據使事情變成這樣；又即使清不嫌三吾，沒有拋棄他的心腸，但一種和大家的意志無關的「

力」却自然地要把事情弄成這樣。這個「力」最初在他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沒有辦法的，像朦朧的霧一樣。而一旦明白過來，他便明白這個「力」原來是由吉峯和自己的距離生出來的呵。他有時候也會覺得和自己沒有什麼希望地被拖下去的女子可憐，一看到女子那種沒有生氣的臉孔，便覺得這責任完全是在乎自己的。他要常常想：爲什麼自己和清的「戀愛」不會像小說中或電影裏所看到的那樣「快樂」呢？清是馬上要顧慮到將來的生活的，因此，無論三吾怎樣熱烈地追求，也決不會對他表現出過度的親暱。在貧家的兩個人，生活和戀愛並不是那麼不同的事情。可是，這便使「青年」的兩人互相覺得不滿了。若能夠自由地，不顧鬱一切地，把胸中蘊蓄着的，要漲破了的熱情互相表現出來，延長下去，是怎樣的快事！不錯，清是自己也不曉得什麼好壞，在不知不覺之中傾向到吉峯的方面去的呵……到現在三吾才想起在蘭盆勝會之夜去找清的時候，發見着她在黑暗的草原中，和吉峯親密地細語時，不單是覺得「受人被奪了」，而且起了一種連自己也不明瞭的複雜的感情。那時，與其說是憤怒，不如說是感到一種慘敗者的無可奈何的哀愁。並不是覺得吉峯可憎或怎樣（就是現在，他還以爲吉峯是一個可信賴的朋友。）而是感到自己好像在無可奈何的事實之前，手脚不知所措似的。到現在想起來，才曉得那是從地主吉峯和自己是個不足取的家人的這個距離發生出來的。

——司法主任凝視着他的臉孔，一聲不響。

## 七

「怎樣呢？」

司法主任用一隻手撥弄着鉛筆，催促他說。

司法主任所說的話，使他省悟過來，用完全新的意義來看自己和清和吉峯的事了；可是直到現在為止，他無論是對吉峯其人或對於地主吉峯，却從沒有抱過這樣的思想，所以他答：

「不——」

「唔……」

司法主任搔着和尚頭，然後又急忙地搔着多鬚子的下顎。

「那是真的罷，我也是這樣想；不過近來總有些麻煩的問題是這樣要發生的。」說着，又停頓了一下。

「有些佃戶是染着惡思想的。」

到此，他曉得司法主任所以要問這些話的意思了。

然而司法主任很曉得在砂田村的鄰右月形村發生了抗租運動的時候，吉峯和三吾都是站在先頭鼓勵青年團，從健全의思想和立場，盡力想早日撲滅這個運動的。

「若是這一點，那請安心好了。我還沒有壞到這個地步。」  
事實上三吾是從沒有抱過這樣的叛逆思想的。

「唔。可是，你想不到因為自己是窮人，所以愛人被奪掉的嗎？」  
三吾暫時沉默着。既而說：

「我想吉峯這個人，不會因為自己是有錢人，而想有特權可以奪取人家的女子的罷。」  
「唔，這也是真的。因為他是個好青年呵——然而從結果看起來，事實上不是這樣嗎？」

三吾第二次喫了一驚，望着司法主任。他突然覺得這個司法主任可怕了。於是，他這一次始終一句話也不說了。因為他覺得若是不謹慎說出了什麼來，一沒有好結果。

「……然而這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司法主任說着，望望書記又望望他，接着又說：

「只要這一點明白了就好。」

於是，他按響呼鈴。

值班的司警馬上走進來。

「把田口帶下去。」

說着，司法主任把下顎向上動一動。又撫摸着那多鬚子的下顎使得沙沙發響。

派出所的警察和阿惠和母親，恰好在這個審問以後來了。一走入微朦朧的點着電燈的室內，便看到一個法警跨開兩腳，站在室中央的火爐旁邊。略為仰後的挺着身子在烤火。派出所的警察把小紙條遞給他，在半打瞌睡的這個法警便突然睜開眼睛，注視兩個人，然後開門走出去。

三個人等了一會兒。外面好像在下着細粒的雪似的，靜靜一聽，可以聽到雪點碰着玻璃窗的聲響。什麼人在走廊打着短短的呵欠，叩叩地響着皮靴聲走過去了。在這種時候，阿惠和母親都要緊縮起來，以為或者是來傳自己的，把驚愕的視線投向門戶那邊去。

阿惠老實說起來，對於哥哥這一次的事情是老早就曉得了。哥哥的心境，跟着每次的不如意事，漸漸憂鬱起來，因為她是常在身邊的，所以知道得很清楚。她以女子特有的敏感，比哥哥自己還要明白些。處在這樣的關係和立場上，像自己們這種人的戀愛，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阿惠有時要這樣暗自感傷，儼然自己是當事者一樣。——因此這次哥哥的事件，在阿惠的心的最深處，是刻下一個絕不能夠取掉的痕跡了……。

這時候，先前出去的法警回來了。

(待續)

# 還答魯迅先生

徐懋庸

因爲貧和病，回到偏僻的鄉間，困居了多時，每日只看一份和出版的日子已隔四五天的申報，別的讀物，則一點也找不到。因此，看到八月十六日登在申報上的作家的廣告，已是二十日，至於看到一個朋友寄來的，那登着魯迅先生的答「徐懋庸並關於統一戰線」這一萬言長文的作家的時候，則又隔了五六天了。

看完了魯迅先生的「萬言長文」，心裏很躊躇了一會，本來覺得也可以默爾而息。但又覺得這一回魯迅先生實在是「信口胡說，含血噴人，橫暴恣肆，達於極點。」倘不辯明幾句，倒顯得我是「睡面自乾」了。所以終於決定要還答幾句。

我是八月一日下午離開上海的，這日的前夜，收拾行李既畢，坐着想想上海文藝界的種種現狀，很有



點感慨；同時也想到了魯迅先生。本來我是早想寫封信給他談談統一戰線問題的，早些日子總是因為忙於他事，寫不成，於是這夜就匆匆的寫好。次日早晨寄出——這就是魯迅先生公布在作家上而作了答覆的。

這信，完全是我個人負責，而且是只對魯迅先生個人負責的一封私信，並不如魯迅先生所武斷那樣，是我準備請他發表的「作品」，更不是什麼「有計劃的」「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魯迅先生這回完全是「誣枉」。未得發信人的同意，而公布其私信，藉以引起多人的惡感而相威脅，這種「惡劣」的「拳經」的出手，在魯迅先生，好像還是第一回。

我的寄私信給魯迅先生，並不是無端的事。一則，我和先生是曾經有過互通私信的因緣的；二則，這回的一點主要的意見，是我要和先生討論而未便公開為文討論的，所以只得在私信中對他說。

但到了現在，魯迅先生既已斷定我為一個「卑劣的青年」，那麼對於我的私信，自然已沒有直接回覆的情誼。這一層，我倒並不以為是意外的事情。我記得魯迅先生在「白莽遺詩序」裏說到，白莽這青年倘不早死，魯迅先生會不會終於跟他鬧翻呢，這連先生自己也說不定。這話分明地說明着魯迅先生的性格。我在文藝界抗×統一戰線問題發生以前，雖也曾蒙先生相當的青眼相看，但我既然活到現在，還沒有像白莽那樣的死掉，那麼爲了對於一個問題的意見稍有不合，就會被先生公開判爲卑劣，施以打擊，乃是

必至的事情。這真是「倘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呵我是只差在半年前不死掉，所以終於在魯迅先生這塊試金石之前顯出卑劣來了。不過，我對於先生，雖然向來十分敬愛，却並沒有一味要博取他的好感的意思，所以在意見不同的時候，我不願意與先生苟同，要進言的時候，我就直率地進言，因為進言逆耳而碰壁，那我就摸摸頭皮，忍一忍痛，不介意的。

這回使我非常驚異的是，第一，魯迅先生竟有那樣的魄力，把許多不應公開發表言語公開發表出來。因替胡風辯護而把左聯裏面的人事盡情暴露，同時也證實了我和左聯的關係，這種魄力，是唯魯迅先生所獨有的。但與「告密」自然不同。我就是因為沒有這種魄力，所以問題涉及了左聯之類時，就只敢寫私信討論。即如關於胡風的破壞統一戰線的行為的「詐」，我雖然知道許多確鑿的事實，但因這些事實也不合使盡人皆知，所以也不在公開的文章中說起。魯迅先生不知道這些事實，或者知道而情形不同，就以爲「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胡風的擁護統一戰線的「業績」了。但是，魯迅先生假如對於這些事實，也有「姑妄聽之」的願意，我仍可在私信中奉告的，至於公開地在雜誌上亂說，却要請原諒，我始終沒有這種魄力。

其次，使我驚異的，是魯迅先生的這回的「糊塗得可觀」。一人做事一人當，是極通常的情理。是我寫的私信，無論「惡劣」到怎樣，只是我一個人的事，但是魯迅先生却要株連，誣及我以外的「他們」。這

「他們」是那些人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信該叫什麼人來共同負責。即在別的事情上，我也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人罷了。自己署名的事情，是自己個人負責的。偶與什麼團體發生關係，也只是因為贊同其原則，而作為一個簡單的工作者。譬如「文藝家協會」罷，雖然我是一個會員，後來也被選為理事，却盡力甚少。發起人並不是我邀集的，章程並不是我起草的，成立以前我既然沒有決定一件事，自從當了理事之後，又因兩次離滬，只參與過首次理事會，至今絲毫沒有做過什麼事情。這樣的跡近怠工，我自覺歉然，不料魯迅先生竟會無端指我握着什麼「領導權」，在「包辦」着什麼。我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看出來的。關於這一層，先生可以去問茅盾先生。

我所驚界的第三點，是魯迅先生這回「羅織入罪，戲弄威權」的「橫暴」之甚。我這回的罪名，本來至多不過是「教訓魯迅罪」及「攻擊魯迅的朋友巴金、胡風、黃源罪」罷了。但是魯迅先生却把田漢周起應等的行為，社會日報的文字，一起拉扯出來，攔在我的頭上，一則曰：「什麼『覆車之鬼』」，「附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再則曰：「徐懋庸正是一個噉噉嚙嚙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好像我和田周是一系。社會日報的文字全是我做的。我和田周的關係，這裏也不說。至於小報的，確有兩個我跟它們發生過關係。一是世界晨報，我曾自願地做過一個月的社評，一是時代日報，由於估計上的錯誤，我曾做過兩個禮拜的漫談，（都不是什麼「噉噉嚙嚙」的文壇消息，）後來一定不願做了，就被該報天天攻擊。這都是去年的

事了。至於社會日報，除了應曹聚仁先生之命，做過一兩篇所謂「星期論文」之外，我可與之絕無關係。魯迅先生借此來打擊我，真是所謂「含血噴人」！還有呢，我不過說到黃源的「諂」，魯迅先生却誣我是攻擊譯文，我不過說跟胡風他們本來可以在同一原則上，邀集有關係方面，評定雙方的傾向的曲直，而「實際解決」文藝界的糾紛，魯迅先生却誣我是要把胡風他們「充軍」「殺頭」。還有呢，魯迅先生說我是什麼「奴隸總管」「倚勢」「驕橫」「橫暴恣肆」「以鳴鞭爲唯一業績」「抓到一面旗子，就自以爲出人頭地」……我的那封私信的寥寥千餘言，難道竟包含着這許多罪狀麼？還有呢，魯迅先生又懷疑我是「敵人所派遣」——嗚呼，在這樣的罪狀下面，倒是我該先被魯迅先生這面「充軍」「殺頭」了！

現在頭既未殺，且再來說幾件事實罷。

上面已經聲明過，我寫給魯迅先生的那信，只是一封私信；因爲是私信，所以拉扯了許多人，信口雌黃了一通，只是等於私人的閒談。身非阮嗣宗，「口不否認人物」的美德的確缺如，私下褒貶別人的事，是常有的。卽如魯迅先生在私人談話和私信中，也常用簡單的評語，議論他人一樣。魯迅先生公開他和景宋先生的兩地書時，曾把其中的許多人名改掉，聲明白：「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爲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這一條例，對於我這樣的人似乎並不適用。我的私信中拉扯到胡風巴金黃源諸位，經魯迅先生一公開，使諸位知道我在背後作這樣的私議，在我

是不免有點惶恐的，但也沒有什麼大的不安，因為那些本是我心中所有的話，只是本不打算公開告人的而已。不過我在這裏承認：「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爲，則更卑劣」一語實在說得太籠統，這是應該向別的許多並不卑劣的安那其主義者道歉的。

我和巴金胡風二位，雖也識面，也說過話，却並無私交，說不上「私人的恩怨」，所以也並非「私敵」。我和黃源則是很熟的相識，有一時候，也曾忝居他的「兄階級」的朋友之列，關於他的「諂」狀，我是有許多事實可說的，但這却是毫無公開的必要。至於我在給魯迅先生的信中攻擊到他，則因他有一件和統一戰線相關的「卑劣」的事，使我時常不滿。原來「文藝家協會」的發起，最初本有黃源在內的。我曾親自聽他說，他從薄東華和沈起予那裏接受了一張發起人的名單，上面有二三十個人的姓名，有許多要待他去接洽，不料隔不多時，不知爲了什麼，手掌「文協」發起人的名單的他，忽而變成「文協」的積極的破壞者了。（後來我聽說這是他和巴金商議的結果，因此我對於巴金也有點莫名其妙）此公的反覆乖張，於此可見。其時他還有宣達魯迅對於沈起予的不滿，（爲了周文的山坂上的問題）并因此退還爲譯文特約的沈起予的譯稿的事，（見沈起予登在每周文學上的麻煩賬）這才真是所謂「以鳴鞭爲業績」啊！

關於兩個口號的問題，現在是魯迅先生出來承認有一個是他所提的了，而且還是經過和幾個人商

議過的，「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談討。」自然，像魯迅先生所誇示的那種巨頭會議，我怎麼配「參加談討」呢！不過，我倒並不覬覦這種榮耀，我一向是只要是同一陣營的人，不管誰是發起的事，揀我認爲正當的就做的。若是巨頭們的決議，而我有所懷疑時，我也是要質疑的。魯迅先生決定了一個口號，叫胡風先生作文提出來。但我並不知道胡風就是「魯府的「奴隸總管」，況且連魯迅先生也承認胡風所做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那麼，事後我向胡風提些質疑，總也算不得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大罪罷。關於這問題，我只做過兩篇文章，都發表在光明上，都寫得心平氣和，絕未「輕易誣陷別人爲「內奸」爲「反革命」爲「託派」以至爲「漢奸」，然而魯迅先生偏要誣枉我有此事實，因而「輕易」判定我是「宗派的」「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以至有「敵人所派遣」的嫌疑。所謂信口胡說，含血噴人，橫暴恣肆，達於極點」者，豈不是先生自己的這種行爲麼？

再說些關於「宗派主義」的「行幫」話罷。第二次「文協」發起時，有人曾請魯迅巴金胡風黃源……等諸多人共同做發起人，但是除了魯迅先生有一個回信之外，餘人都置之不理，後來發起人會又去函徵求他們做基本會員，他們又置之不理。直到後來，他們才自成一「幫」，以「文藝工作者」的團體而出現了。試問在這樣的事實上，到底誰是「宗派」的，誰是「行幫」的？

但魯迅先生已分明說着，他之所以不加入「文藝家協會」是因爲這裏面有「徐懋庸」式的詩年

在內的緣故好了。現在徐懋庸已經被魯迅先生公開地判爲「惡劣」，懷疑爲「敵人所派遣」，並且咬實了與左聯的關係，事實上已不能再做什麼事情了，我就趁此「奉」魯先生的「諭」而退出「文協」罷。我希望魯迅先生再公佈手諭，誰當逐出，誰當加入，然後自己也去加入，使「文協」無一「徐懋庸式的青年」而成爲健全的抗×統一戰線組織罷。先生的加入與否，我看並非「却非重要的事」。

最後，我只想再說一說魯迅先生的言行，「助長惡劣的傾向的問題」。這問題，是要看胡風他們的半年來傾向的評價而定的。倘若他們的傾向實在是「惡劣」的，那麼魯迅先生的「助長」之迹，從這回的信中也許可以看得出來；倘是良好的呢，那麼魯迅先生當然也是「助長良好的傾向」的了。

魯迅先生這回企圖通過我的身上打擊大批的青年，在他的特別出奇的「拳經」之下，我的受傷當然是很重了。我要長久的躺倒來，內省一下，自己的罪孽是否實在那樣深重？並且也要仔細看看魯迅先生所說的大批「徐懋庸式的青年們」，（我雖然不知他到底指定是誰們，但想來總不外是文藝家協會中的分子，）是否跟我一樣的「卑劣」？爲魯迅先生的「威嚴」計，我是寧願發現一切真是如他所說的那樣的。不過如果真是那樣，則足見兩間之正氣，一貫的真理，實爲魯迅先生獨占得太多，而青年們分有得太少，這在魯迅先生，當然是光榮的，但對於中國，恐怕也是「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罷！

八月二十六日

## 編者的話

一 我們尙未「健忘」更未「心死」故盡我們的所能——用一支筆桿，寫出我們所要說的話，藉以喚起尙未心死的同胞，團結起來作爭求中華民族生存的鬥爭。因以編成一個紀念九一八的特輯。

一 我們雖然發表了徐懋庸先生的這一封信，然而我們却是站在中立的地位，希望這事件能及早的完結。當然，如果魯迅先生或胡風先生等有什麼答辯的文章，我們也願意盡刊載的義務。

一 日子過得快，轉瞬間本刊已出版了三期。累承朋友們賜以佳作，不勝感幸！然因本刊篇幅有限，未能即行一一刊出，甚以爲歉！這裏更不得不向熱心幫助本刊的朋友們，賜以較短的稿件。



# 今代文藝 第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人

侯 王 金 萍 容 草 楓

出版者

今代文藝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號  
今代書店

印刷者

上海福州路二百八十六號  
生美印刷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准轉載

## 今代文藝定價

每月一册二十日出版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	二角二分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預定每卷	六	一元二角	一角五分	四角八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二元二角	三角	九角六分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三元

## 今代文藝社收稿簡章

1. 本刊各類稿件，均歡迎外方投稿，惟譯稿暫時不收。
2. 如蒙以木刻、畫稿、劇照、攝影，及其他有文藝意味之圖片見賜，亦所歡迎。
3. 稿末請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或匯寄稿費。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人自定。
4. 本刊採論頁計酬法，來稿一經登出，立以現金奉酬。稿費以舊五號之頁爲標準。其因篇幅不夠支配而用新五號字排印之稿。則每頁較舊五號字之頁另增二百字實數之比例結算稿費。圖樣一經採用亦酌致薄酬。
5. 來稿本社於收到後二十日內。決定取用，不合者，當即寄還，但以附足退件郵資者爲限。
6.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投稿人不願時，請在稿端加以聲明。
7. 本刊登出之稿，著作權仍屬著作所有。惟將來集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本社刊行。
8.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今代文藝社」

## 廣告價目

附註	地位		如欲另加酌量
	墨色	全面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價目面議。 廣告如需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假如另用鉛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者自備。	底封面	一套	六十元
	裏封及目錄前	一套	四十元
	普通	一套	三十元
			十八元
			雙印加墨費

# 叛徒

杜衡長篇小說

精裝實價五角

這是杜衡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創作，內容是現代智識青年參加政治活動的一幕錯綜而殘酷的悲劇，前半部在刊物上陸續發表時，曾給予讀者以極深的刺激和印象。書中主人公是一個個性剛復的人物，因對集體生活的不調和，對同伴們的誤解，個人野心的打擊，性愛追求的不滿足，終於陷入了自己所不能堪的境地，絕望而達到瘋狂和毀滅。書中有盛大的羣衆運動的場面，有種種政治鬥爭上的隱秘的內幕，形形色式的人物，生動的性格表現和心裏描寫。全書計十七萬言，裝訂四百餘頁大本硬面一厚冊，祇售五角，價格低廉得未曾有，愛讀先生作品者，必以先睹爲快。

今代書店發行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